

## 第一章 皇妃诞生

### I

冬夜，群星的光芒形成了青玉的瀑布倾注在庭园中。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宇宙历八零一年经过了一个小时之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向集中于大本营的文武高官们宣布他将迎娶皇妃。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高官们有一瞬间的沉默，注视着他们年轻貌美的皇帝，随即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当莱因哈特握起虽身为女性却任职大本营幕僚总监要职的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亦即希尔德的手的时候，高官中有人热烈地欢呼了起来。

“皇妃万岁！”

这个叫声让人觉得清新无比，过了不久，其他的人也加入了欢呼的行列。

“皇妃希尔格尔万岁！”

欢欣的气氛驱走了众人的惊讶。以前虽然出现过皇帝和伯爵千金之间的传言，但是，这些传言也都没有什么恶意。

“向皇帝伉俪干杯！”

酒杯相互碰撞着，笑声洋溢在四周。夜晚的庭园中充满了欢欣的气氛，大家在知道希尔德将于六月初生产的消息之后，气氛更是达到了最高潮。香槟酒不断地被打开，众人的歌声一波接一波，与冬夜的寒气溶成一片。

“为皇太子殿下干杯！”

“什么，应该是为美丽的公主殿下干杯！”就因为去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所以众人祈求今年平安如意的意念就更强了。而皇帝的婚姻大事则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大家都觉得这件喜事正象征今年会和平繁荣。如果皇太子诞生了，罗严克拉姆王朝就不会仅止于一代了。不管是像父亲也或像母亲，生下的一定会是个美丽而聪明的皇室子女吧？人们的欢呼声此起彼落，仿佛永远不知道停歇一样。

年初，莱因哈特的健康状况看起来也似乎很好。原本莱因哈特就不喜欢医生，而且自从去年十二月之后，在宫廷任职的御医们在时间和技术上也都难以有什么进展。这些御医之间不断地针对皇帝的间歇性发烧及生病做私底下的讨论，他们给了那些症状一个暂定的名称“皇帝病”。跟感冒一样，与其说这是一种病，倒不如说是一种症状，确定了这个疾病的名称为“变性剧症胶原病”是在莱因哈特死后的事。

对医师们而言，这个时期或许应该比较注意怀孕中的希尔德的健康和胎儿的发育。莱因哈特自己也曾做过这样的指示。虽然说胎儿的发育十分顺利，预产期在六月一日，但是由于是第一胎，分娩往往会比预产期迟，所以也有可能晚到十日左右。总而言之，如果情况一直保持这样的平稳状态，在今年年中，享有宇宙中最高知名度及期待的婴儿应该就会呱呱落地了。

“以个人身份恋爱，以公职身份结婚。”

这是专制君主在结婚的时候经常被使用的表现方式。但是，以莱因哈特的情形看来，他和希尔德的关系是不是能称为恋爱，不管是在当时或是后世都有人提出这样不怀好意的质疑。不可否认的是，对莱因哈特或罗严克拉姆王朝而言，希尔德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开创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是莱因哈特皇帝，但是培育这个王朝的却是皇妃希尔格尔。”

针对这段主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甚至引发了“最先说这些话的是我”之类低层次的争论。不管怎么样，对于莱因哈特和希尔德的婚姻，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异议。或许希尔德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的温和为人也是未引起人们反感的原因之一吧。

新娘的父亲国务尚书佛朗兹·冯·玛林道夫伯爵于一月三日向皇帝表明了辞职的意愿。

莱因哈特皇帝只是微微地蹙了蹙眉头，没有立刻回答。他虽然知道岳父的真正意思，但是，在继任者还从缺的情况下，国务尚书的位置不能空着。当皇帝向玛林道夫伯爵说明目前仍需担任国务尚书之职是，这个新娘的父亲不禁沉浸在一片感伤当中。

希尔德的结婚准备工作由总管汉斯·休特鲁兹和他的妻子负责。他们那个原本小小的希尔德小姐就要结婚了，而且是皇帝陛下的新娘，汉斯心头有着无比温馨的感慨，但是他跟主人一样，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其他的事，因为他必须四处奔走，为即将到来的婚礼做各项准备。婚礼虽然是一件值得大家庆贺的事，但是，从公布结婚的消息到举行结婚仪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的忙碌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对要为支配全宇宙的霸者准备婚礼事宜的人来说，时间实在太过短促了。汉斯虽然是这么想的，可是，既然希尔德已经怀孕了，这么仓促地举行婚礼也是没有办法的。不过，再怎么讲，皇帝出人意料之外的竟也是一个动作迅速的人哪！汉斯不禁这样想着，随即慌忙地甩了甩头，企图把这个想法逐出脑外。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极为不敬的想法。

为了参加结婚大典，高级官员们也都聚集到新帝国首都费沙来了。帝国元帅渥佛根·米达麦亚也是其中之一。

米达麦亚家的成员现在已经有四名了。丈夫渥佛根、妻子艾芳瑟琳、养子菲利克斯，以及被保护者海因里希·朗贝兹。就像后世著述“米达麦亚元帅评传”的历史学家所记述的“完全没有血缘的四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享受着完全没有隔阂的家庭生活。

悼念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之死的悲伤气氛在他的精神底层浓烈地弥漫着，但是宇宙舰队司令官的重重大任接踵而来，而现在，皇帝要举行婚礼了。迎接他进家门的是艾芳瑟琳的笑容和海因里希的敬礼及菲利克斯充满活力的哭声。

“有个小孩还真是热闹哪！艾杰纳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

米达麦亚试着去想象被称为“沉默提督”的同事的家庭生活，然而，他实在无法使其具体化，只得放弃这个尝试，把艾芳瑟琳为他冲泡的咖啡的热气冲着下巴。然后，他突然出其不意地问妻子。

“艾芳，你觉得我适合当个政治家吗？”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询问，夫人蓝紫色的瞳孔中浮起了微微讶异的表情，不过，她立刻抹去了这个疑虑。

“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不过，渥佛，你是个光明正大的人，我觉得就算不是个政治家，这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资质。”

艾芳瑟琳很乐于称赞他，但是，即使这是真话，光是具备光明正大的性格并不足以统治一个国家。渥佛根·米达麦亚知道这一点。他对自己在军

事方面的才干有着与事实相符的自信，然而，对于政治，有没有自信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之前，他压根连想都没想过。

至于为什么“疾风之狼”会问妻子这个问题，那就要往前推到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表明辞意之事了。因为成为皇帝的岳父的那个温和帝国贵族推荐米达麦亚做自己的继任者。

在战场上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和狼狈的帝国军最高勇将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也不禁怀疑自己手上的咖啡杯中是不是放了迷幻药之类的东西。而且，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拜耶尔蓝上将还压低了声音加上了这么一句——“如果阁下不接受，或许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就会坐上那个宝座了。”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米达麦亚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政敌。米达麦亚虽然很明白表现出对军务尚书的厌恶，但是，他却从来不曾想妨碍其职务，去年，当时也身为元帅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还健在时，这三个人的权限和内心形成了一个微妙正三角形，然而自从罗严塔尔死后，这两个人的关系或许就像立于以皇帝为支点的天秤的两端。米达麦亚虽然极力地想避开政治，但是，他是不是能永远做为一个单纯的军人呢？以目前的情况看来，事情的演变似乎越来越不能令人放心了。

## II

当正式决定将册立希尔德为银河帝国皇妃之后，宫内省和司法省之间就根据帝室法进行了各项讨论。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希尔德成为皇妃之后，皇妃的地位是不是就仅止于“皇帝的配偶”？

希尔德身为皇妃，具有和皇帝同为帝国的统治者的地位一事，在莱茵哈特向她求婚时就已经决定了。问题在于，是不是应该将这件事明文化使其成为国法？帝室法是不是应该记载着“皇妃不仅是皇帝的配偶，同时也是帝国的共同统治者，具有继承帝位的资格”？

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希尔德是一个甚至连希尔德都赞赏有加的明理而聪慧的女性。如果光就她个人来说，她的确充分具有分担皇帝的统治责任的资格。但是，将来又怎么样呢？将来会不会产生没有任何见识和才能的女性当上皇妃，干涉国政而致使国家产生混乱的危险呢？是不是应该限制皇妃的发言权呢？针对这个问题，各式各样的议论被提出来，但是却总是没有个结论。

然而，以共和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讨论其实只是引人讪笑罢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据血统继承最高权力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应该的制度。姑且不论皇妃，如果皇帝本身就无能、怯弱、愚劣的话，国政就将混乱不堪了。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既然是专制政治，帝国的高级官员们就不得不考虑对君主有极大影响力的女性的地位、权限问题。

和希尔德一样，或者该说比希尔德对莱茵哈特更具有影响力的格里华德大公妃安妮罗杰，为了参加弟弟莱茵哈特的结婚典礼，在一月二十五日到达了行星费沙。克罗德瓦尔上将所指挥的小舰队把她从行星奥丁护送到费沙，这段长达五千光年的漫长旅途，对安妮罗杰来说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恒星间的旅行。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行星奥丁的地表一步。

在包括肯拉特·冯·摩德尔在内仅有的六名近侍的陪伴之下，安妮罗杰平安地踏上了费沙的地表。这个时候，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接下了警卫的责任，他的部下帕伍曼少将将她们一行人送到了宿舍，同时也开始了警卫的任务。

在宿舍里有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人物正等着安妮罗杰。将成为皇妃的希尔德为了表示敬意已经造访了宿舍。

这是安妮罗杰和希尔德第二次的会面。第一次是在旧帝国历四八九年，宇宙历七七八年的六月，在行星奥丁的佛洛伊丁山庄中，希尔德访问了安妮罗杰的山庄。而这一次是在那之后两年半的再会。

“大公妃殿下，劳烦您长途跋涉，实在是惶恐至极。”

在希尔德的问候之后，两人之间交换了几个礼仪上的寒暄，然后，她们便移往谈话室去了。暖炉已经新添了柴火，金黄色和蔷薇色的光芒交相辉映，把暖气送进了室内。希尔德想起了在佛洛伊丁山庄也有类似这样的景象和气氛，安妮罗杰微微地张开了她那秀丽的嘴唇，或许是因为她和希尔德有着同样的回想吧？当她们两人面对面坐到沙发上时，侍女端来了咖啡。在一片香气缭绕之中，皇帝的姐姐开口说话了。

“到了六月你就要成为国母了，希尔德小姐。”

“是的，如果情况顺利的话。”

双颊染上红晕的希尔德的腹部还不怎么明显，再加上穿着宽松的衣服，更是巧妙地把肚子遮了起来。她优美的身材和轻快而有律动感的举止从外表上看来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同为女性的安妮罗杰或许看出了她那原是像个少年的脸庞多出了几道柔和的线条。这大概是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发自身体内在的改变吧？希尔德即将要面对一个安妮罗杰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的经验。

“首先我要弟弟托付给你。我只能拜托别人做事，结果，我使为弟弟献身的人遭遇了不幸，可是，希尔德小姐一定会幸福的。”

她指的大概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元帅吧？由于安妮罗杰保持了沉默，所以希尔德只能如此地推测了。

这个女人在十五岁时由于强权者的要求而从家中被强行带走。之后的十年，她一直受到王朝的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的宠爱，这是历史资料的记载。她是什么样的心情去接受自己的命运呢？聪明如希尔德也无法加以想象。不过，有几件事却是很明显的事实。如果她当时拒绝了皇帝的宠幸，她的娘家缪杰家或许就会从地上消失了。接受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称号的她为了守护弟弟费尽了心思。如果没有这个女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及罗严克拉姆王朝都不会存在。也就是说，她是产生今日的历史状况之母。当弟弟任职前王朝的帝国宰相，掌握大权的同时，她退隐了。或许是她认为自己对于弟弟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吧？希尔德觉得自己似乎可以了解她的心情，可是，或许也只能这么猜想了。

突然，希尔德觉得安妮罗杰的脸让她有所感触。她要把这种模糊的印象用语言勾出轮廓来需要一段时间。希尔德发觉安妮罗杰的脸太苍白了。眼前的女人原有和她弟弟相似的白晰皮肤，可是，为什么会让她觉得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呢？这是在佛洛伊丁山庄里所没有的感觉。虽然状况不怎么明显，但是，总让人觉得大公妃的精神不够好。

或许安妮罗杰是生了什么病了？这种猜测像一把小而锐利的刀划过希尔德的心头。在这种奇妙的痛感尚未消失之际，近侍进来报告了。莱因哈特皇帝为了和姐姐见面，已经从大本营过来了。此时莱因哈特仿佛要把通报的近侍推开似地出现在门口。苍冰色的眼睛中漾着沉静的色彩。

“好久不见了，姐姐。”

他的声音因为无限的怀念及其他更浓厚的因素而颤动着。

对这对原姓缪杰的姐弟而言，这是分别了三年之后的见面。年轻俊美的皇脸上染着红晕，看来更加地年轻。莱因哈特原本担心姐姐是不是会来参加他的婚礼。在莱因哈特举行加冕典礼的时候，安妮罗杰并没有参加。尽管她是一个握有巨大权势及人间至高荣贵的人，她却宁愿一个人默默地隐居在佛洛伊丁山中，丝毫不想干涉莱因哈特的治世。而现在，为了参加弟弟的结婚典礼，她长途跋涉而来。

希尔德离席告退。她认为自己不该在这里打扰这对姐弟的会面。对希尔德来说，安妮罗杰是个远远超乎嫉妒之外的对象。

大约经过二十分钟，莱因哈特从谈话室走出来，走向在大厅等着他的希尔德，对她说道：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是，陛下。”

希尔德反射地回答之后，莱因哈特像是突然注意到什么似的，闭上了他的嘴唇，两眼中闪过一丝苦笑。

“不对，再这样称呼就未免太奇怪了。你就要跟朕结婚了，结婚之后，你就不再是伯爵小姐了。”

“是的。”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对话方式，但是，至少当事者中有一方是很认真的。而另一个当事者虽然多少有一些客观的判断力，介理，并没有意思去嘲笑对方。

“今后就叫你希尔德。所以你也不要再称我为陛下了。要叫我莱因哈特。”

“是的，陛下。”

“莱因哈特。”

“是的，莱因哈特——陛下。”

一边这样的回答，希尔德心中一边孕育起一种近似确信的感受。这一定和莱因哈特与安妮罗杰之间的交谈内容有关，或许是安妮罗杰这样劝莱因哈特的吧？尽管莱因哈特本身这样宣称，但是，日后莱因哈特却称呼希尔德为“皇妃”，而希尔德也称呼自己的丈夫“陛下”？

### I I I

于是，一月二十九日便是莱因哈特和希尔德结婚的日子。

玛林道夫家的总管汉斯·休特鲁兹从前天夜里就一直祈求大神奥丁让天气放晴，但是这一天，小雪还是不停地从蓝灰色的天空飘落下来，天候甚至可以说是寒冷的。汉斯二十四小时不停对大神的无情和无能加以咒骂，为“小姐”哀叹。

然而，新廊和新娘的优美及华丽却足以压过天候的阴沉。因为，在笼罩着一片蓝灰色的冬天景致中，穿着大元帅礼服的莱因哈特和穿着像是用初雪结晶织成的白纱礼服的希尔德，就像是一对远远超过神邸所能塑造的完美璧人一般，他们的形象甚至足以让众神嫉妒。

玛林道夫伯爵发出了大为赞赏的呼声。

“好漂亮啊，希尔德。如果你那已经去世的母亲看到的话，一定会很高兴的。”

“谢谢您，父亲。”

女儿接受了父亲不怎么特殊但是充满了温暖气息的祝福，在父亲的脸

上亲了一下。新郎则在嘴角露出了一个似乎不知道该扮出什么表情的微笑。

“玛林道夫伯爵，今后我应该称呼你父亲大人了。今后也请多麻烦了。”

被人类的皇帝这么一说，这一次轮到玛林道夫伯爵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回答了。

“我是陛下的臣子。今后请陛下仍然像以前一样称呼我玛林道夫伯爵吧！”

这不是谦逊之词，玛林道夫伯爵觉得被莱因哈特称为“父亲大人”令他感到很不习惯。

“当皇帝陛下的岳父是什么滋味啊？玛林道夫伯爵。”

内阁书记官长麦恩荷夫小声地问道。他是莱因哈特的阁僚中最年少的，今后只有三十六岁，被誉为继前任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之后的人才。他忠于职务，具有处理力及判断力，但是，也有人批评他在原创的构想力上不及故人。玛林道夫伯爵经常获得这位少壮派政治家的辅佐，如果没有米达麦亚元帅的话，或许他会推荐麦恩荷夫。也许当他具有足够的指导力及影响力的时候就会从上内阁的首座也不定。

对麦恩荷夫的耳语，玛林道夫伯爵报以苦笑，然而，他的笑容却急速地萎缩了，因为他的视线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交叉而过。玛林道夫伯爵面对奥贝斯坦是应该不会居于弱勢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感到有一股压迫感。在这个时候，伯爵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借他女婿皇帝的威仪睨视对方。

莱因哈特和希尔德走在由列席者所筑成的人墙之间，步上高一层的台上。希尔德的白纱礼服经过巧妙的设地，掩饰了怀孕五个月的新娘的腹部，希尔德肢体和动作的优雅一点都没有遭到破坏。而证婚人正在台上等着新郎和新娘的到来。依照旧王朝的习惯，这个证婚人的职务由宫内尚书担任。

与其说这是莱因哈特的改革还没有推展到这里，倒不如说或许是因为要加以变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我要在此宣告。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结为夫妻。”

过度的紧张使宫内尚书贝伦亥姆男爵的声音和手不停地颤栗，结婚证书在他手中上下左右地抖动着，仿佛那不光是一张纸似的。列席者的视线含着微微的责难之意，集中在宫内尚书的身上。

“稳定下来，贝伦亥姆男爵，又不是你结婚。”

对皇帝而言，这是最大限度的玩笑。宫内尚书极力想把微笑挂到脸上去，结果只是让嘴唇和脸颊微微地颤动着。

“皇帝万岁！皇帝万岁！”

这个压过整个礼堂的声音是来自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的肺和声带。

“那根本不是欢呼声，倒像是怒吼。”

日后克斯拉这样批评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一声叫喊之后，现场爆发出了此起彼落的欢呼声，场内充满了喧闹的气息。米达麦亚元帅对着旁边的妻子耳语道：

“真是漂亮的新娘啊！皇帝的身旁果然还是只有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才能匹配呀！”

“亲爱的，已经不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了呀！是皇妃希尔格尔哪！”

一边哄着怀里的菲利克斯，艾芳瑟琳一边笑着对丈夫说道。菲利克斯

把他的小手伸出正对着妻子点点头的米达麦亚的头上，想要抓他那蜂蜜色的头发。米达麦亚一家人的四周坐满了帝国军的首脑们。有在希尔德辞职之后继任大本营幕僚总监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艾杰纳一级上将、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缪拉一级上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上将级、中将级的人，多不胜数。

毕典菲尔特摆了摆他那橘色的头发，对一个同事耳语道：

“说老实说，缪拉提督，皇帝在结婚典礼中当新郎时，看来也只不过是一个美貌的青年而已。但是，当他以大元帅的身份站在全军的前锋时，就像一个伟大的神一样。你不觉得吗？”

缪拉了解毕典菲尔特的感受。他那灰色的眼睛中充满了同意的眼神，并且用力地点了点头，他仍然小声地回答同事。

“在我看来，即使他当一个新郎也充分表现出神邸般不可轻侮的气势。”

坐在缪拉对面的艾杰纳把视线投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却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由于这个婚礼的举行，有人看来似乎得到了意外的运气。那就是在去年之前任职内务省次长兼国内安全保障局长，位居帝国治安维持机构顶点的海德里希·朗古。他以罗严塔尔元帅叛逆事件和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的猝死狱中事件的主谋者的身份接受了审判，一般看来，他是难逃死刑的。而由于在皇帝结婚前后执行处决被认为是不吉的，所以，判决就被延到春天以后了。

米达麦亚一边让菲利克斯小小指头触摸着他蜂蜜色的头发，一边想着海德里希·朗古太过微小的运气，心中不禁有着难以言喻的不快感。菲利克斯笑了出来。他的笑脸和去年失去性命的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表情重叠了起来。米达麦亚不由得重新审视婴儿的脸，但是，婴儿的两个眼珠都是大气层最上层的空中的颜色，并不是黑色和蓝色的金银妖瞳。

莱因哈特既然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断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住在大本营一角的小房间里。

以前米达麦亚元帅原应拿来做为官舍的三十室的大宅邸因为没有人住而被闲置着，于是，莱因哈特便把它作为临时的皇宫。这个宅邸被称为“冬馆”。等“狮子之泉”一完工，皇宫就立刻移往该处，然而众所周知，莱因哈特最终并未能进那座宫殿去。

再就他们的蜜月旅行一事来看，因为希尔德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所以当然不可能在恒星之间飞行，至于在行星间飞行也有可能发生危险，所以，他们的蜜月旅行也仅止于在行星费沙上的风景胜地逗留。大致上说来，他们就是在山明水秀的费尔莱丁溪谷山庄暂住了一个礼拜。和前王朝的皇帝们相较之下，这种旅程甚至朴实得近乎枯燥。莱因哈特在私生活上几乎是对享受这种事一点兴致都没有。

首先，从结婚典礼的会场来看，他选择的是香格里拉饭店，和以前的费沙市民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在警备上虽然极为慎重，料理的素质也极高，但是，和列席者在整个国家所占的地位相较之下又显得极为平凡。列席者有一半以上都穿着军服。虽然不是刻意的，不过，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人政权风范却在无形中表露无遗。

典礼在十五时四十分结束。

一个军官从军务省军事情报局跑向典礼会场，在花费了一番功夫之后，

他把军务尚书奥贝斯坦找了出来。面无表情地离开座位的军务尚书面无表情地听取了军官的报告之后，把手掌支在他那没有什么肉的下巴上沉思了约五秒半钟，然后迈着果决的步伐走到莱因哈特的面前。

“陛下，臣下有事报告。根据军务省的联络，旧同盟的首都行星海尼森产生反国家的暴动。”

莱因哈特苍冰色的眼睛中闪过炽烈的电光。在一旁的希尔德不由得抱紧了胸前的花束，凝视着刚刚成为她丈夫的年轻人的表情。在一段距离之外看见这个情形的提督们稍后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都不由得十分惊愕。不是针对暴动，而是针对军务尚书。

“你难道就不能等到典礼结后再报告吗？”

莱因哈特大吼着，米达麦亚点了点头。

“是呀，在这种重要的时刻不应该做这种不解风情的事！”

他没有说出对方这样做是不是出于偏风。在对同事们如同集中炮火般的指责，军务尚书面不改色，漠然地回答道：

“好事可以延期，但是坏事不行。更何况是和国家的安定有重大关联的事。姑且不论陛下会做什么截断，事情总要先让陛下知道。”

他说的没错。历史一再告诫人们，君主的堕落就是始于掩饰令人不快的情报，而只一味耽于愉悦。

“我不想听这种事”这是一个亡国君主一定会挂在嘴边的话。所有的将领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今天可是皇帝一辈子唯一的一次重要典礼。

“吾皇！您难道需要为了平定这一点小小的动乱就亲赴战场。在那边还有瓦列提督在。万一他也没办法处理的话，可以由下官们出征，请陛下安心！”

米达麦亚说完，莱因哈特蹙起他那优雅的眉毛。在一旁的希尔德只是沉默着。如果她还是大本营幕僚总监身份的话，就职务上说，她是应该表示意见的。但是，就在刚才，她已经正式成为莱因哈特的妻子了。就因为这样，她必须抑制自己在公众面前有太过分的言行举止出现。

莱因哈特在一瞬间转动着视线，凝视着刚刚诞生的皇妃。

“好吧，暂且就交给瓦列提督负责吧。可是，众卿也要准备随时出征！”

#### I V

于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宇宙历八零一年初所发生的一连串所谓的“海尼森动乱”，在一开始并没有让人们有心理准备会引起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态。

自从去年十二月，新领土总督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因为叛变而死之后，驻留在这个地方指挥统率的人物是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他是一个在人格、手腕、士兵们的信赖度方面都极为稳定的军人，就算上罗严克拉姆王朝创业时期的一个名将。

当莱因哈特和希尔德订婚，而举行婚礼的日子一天天接近时，行星海尼森的一角却传出了流言而且是奇怪之至的流言。

“皇帝死了。”

当听到这个传闻的时候，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觉得自己的心和肺就像结成冰一样。而这个冰块被溶化掉则是在确认了传言中的皇帝不是指莱因哈特，而是指旧高登巴姆王朝的艾尔威·由谢夫二世之后。

传言的核心则存在着一个事实。

当去年的十一月，罗严塔尔叛逆事件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在行星海

尼森的边境，一个叫克拉姆福斯的城市中，有一个行为可疑的年轻男子被逮捕了，逮捕他的是新领土总督府的宪兵。这个年轻的男人一开始被怀疑是共和主义者的残党。然而，事实上，他是旧高登巴姆王朝的贵族，被视为诱拐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把木乃伊化了的小孩子尸体用毛巾包起来。当被问及毛巾中包的谁的遗体时，亚佛瑞特那深陷的双眼中散发出充满热力的光芒，回答说这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皇帝陛下。

治安当局当然震撼不已。亚佛瑞特手中有详尽的手记，当局调查的结果知道了由谢夫二世在那一年的三月因拒食症而衰弱至死。当剿平叛乱的工作告一段落，罗严塔尔的葬礼也结束了之后，一份报告送进了瓦列的办公室，亚佛瑞特已经被送进精神病院。因为医生判定他有疯狂的迹象。

于是，前王朝时代的“皇帝诱拐事件”在形式上已经完全落幕了。但是，很少有事件像这件事一样让关系者留下这么不愉快的感觉。至少原本就没有人积极地想取这个少年皇帝的生命。即使是他的敌人，虽然将他幽禁起来，可是也还盼他有一天能让他坐上银河帝国的宝座。但是，最后却是这样的收场。五岁时非出于本意地被戴上至尊王冠的小男孩在八岁时就死了。他的遗体被埋在海尼森的公墓里，高登巴姆王朝的正统也就断绝了。

这个时候人们是这么想的。

就连瓦列也希望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事件能赶快过来。而且，他实在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管这个无冠的前朝遗孤。进入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在行星海尼森上，生活物质的不足越来越重量，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人们怀疑是不是有人在物质流通系统中动了什么手脚，但是到了一月底，行星海尼森发生了全盘的暴动，情况之严重甚至连军需物资的囤积地都被爆破了，事态也就因此而更为恶化。

去年九月一日，行星海尼森举行了悼慰阵亡者的集会，结果集会发展成了暴动，造成了大量的伤亡。这就是所谓的“九月一日事件”，或者被称为“古恩·基姆·霍尔广场事件”。这是已经被灭亡的民主共和政治，如同发作一般的暴动。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甚至苛刻地评论这是“尸体在痊愈”。

这么说来，在距离这件事一百五十天之后所发生的动乱就是尸体的复活了？当时人们都无法肯定的下判断。瓦列虽然也无法骤下判断，可是他也没有袖手旁观，他立刻采取行动镇压暴动，很有技巧而且确实成功地达成了任务。

同时发生的几起暴动和骚乱中，有七成在当天就被镇压了。三天之内被镇压下来的暴动则达九成以上。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骚乱没有完全被解决，像残余的灰烬般冒着烟。

在这个阶段，瓦列释出了一部分的军需物资藉以安定人心，同时也把事情经过向新帝都费沙报告。在莱因哈特接到这个报告之后，费沙也发生了令人不敢掉以轻心的事件。一月三十日的深夜，原本保管在费沙航路局的巨大的航管资料不知道被谁给完全消除了。

航路局显得极为狼狈，原本想秘密自理这件事的，但事情终究无法隐瞒，军舰和商船的询问在无法处理的状况下堆得像山一样高，结果引起了大家的怀疑，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公布了事实。

莱因哈特身为一个用兵家，他觉悟到这个事态的严重性。他激动异常，原想问罪于航路局长官，幸好这个打击并不至于造成致命伤。由于军务尚书

奥贝斯坦的指示，航路局所保有的资料都已经在去年年底备份到军务省的紧急用电脑中。

紧急用电脑的记忆容量并没有那么大，而且由于输入了航路局的资料而呈饱和状态。因此，以前所保有的一部分资料就必须消除掉，不过，也由于这个处置，帝国得以免去无法弥补的损失。

使得航路局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是在罗严克拉姆王朝成立之后，奥贝斯坦元帅的最高功绩——后世的历史学家中有人这样评道。奥贝斯坦的功绩确实很伟大，或许只有那些深信战争可以在没有情况下进行的人才会否定这件事吧？莱因哈特不是这种没有脑筋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一个打倒强大门阀贵族联合军的宇宙霸者的原因。

莱因哈特从蜜月旅行的地点下了指示，对奥贝斯坦的功绩大加赞赏，同时下令查明整个事件的细节。负责这个工作的是宪兵总监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由于他还是单身，所以在住进了宪兵本部，全力进行搜索指挥的工作。

会不会是费沙的残存势力有意图地妨碍物资的流通？这是所有帝国治安关系者的一个共同的疑惑。克斯拉充满精力地四处活动，在接到皇帝指示后的第二天，他就逮捕了消掉航路局电脑资料的犯人。原本克斯拉认为犯人必须定是在航路局内部，于是，他利用凭空捏造密告者的方法，引诱真正的犯人败露形迹，在他企图逃亡时加以逮捕。他从犯人的秘密帐户里发现了二百万帝国马克的存款。最严苛的审问于是开始了，连自白剂都准备好了。

犯人逮捕后五个小时招了供。他的自白内容让宪兵队的人瞠目结舌。因为，给犯人大笔的金钱，唆使其犯下罪行的人竟然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

V

“主使人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啊？”

费沙最后的自治领主的名字让帝国军的各将领感到一阵不快的战栗。自从帝国军藉“诸神的黄昏”作战计划而进驻费沙以来，鲁宾斯基就一直潜藏在地下，一直在罗严克拉姆王朝积极建设的秩序中制造破绽、蠢动，而现在的活动似乎已经表面化了。

“费沙那只黑狐狸，我要把他的皮剥下来当地毯。每天踩着这家伙的皮，他有种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毕典菲尔特激动得猛挥着他军服的衣袖，然而，尽管他身为舰队指挥官是多么勇猛绝伦，但是，面对经济、流通的扰通行为，却也一筹莫展。就像米达麦亚所说的

“就算火山喷火，冬天也不会变成夏天”，缜密而且耐力强的司法搜查应该比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重要。

“干脆赦免朗古次官的罪行，让他专心去搜查和举发这个事件怎么样？他既然知道了自己被鲁宾斯基利用，就一定怨恨着他。不论是为了功绩或是为了一雪前耻，他应该都会尽心去做的。”甚至这种提案都被提出来了，但是，也有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没有道理。为了使某一方的罪行明显化而去赦免另一方的罪孽，这是违背法律的公正性的。”

提出这么严格主张的是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由于他的主张正确而且也让大多数的人在感情方面能够接受，所以，自此之后，也就再也没有人提出大赦朗古的主张了。在指挥搜查的工作当中，克斯拉遇到了一个充满

疑问、令人不快而印象深刻地问题。

“鲁宾斯基和地球教或许暗地里有所勾结。他们可能合力想摧毁新王朝。”

然而，事实上，在帝国的军官中，最先抱有这种疑问的并不是克斯拉，而是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第一个军务尚书尽管有优越的才干和热诚的奉献精神，但是，他之所以经常成为众人交相指责的对象，理由之一便是他是一个彻底的秘密主义的奉行者。的确，他并不重视宣传活动，也不会为了获得别人的理解和协助而努力。但是，他和以前的内务省次官海德里希·朗古等人又有所不同，他之所以会独占部分的情报并不是为谋求私利。他好像不相信任何人，但是，他也似乎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好评。总而言之，他到死前都是沉默寡言而极不协调的同时，也从不为自己做任何辩护。

在克拉进行搜索指挥工作期间，奥贝斯坦也只是在他的义眼中闪着无机的光芒，保持他一贯的沉默。别人从他的表情无法猜测出他到底在怀疑、思考些什么。

旧同盟领域的混乱情形朝意外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主张应该举帝国军之全力，在旧同盟领地内构筑彻底的支配体制，进而扫灭占据伊谢尔伦要塞的共和主义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这种主张的根据就在于如果在伊谢尔伦要塞的共和主义者没有到独立的地步，海尼森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动乱？

“向日葵总是向着太阳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情况犹如旧同盟领地的共和主义者是向日葵，而伊谢尔伦就是太阳。如果把这个观点往前延伸，那么，攻击伊谢尔伦就将是唯一的选择了。”

艾尔涅斯特·梅克林格提督之所以这样记载是因为确实有人这样开门见山地提议。这个人就是“黑色枪骑兵”的舰队司令官，素有猛将之名的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

“我们应该攻击伊谢尔伦要塞！伊谢尔伦不就是阻扰新帝国统一及和平的最大因素吗？因为归根结底一句话，鲁宾斯基的蠢动也是依赖伊谢尔伦的武力。”

毕典菲尔特的论调虽然往往过于单纯，但是却也最接近事实的本质。在这个时候，他的这番论说似乎也颇具奇妙的说服力。

“陛下对伊谢尔伦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是彻底的讨伐呢？还是和平共存呢？”

这个疑问早就盘据在众将的心中。姑且不论莱因哈特的理性、知性、野心，以及战略上的见识，他们都知道莱因哈特对占据伊谢尔伦要塞的共和主义者有着种极为不单纯的情感存在。就是那个叫杨威利，以前曾经存在的伟大敌将，他的残存影像依然在伊谢尔伦的每个地方飘荡着。

莱因哈特以一个历史上空前的战略家之姿，几乎使伊谢尔伦回廊成为一个非必要的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实体。如果他的构想顺利进展的话，伊谢尔伦要塞就会被排在统合全人类的社会系统之外，沦落到文明史的边境地带，所以，把伊谢尔伦回廊的两端封住，然后再放着不去管它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这种处置却无法满足莱因哈特本身的要求。

结果，行事武断就成为罗严克拉姆王朝创业时期的心理上、行动上的偏颇现象。他们决定扫荡占据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断绝日后忧患。毕典

菲尔特所代表的强硬派以军部为中心，在帝国的中枢部位继续扩大势力。而在新领土上，亦即在旧同盟领域上的几乎遍及整个区域的交通、流通的混乱，也像是想对抗毕典菲尔特等人的势力似的，一天严重过一天。瓦列一级上将虽然尽全力去收拾事态，但是，看来光靠军事力量并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

“事情的确很棘手，但是，对这些暴动视而不邮，只会造成人们对新秩序的轻视和侮辱。事情应该有先来后到之分吧！”

这是异于毕典菲尔特的主张。

不过，既然有人赞成，当然也会有人反对。也有很多人对光靠武力镇压一事抱相反论调。

“武力不是万能的。由于皇帝陛下的武装，领土的确是扩大了。但是，如果新领土上的叛乱和纷争不断，领土的扩大不就等于内政的空洞化了吗？”

民政尚书卡尔·布拉格的批评虽然辛辣，但是绝对不至于不当。布拉格不是一个不负责任而爱批评的人，他是一个对帝国的社会政策的充实、民生方面的进展有着极大贡献的开明派政治家。他对莱因哈特皇帝的批判不假辞色，这一点可以说是继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之后的第一号人物。

再加上士兵们看起来都开始厌倦战争了。由于莱因哈特皇帝的改革、征服、统一，他们也应该从历经了一世纪之久的战争状态中解放出来了。然而在使自由行星同盟灭亡之后，帝国又对占据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发动武力，甚至发生了罗严塔尔元帅叛变的事情，在这期间，又有许多的将士阵亡。确实有人发出了事情该有个了结的呼声。

“民政尚书的意见也有其道理。如果要出兵，或许陛下也会亲征，但是，如此一来，皇帝御体可能受到伤害。”

“根据传闻，那个杨威利在结婚只有一年之后便抛下妻子过世了。而且，他脱下军服也不过才两个月。这难道就是名将的命运吗？”

当然，也没有人能说莱因哈特一定会跟着他的敌手走上同一条路。但是，一想起那些气短的历史上的英雄，重臣们的心中总会不由自主地为一种不快的预感所笼罩。这也是事实。这些重臣们绝对没有办法欺骗自己不去面对莱因哈特自即位以来好常常出现原因不明的高烧的事实。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默契，那就是得更留意皇帝的健康情况。

莱因哈特和新婚的妻子就逗留在费尔莱丁溪谷的山庄中。在这一年三月迎接二十五岁的年轻专制君主，不论在体力或精神方面似乎都不需要无谓的休息。他所关心的事往往离不开军事和政治，而且他个人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兴趣。这是他之所以被归为霸者而不是王者的理由之一。

“即使在河边钓鱼时，陛下想钓的也不是鱒鱼，而是整个宇宙。”

这是近侍艾密尔·齐列的证言，然而，出自一个崇拜者的口中的证言，理所当然应该要打个折扣。归根究底，有着一头金黄色头发的霸主和风雅是没有什么缘份的。

“伯爵小姐，不，希尔德，朕有做为一个支配者所必须尽的义务。虽然朕不至于立刻就亲征，但是，却很有可能留下大腹便便的你踏上征途。你能原谅我吗？”

一天晚上，在山庄的暖炉前，莱因哈特这样问他的新婚妻子。即使在结婚之后，他对希尔德说话的遣词用字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这一点和他以前对无人可取代的心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异。

“请陛下不要挂在心上。”

皇妃的回答很简短，但是丝毫没有犹豫。希尔德知道要把莱因哈特的心绑在地面上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现在的她和以前的她一样只是个刚强而犀利的女人的话，或许就不能参透这一点。在有着苍冰色眼珠的霸主身边工作四年，希尔德对莱因哈特的了解一天深过一天，同时她自己也在不断地跟着成长。

## 第二章 动乱的诱因

### I

对已经征服宇宙的霸主而言，安息似乎是一件不被允许的事。那么，那些面对霸主，犹如螳臂挡车的叛逆者又该怎么说呢？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以对等的政治思想及独立的武力明白表现出其反抗的意思。他们的军事指导者是一个比莱因哈特年轻六岁的青年，在这一年，宇宙历八零一年迎接其十九岁。

这个年龄正是当年莱因哈特在旧帝国获得上将官阶的年纪。而另一方面，以前身为自由行星同盟军的最前线指挥官，享有智将之名的杨威利在十九岁时还是军官学校的一个普通学生。

尤里安·敏兹的经验和声音一如十九岁时的莱因哈特一样，远超过了杨威利。他在十八岁时任职中尉，这在同盟军的体制而言是一个特异的例子。然而，尤里安之所以能就任革命军司令官一职，一般人都认为那是因为他杨威利的养子，而且忠实地继承了养父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技能之故。后世的人虽然都知道这种评价可以说是极为正确的，但是，对同时的人而言，其中却蕴含着极大的未知数。也因此，有许多人在失望之余便离开了伊谢尔伦。

就如杨威利不是一个透视师一样，尤里安·敏兹也不能超越时空透视一切。要下正确的判断就必须归集丰富而多方面的情报，并且排除情感因素进行分析。最忌讳的是抱着希望的猜测，一切凭行事而让思考停止。

去年发生罗严塔尔元帅的叛乱事件时，尤里安让帝国军梅克林格舰队通过回廊，由这件事就可以明显看出他在战略部分上的判断。这一次，当海尼森和旧同盟领地各处发生动乱时，他的判断力及选择力又再度受到了考验。面对一波又一波向他们求援的声浪，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断不能坐视不管。假使伊谢尔伦政府袖手旁观，眼看着他们被毁灭的话，旧同盟的市民们一定会对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感到失望。

然而，就算发动战争，伊谢尔伦政府又有多少胜算呢？以伊谢尔伦现有的兵力而言是一个特异的在面对强大的银河帝国军时，有可能获得胜利吗？尤里安继承杨的军事思想中完全没有崇尚玉碎的倾向。民主共和政治这一盏小小的明灯自有其存续的意义在。

对伊谢尔伦而言，和同盟领土的共和主义者联系是一种基本的战略及手段，所以，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实现的话，那无疑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政治上的希望和军事上的欲求往往是背道而驰的。这种例子尤里安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

“如果是杨提督，他会怎么做呢？”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尤里安拿这个问题自问自答不下一万次。他的保护者同时又身为他的长师的那个人，虽然在去年以三十三岁的年纪早逝，但是，在尤里安的眼中，那个人几乎没有做过一次错误的选择。或许他的记忆与事实有些许出入，但是，尤里安成为杨的崇拜者的历史确实比身为其后继者的历史还要长。而且，当他待在杨的身边时，他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也包括公正地评价敌人。

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对尤里安而言是一个太过巨大，同时又太过伟大的敌人。在时间的洪流中，历史会给他什么样的评价呢？举例来说，尤里安等人就看刊登在帝国军宣传品上的一篇文章，那是一个小孩子送给他出征的父亲的。

“我的父亲为了打倒莱因哈特皇帝陛下的敌人于昨天出征了。父亲对我说‘我将跟随陛下为宇宙的和平及统一而战，母亲及妹妹就拜托你了’。而我也和父亲做了坚定的约定。”

罗严克拉姆王朝至少在其创业时期毫无疑问是军国主义。而对民众阶层来说，军国主义往往是热情和共同感受的所在。银河帝国的民众狂热地支持着将他们从高登巴姆王朝的腐败及不公中拯救出来的金发年轻人。

“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队之所以强悍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深信皇帝个人的敌人和国家的敌人、民众的敌人并不是分别存在的，而是同一个对象。对他们而言，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无疑是一个解放者。”

和他处于敌对立场的尤里安·敏兹日后这样记述着。

“因此，断言宇宙历八零零年后的银河帝国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个人集团也不为过。他们对皇帝个人的忠诚远胜于对帝国的。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视为解放者的想法看来似乎是一种错觉，事实上并不完全是如此。和高登巴姆王朝对比之下，这其实是一个事实。如果帝国军的士兵们可以自己投票选择他们的最高指挥官的话，他们应该也会全力支持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吧？尽管罗严克拉姆是一个专制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好战的支配者，但是，他确实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这就是具体实现民主政治其中一面的一种特异的存在——该怎么和这样的敌人作战呢？尤里安在中央指令室独自思考着，这时候，两个可靠的伙伴相继到来。先是有“永远的击坠王”之称的奥利比·波布兰中校开口对尤里安说话，然后稍后现身的达斯提·亚典波罗中将暧昧地拍拍波布兰的肩膀。

“你高兴些什么？真是恶心。”

“你呀，今年也该三十岁了吧？我们快成为同伴了。”

听到对方喜孜孜的声音，奥利比·波布兰那双像是闪烁着阳光般的绿色瞳孔中浮现出嘲讽的光芒，斜睨着同事。

“在生日还没到之前，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十五日三十六日。”

“真是睁眼睛说瞎话！胡说八道！”

尤里安忍不住笑了出来。光听他们之间的交谈，实在无法让人相信这两个人以前是正规军的中将及中校。像他们这么有才能，这么异类的军人却在自称为“自由的军队”的同盟军中也无法占据核心的高位。只有在伊谢尔伦要塞，也只有在杨威利的麾下，他们才能充分发挥其才干及个性。能接纳这样的部下并使他们一展所长的就是指挥官的器量问题了，也就是所谓的“将

器”吧？那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器量呢？当亚典波罗和波布兰回过神来时，尤里安已经不见了。

“那家伙跑哪里去了？如果要想事情，在这里不就可以了？”

“大概是不喜欢近朱者赤吧？”

唔，说朱的可是你自己喔，大概你就是这样吧！”毫无自觉的另一个“朱”忿忿地说。

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也就是卡琳，在结束了当天的模拟训练之后，手中拿着运动饮料往森林公园走去。在半路上，他遇见了几个和他同年龄的年轻女兵，随即三言两语交谈了起来。她们待会儿就要去跟几个低阶青年军官见面，然后一起去跳舞。伊谢尔伦的人口结构以男性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年轻的女性有充分的权利去品量男人们，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对象。尽管如此，华尔特·冯·先寇布及奥利比·波布兰等身经百战的勇者们却仍然有许多机会去爱一朵以上的鲜花。

“卡琳，你不一起去吗？对你有意思的男人可多得很呢！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类型啊！”

一个女兵邀约卡琳，在卡琳回答之前，另一个女兵早已笑开了嘴。

“不行不行！邀她去也没用。因为卡琳喜欢的是那个有着亚麻色头发，像幅画像一样的类型哪！”

女兵们扬起一阵笑声，不听卡琳辩解“才不是那样呢”，就像一群快乐的鸟儿四散飞去。被众人留下来的卡琳重新戴好了她的黑色扁帽，拨了拨淡红茶色的头发，带着一副仿佛迎着北风的鸟儿的表情，朝相反方走去。一如她所料，那个“有着亚麻色头发，像一幅画像一样的类型”的年轻人就坐在森林公园的一隅——那张“杨威利的长椅”上——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在卡琳站到他身旁二秒半多的时间之后他才注意到。

“我可以坐下吗？”

“请坐！”

尤里安用手掌拂了拂长椅面。卡琳姿势优美而坐下来交叉着双腿用她那蓝绿色的眼睛看着稍嫌年轻的司令官。

“还在想什么事情吗？”

“责任太大了，思绪没办法整理出来。”

“尤里安，当大家认同你当司令官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会完全地听你的判断和决定。那些有异议的人不都已经离开了吗？现在你的决断就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卡琳的口气一样强硬，态度一样坚决，然而，她的一言一行却像初夏的和风般伴随着一股清爽的感觉，尤里安没有一点不快的感觉。而且一直都是如此。

尤里安觉得完成责任和被重压所压溃这两件事就像处于天秤的两端。只要随便加上一根毛发，天秤就会倾向于某一边。尤里安自觉到一根淡红的毛发加在完成责任的那一边了。卡琳经常把尤里安当做一个义务来考量改放在权利之前。或许她自己并不自觉，但是，她却经常无形中转换了她对尤里安的思考方式。

I I

银河帝国的高阶层中对伊谢尔伦采取武力解决的论调日渐抬头，相对的，伊谢尔伦中主张与帝国决战的声势也越来越强劲。这只能说冬眠时期已

经结束了。一向行事属慎重派的亚历克斯·卡介伦中将也指出，不断出现的经济流通上的混乱，对帝国而言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微风。”

“但是，皇帝至少经高登巴姆王朝的时代更能处理好政治，不是吗？”

“善政的基本就是不让人民挨饿呀，尤里安。”

卡介伦的立论明快而正确，所以尤里安也提不出反论。旧同盟军中最高阶军官的男人继续说道。

“因为一旦饿死了人，尽管你有多少政治的自由都是枉然的。如果这种问题波及到帝国本土的话，帝国的经济官员们一定会铁青了脸。”

卡介伦说得没错，如果这种情况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个长远的谋略的话，就算是在战事上所向无敌的皇帝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把整个事情收拾好的。

“——是费沙势力的谋略者吗？”

“很可能。”卡

介伦表示赞同。尤里安蹙起了他的眉毛，又陷入了另一个思绪当中。

“可是，如果是费沙的阴谋的话，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做这种事？”

尤里安有满的疑问，而这些疑问则伴随着许多的不安。原本费沙就不应该有足以和银河帝国相抗衡的武力，所以在经济上采取游击战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费沙不在成为皇帝前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发动“诸神的黄昏”战役之前就采取这样的对抗措施呢？如果帝国军的后方在物质流通、交通、通讯方面的体系混乱的话，尽管帝国军再怎么强悍，要做长距离的远征也是不可能的事。如此一来，费沙不就能得以确保了吗？或者，对费沙而言，费沙本身并不重要，他们是不是永远把地球教教团利益当作第一要事？或是好不容易到这个时候，付诸行动的准备才一切就绪？尤里安的眼前浮起了已经去世的师父的影像。那个把白兰地缓缓倒入红荷，双颊泛着幸福光彩的黑发青年。

“尤里安，光靠阴谋是不能推动历史的。阴谋随时可以策动，但并不是随时都可以成功的。”

把自己的下半边脸沉浸在红茶的芳香中的杨威利说道。

“莱因哈特皇帝一旦成为当事者，即使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他也可以放射出华丽的光彩。”

杨威利在叹息声中如此评价着敌手，不过就仅此一次。

“这是一种火焰般的美感。燃烧别人，也燃烧自己。我觉得这太危险了。然而，这么灿烂的火焰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对尤里安来说，杨的一字一句经常像是黑暗中的明灯。因为这个年纪还不到二十岁，经验还不足年轻人之所以能在形式上担任反帝国武力运动的旗手，是因为他手上的烛台刻有杨的名字。这个事实，尤里安比任何人都清楚。

自省和自制是杨的特征，尤里安自然也继承了 this 特性。但如果这个特性作用力过强，就有畏缩和退化的危险。尤里安四周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做为共和政府的幕后人物，是不是有什么该向太过年轻的指导者进言的？”

奥利比·波布兰中校开恶意玩笑并加以煽动的对象当然是达斯提·亚

典波罗了。自称为“好战而激动的急进派”的青年提督却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极罕见的慎重态度。

“不过海尼森的那些人还真是给了我们不小的麻烦。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勉强出击而失败的话，民主共和主义本身一定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这些话真叫人难以相信是出自爱好打架更甚疼爱女人的亚典波罗提督口中哪！”

“我不喜欢打打不赢的仗。”

明快地回话的亚典波罗的确是一个健全的激动派人士。

“是啊，你不喜欢打不赢的战争，是撒了香水的战争。”

“没错，因为还没有输过嘛！”“最近吹牛的品质越来越糟了呀，中校。”

“啊，你不相信？”

“因为你是一个没有发烧也会胡言乱语的人啊！”“你如此夸奖真是令人惶恐。”没有人夸奖——正想这样反驳，亚典波罗突然闭上了嘴，装出了一输波布兰的恶意笑脸。

“不，我倒真是很羡慕你啊！不管发高烧到几度，你的思绪地总是不会偏离良知和羞耻的基座。”

“那是年纪的功劳。”

波布兰斩钉截铁地回他一句，亚典波罗也穷于反驳了。

在尤里安迟迟无法下决定的情况下已经过了两天，而在这期间，旧同盟领地的混乱情形加速地恶化。

“已经有超过十通以上从旧同盟领地发来的求救通讯了。其中有一半是在哀叫。简单来说，就是求我们不要坐视不管啦。”

伊谢尔伦要塞的情报主任幕僚巴格达胥上校半嘲讽地报告。这个男人也因为种种奇妙的境遇而走到目前的境地。本来，他是在宇宙历七九七年爆发的军部非法武装政变中为了杀害杨威利而潜入伊谢尔伦要塞的。而在杨险些遭同盟政府谋杀之际，他和先寇布、亚典波罗等人一起行动，即使在杨死后，他也留在伊谢尔伦，继续担任情报归集和分析的要务。和原为费沙的独立商人波利斯·高尼夫同为伊谢尔伦不可或缺的人才。

亚典波罗不禁咋咋舌头。

“过分被要求也令人伤脑筋呢！说起来是因为我们这边在战略条件或优先顺序上都名列前茅之故。”

“可是，就这次的情况来看，一杯水却比一百个战略理论有用。”

巴格达胥的报告出乎尤里安和其他幕僚人员的意料之外。有一部分旧同盟领地上的共和主义者散播出了对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不信任及怀疑的流言。流言的根据就在于去年罗严塔尔叛变事件发生时，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不但没有加入反帝国武力的行列，甚至允许帝国军梅克林格舰队通过回廊，和帝国军之间似乎出现了短暂的修好状态。这件事就成了疑惑的源头。他们怀疑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是不是只求伊谢尔伦的安泰和存续而已？是不是以不干涉或共存为口实，意图对旧同盟领地上的反帝国运动来个见死不救？“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遭怨恨的理由。”奥利比·波布兰虽然把话挑明了来说，但是对尤里安而言，这并不是一个不加理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一方面必须了解自己的真正实力，一方面还要审慎考虑四周的环境变化。

如果军事力量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存在的话，现在就应该是使用的时机了，伊谢尔伦是不是应该先获得战术上的胜利？如果回避了战斗，就算

伊谢尔伦生存下来了，是不是也因而导致民主主义灭绝的后果呢？一旦和帝国军开启了战端之后，伊谢尔伦方面还会有机会和对方进行理性的交涉吗？或者如果直接向帝国求和，还会有被接受的余地？各种思绪在尤里安的脑海里交战着。结果却反而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像地下的伏流涌出地表一般。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尤里安终于下了决定。伊谢尔伦应该从某方面表明自己是为守护民主共和政治而战的军队。

“就和帝国军打一场吧！”

“这样也好。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变化，现在变化已经有了。趁着这个机会把变化的幅度扩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战略。”

华尔特·冯·先寇布对年轻人的决定表示赞同的意见，奥利比·波布兰随之也拍手笑道：

“时机到了。水果也好，战争也好，女人也一样，总有成熟的时候呀！”尤里安微微地笑了笑。

“我一直在分析莱因哈特皇帝这个人的为人。结果我想到了一点。”“他爱好战争？”

“就是这样。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可是，就因为我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决定和帝国一战。”

尤里安的两眼中浮现出“真挚”的神色。是在知道战争所带来的必然牺牲之下而仍然想达成目的呢？或者是在衡量本身的情况下放弃自己所追求的而跟现实妥协，甚且屈服于现实之前，想以自己的力量去努力改善状况呢？到底哪一种才是人们认可的生存方式呢？而莱因哈特皇帝的价值标准中至少会有其中一种吧？尤里安是这样想的。如果将其价值观单纯化的话，那么他的主张是：如果是贵重的东西，他可以拚命去守护，或者去夺取。结果就是形成了人类社会流血事件源源不绝的主因了。然而莱因哈特皇帝二十五岁的人生不是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一连串的作战、胜利吗？如果莱因哈特对民主共和政治还表现出有些许尊敬的话，那一定也是因为他那伟大的敌手杨威利为了这个理想而鞠躬尽瘁之故吧？如果目前留在要塞的尤里安等人稍有懈怠之意，最后也只会落得为皇帝所轻视，而永远失去平行交涉的机会吧？在获得这个结论的时候，尤里安便下定了决心。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瓦列舰队引诱到伊谢尔伦要塞来。”

这不是尤里安所独创，而是尤里安从杨威利所留下来的庞大的备忘录中抽出、整理而得到的作战方案。

“好，我们就听听司令官阁下的作战方案。”

达斯提·亚典波罗正襟危坐在椅子上，其他的幕僚们也依样画葫芦坐了下来。

### I I I

发生在帝国新领土上，亦即旧同盟领土上的混乱状况似乎每个小时都有越发严重的趋势。军需物资的配送也只能收到暂时的效果。承接已故罗严塔尔元帅总督府权限的民政厅虽然忙于寻求对策，但是，物质停滞的状况却一点也没有获得改善。有些物流基地因为存放了超过仓库的收容能力所能消化的物资而使得物资腐败了，而另一方面却又有些船团急需这些物资的补给。

伊谢尔伦要塞方面也有不安定的情形。

银河帝国一级上将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所收到的报告并没为他

带来多大的震撼。

原本伊谢尔伦要塞就是“不稳定和危险的聚集地”，如果持续和平的话，反而就没有了存在于历史上的价值了。在罗严塔尔死后，瓦列率领舰队驻在旧同盟领地就是为了防止伊谢尔伦有任何动静。

姑且不论惊愕程度，不愉快是必然的现象。光是要镇压发生在旧同盟领地内的暴乱、骚动就够让人身心俱疲的了。除此之外，要应付对帝国而言几乎是唯一的公敌的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光以军事力是不够的，首先，后方的安全必须考虑在内。

“包括行星海尼森在内的新领土各地的暴动，是基于对政治和物资这两方面的需求所造成的。姑且不论别者，想光靠武力就使后者平静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使物资恢复正常流通之外别无他法了。恳请政府善加处理。”

瓦列的申请送到了新帝都费沙，莱因哈特皇帝批准之后，命令工部省想出对策。同时，他还应瓦列之请派出援军，把大军集结在“影之城”周边宙域。

当时，帝国财务省花子五年的时间建立了使新帝国所有领土的通货统一的计划，但是，在值此混乱时刻，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日子尚需一段时日。从统一全宇宙之后到现在才不过一年半的时间看来，并不需要赶着将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但是，预定计划的变更却多多少少影响到了莱因哈特讲究完美主义的精神方面情绪。

瓦列虽然不是那种会将公私混淆的男人，但是，他还是会挂念在帝国本土的家人。他没有办法排除希望早日完成帝国的宇宙统一工作好早些回家的心理因素。

瓦列了解毕典菲尔特的主战论立场，目前宇宙中几乎所有的策动都是因为伊谢尔伦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总归一句话，伊谢尔伦必须讨伐。

于是，瓦列便在连接行星海尼森和伊谢尔伦要塞的航路中心点聚集舰队，一方面牵制旧同盟领地的暴动，一方面强化对伊谢尔伦的监视和应变能力。在瓦列成为驻海尼森的帝国军负责人之后约两个月，表面上是过着平稳的日子，事实上，真正的兵乱却正朝着他迎面而来。在瓦列的麾下配置了一万五千六百艘的舰艇。以他这样的兵力来说，应该是远远竣驾于伊谢尔伦全军之上的。

这一年，迎来六十三岁的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提督或许是伊谢尔伦上过着最正常生活的人了，伊谢尔伦各部门的人甚至在看到这个刚进入老年的旧帝国军人时都会据以调整自己手表的时间。

亚典波罗和波布兰所代表的充满活力的“朱色的画具们”对这个亡命而来的客将也都给予了极大的警意，不但不敢加以嘲弄，甚至连比较轻浮一点的话也不敢说出口。一方面是因为已经去世的杨威利一向待以宾客之礼，另一方面是他的年龄远在众人之上。一想起他在亚典波罗生下来之前的十几年就已经纵横在宇宙战场上时，人们自然也就能接受他对一个令他看不顺眼的坐姿提出纠正了。

而梅尔卡兹在杨威利死后才接下舰队的指挥工作。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时候，从名目上来说，他手底下指挥着以十万为单位的舰队，然而，现在舰队的数目足足少了两位数。面对这种状况的变化，或许有人感叹物换星移，人事多变，但是，梅尔卡兹却一点也不在意，他只是默默地因应司令官尤里

安·敏兹的要求，建立作战计划、策划舰队运用模式、指挥部队出动。尽管如此，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感慨。

“简直犹如巨象履冰。”

梅尔卡兹不得不有这样的想法。不只是因为这次的军事行动让他有所感，即便是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所处的立场亦是如此。以菲列特利加·G·杨为代表的这个小小的政治势力不单要守护自己本身，还得守护住那朵容易受伤害的民主共和政治的嫩芽。

二月七日。

“伊谢尔伦军出动了。”

从索敌舰上传出的报告透过超光速通讯送到瓦列一级上将的手中。对瓦列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只是，在罗严塔尔元帅叛变之际一填维持着中立立场的伊谢尔伦选在这个时候有了行动，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推断到达回廊出口的时日？”

“他们不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来的。”

“那么，是朝哪个方向前进？”

问了这个问题之后，瓦列觉得自己问得有些蠢，他不禁苦笑着。遍体鳞伤军所能移动的方向是受到限制的。不是前方就是后方，几乎可以说是二次元的世界。

“他们朝着伊谢尔伦回廊帝国本土一方的出入口前进。对方好像有意要攻打帝国本土。”

幕僚们闻言起了一阵骚动，一个名叫卡珊胡巴的少将兴奋地大叫着。

“阁下，看来伊谢尔伦的那些家伙在焦虑和混乱之后已经自暴自弃了。我们立刻攻进回廊，让他们回不了家！”

对于部下们的积极论调，瓦列并没有立刻就赞同。因为他是一个一流的用兵家，所以绝不会低估敌人。再加上伊谢尔伦军的司令官虽然年幼，但是，却是一个深受杨威利影响的人。他是不是在使什么计策？如果伊谢尔伦军离开要塞向帝国本土方向移动的话，对帝国军而言起了一阵骚动瓦列侵入回廊，制压敌军的后背是一个既定的战略构想，瓦列不能袖手旁观。和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人一样，他必须背负着除了他自己本身以外的责任来采取任何一个行动。

二月八日，瓦列军开始移动。

让敌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的希望似乎可以实现。然后再从心理上加压，同时必须是在敌人不察觉的情况下让他们觉得已经没有第二种选择了。

这就是杨威利用兵的真髓。生前被誉为兵法魔术师的杨能正确洞悉敌人的心理，确实把握其思考的方向。可是，这又不是出于杨的本意。在战术上使用奇略是因为杨不可能在战略上确定优势地位之故。杨不是独裁者，甚至也不是同盟军的最高司令官，他只是伊谢尔伦方面的前线总指挥官。其权限范围仅止于处理战术层面的课题。

有一些不存在的假设在尤里安的脑海当中中投了沉痛的阴影。如果杨威利至少坐上统合作战本部长的宝座的话——如果没有亚姆立札的惨败，同盟军的战力和第一线的指挥官都还健在的话——或许在那之后的历史将会朝另一个方向展开也不一定。

“如果这样，事情一定可以进行得更顺利吧？”

尤里安把杨的声音收藏在他心中的听神经里。年轻人不禁一阵脸红。以前他总是无法充分理解杨话中的真正意思。他曾批评杨：“提督真是一个懒得工作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无知的笑话。

三世纪以前，无名的共和主义者亚雷·海尼森和为数不多的同志们征服了这个充满危险和苦难的回廊。而从“一万光年的长征”中建立起来的自由行星同盟的历史结束于宇宙历七九九年。然而，人们对亚雷·海尼森和其理想的记忆却没有消失。因为这种把政治的义务以白纸委任给他人的政治理想，引导了强化“让优秀的人物掌政”的社会体制。

#### I V

宇宙历八零一年二月。伊谢尔伦革命军发动了命此名之后的第一次战斗。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作战，或许也是一个亲手粉碎了才建立跟银河帝国之间修好的桥梁的愚行。尤里安对后者尤其耿耿于怀。因为去年在罗严塔尔元帅叛逆事件发生时，他毫无条件地表明了不参加反帝国武力的行列，让梅克林格舰队通过回廊，建立起了所谓善意的中立印象，然而，这一次，他却又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击。

尤里安的旗舰是身经百战的尤里西斯。透彻仍然是同盟军解体时晋升为上校的尼尔森。

大家对这两者的老练和出奇的好运都寄予极大的期望。因此，尤里安不觉想到如果已故的艾德恩·费雪能为他运作舰队的话不知道能增加多少力量。

在迎接最后一战时，费雪中将曾经和杨做过商谈，在分手时，他曾很难得地开了个玩笑。他以温温和表情和笨拙的语气说道：

“我最近对舰队的运作总算有了自信。等时局稳定下来之后，我想写一本书。不能光让亚典波罗提督赚版税。”

艾德恩·费雪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沉默、忠实、完美地把握自己的存在意义和责任的运用舰队的名人已经走了。让他的才能活用到最大限度的司令官、战场记录，也都化为只存留在人们记忆中没有肉体的存在。失去了这两者之后，伊谢尔伦还是得继续作战下去。而且所能动员的数量还不到一万艘舰艇。

一口咬定这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行动的，是在伊谢尔伦回廊帝国本土方面出入口警备的瓦肯塞尔上将。接到敌方动向的报告之后，他对着部下大声说：

“伊谢尔伦那些丧家之犬只会在远处吠叫，却又自以为是的开始行动了。要教好一只狗就需要有皮鞭。在严厉的调教之下，他们才不会忘记自己到底有多少实力。”

除了与杨威利对战之外，从没有尝过任何败绩的帝国军指挥官，常常有口出狂言的恶习。莱因哈特皇帝说过“骄兵必败”，宇宙舰队司令官米达麦亚元帅也再三强调过这点，但是，这是胜利者的活力达到饱和的结果，要立即改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除此之外，这些将官们就像去年格利鲁帕尔兹上次为权欲所感而对罗严塔尔元帅有背信行动产生的情况一样，有着唯恐天下不乱的意图。帝国军同时也得知伊谢尔伦军并没有足够的兵力。

瓦肯塞尔八千五百艘的舰队开始行动。这个情形也为伊谢尔伦方面所知悉，同时他所说的“丧家之犬”之类的发言也传到了伊谢尔伦这边来，亚

典波罗在旗舰尤里西斯上听到这些话之后不禁咋舌道：

“说我们伊谢尔伦是丧家之犬？他们到底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宇宙之耻。和平与统一之敌。狂乱的叛逆者。脖子系着绞索，在刀刃上跳舞的满身是血的小丑。不知明天将死的乐天主义的纯粹培养物——”波布兰一口气数落了一大堆名词。

“你竟然还能这样说自己。”“

什么话？我可没有自虐的兴趣啊！”

“你现在所说的是我们的坏话吧？”

“嗯，是你们的坏话哟！”

这个时候，施恩·史路少校像是看好时机似的，把裁决书送给长官亚典波罗过目。亚典波罗快速地看过之后，签了名递了回去。目送着敬完礼后离去的施恩·史路少校的背影，亚典波罗喃喃说道：

“唔，不管怎么说，这个家伙就是那种知道明天会死，今天依然会努力活下去的人。”“

没错。充其量就是具有保留明天以后随时去死的资格。彼此彼此。”

二月十二日四时二十分。帝国军和伊谢尔伦军在靠近伊谢尔伦回廊的帝国一侧出入口附近对峙。帝国军的舰艇八千五百艘，相对的，伊谢尔伦军只有六千六百艘。人造的光点群彼此不断接近着，在彼此相距二·九光秒 - 约八十七万公里的距离之处暂时停了下来。紧张的气氛在两军当中急速上升，在三十五分时达到临界点。

“发射！”

“发射！”

指令在两军的通讯回路中快速地奔窜着。对尤里安而言，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开战命令，但是，他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感慨。一瞬间，战舰尤里西斯舰桥的主萤幕上爆出了光芒和火花，化成了死亡和破坏的花团。热力和光的波涛撞击着位于中央部队前方第一列的尤里西斯。

要如何把知道“雷神之锤”威力的帝国军引进射程之内呢？这是伊谢尔伦军在战术方面必须克服的问题。威力强大的武器往往会成为使用者过度依赖的对象，使人们的战术判断力发生误解，结果反而导致败北。五年前，魔术师杨威利就以血红的文字做了最好的证明。

而现在，尤里安必须重新检证这个已经被证实过的问题。

尤里西斯的舰桥被萤幕放射出来的光芒染成了七彩颜色。每一道脉动炸裂的光芒都意味着数艘舰艇的消失，而数千条的人命也在高热和火焰中随之葬送。位于尤里西斯前方僚舰打开炮门，蜂拥而至的能源波缓缓地摇晃着尤里西斯的舰体。

在战场上，尤里安当然比不上莱因哈特有经验，但是，他也已经很习惯战争了，他相信军事力量的效果有某种程度的限度。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向杨表明他想成为军人的态度，并且彻底实践了。然而，以往这些事情都是“在杨的控制之下”，这件事自从去年以来，尤里安就一直被提醒着。现在，一种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志愿之芽正在他的胸中慢慢地茁长。

五时四十分，持续一进一退的攻防战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帝国军的攻势波涛坚守住推进的距离，而伊谢尔伦军则后退同样的距离，除了炮火之外不做任何反击，不久就开始自行撤退了。

帝国军的阵形开始溃散，就像被吸进真空中一样，无秩序地前进，最

后就被引进伊谢尔伦回廊的内部。这是开战后两个多小时，约六时三十分的事。

从伊谢尔伦舰队中飞出来交战的空战部队也回到了母舰中。

由奥利比·波布兰中校所指挥的单座式战斗机斯巴达尼恩的队伍在近距离的格斗史上写下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斯巴达尼恩二百四十架当中只损失了十六架。相对的，帝国军的单座式战斗机王尔古雷则损失了一百零四架。这是战斗记录上所记载的。

卡琳击落了两架王尔古雷，帮助队友破坏了两架敌机。她的反射能力和判断、视觉辨识力的敏锐性仿佛是与生俱来似的。这大概是承自她父母中某一方的血统吧？空战队指挥官奥利比·波布兰本身击坠了五架敌机，自他从飞行学校毕业以来，他的战绩已经超过二百五十架了。这个战果并没有使他击坠王的名号蒙羞，在历经一世纪半的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的战役中，他堪称个中翘楚。他所击落的五架当中的一架是意图从克罗歇尔下土的左后方攻击她而被他击落的敌机，但是，波布兰并无意特别去宣传这件事。

帝国军的瓦肯塞尔上将虽然看到了自己的部队无秩序地追着敌人冲入了回廊内部，但是他并没有感受到危机的迫近。

他打算采取继续追击。如果敌方和我方的舰艇混在一起的话，伊谢尔伦要塞就不可能发射主炮“雷神之锤”了。以前伊谢尔伦要塞是帝国的贵重财产时，同盟军的西德尼·席特列提督就曾经使用这个战法，就是他所谓的“把伊谢尔伦的厚重化妆去掉，虽然是只有一部分”。结果，这个战法虽然在最后的阶段失败了，但是，给予后进者的教训才不可谓不大。

瓦肯塞尔也打算学敌将的智慧。

然而，这件事也在尤里安的预测范围这内。在二月十二日这一天的战役中，尤里安所展开的计策不辱其身身为杨威利的钟爱弟子之名。他正确地预测了瓦列一级上将从回廊的旧同盟领地出入口到达伊谢尔伦要塞周边宙域的时机。每一个小时都有报告传到他的手中，尤里安就根据资料让舰队后退。他一方面让瓦肯塞尔觉得并行追击有其可行性，一方面展开为期两天的退支战，在这些行动上所表现出的精密度和精神上的持久力，都让人想起他的师父。

于是，当帝国军发现到情况不妙时，他们已经完全被引入“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了。

这个发现立刻带来了极大恐惧感，当情绪开始动摇时，恐慌的气氛霎时间弥漫了整个军队。瓦肯塞尔也醒悟到自己的作战方式不可能成功了，于是便拚命地想向后撤退。就在这个时候，瓦列舰队出现在战区了。接到这个报告的尤里安无意识地抿了抿他那干涩的嘴唇。

瓦列的布阵就跟他的为人一样，厚重而且毫无空隙。他经费沙知道了瓦肯塞尔已经开战的消息，便进入了回廊。帝国军的基本战略就是前后呼应夹击伊谢尔伦军。

以前，杨威利曾以把伪装的补给部队配置在战斗部队的前方之奇略让瓦列尝到了败北的苦酒。就因为杨，所以才会想出这样的奇谋，要用正攻法击败对方那个有着充足战力，而且又身经百战的用兵家是不太容易的事。更何况现在尤里安所保有兵力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兵力的快速移动和“雷神之锤”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要素。尤其为了使用后者，尤里安就必须让帝国军相信前后夹击伊谢尔伦的可能性极高。因此，尤里安

费尽了心思在舰队运动的指挥上。杨有费雪，而尤里安则一切要靠自己。而这个作战之所以能成功，很讽刺的，竟然是因为兵力比杨的时代少，而尤里安更加思绪周密之故。

无视于仿佛暴露在暴风雨中，像没命奔逃的羊群般的瓦肯塞尔舰队，伊谢尔伦军把炮火朝着和瓦列舰队之间的空隙发射。然而，长久下来，他们不审耐不住敌人锐利的锋芒遂开始后退了。

如果战斗再持续一个小时以上的話，等瓦列完成了包围状态时，伊谢尔伦革命军就一定会落到一败涂地的地步。不过，尤里安当然无意让战斗再继续下去。他的着眼点在于像引诱瓦肯塞尔舰队一样，把瓦列舰队也引进“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

瓦列虽然知道对方的意图，但是，为了支援瓦肯塞尔的撤退，他还是得冒险进入危险区域。

“如果能趁他们填装能源的空隙逼近伊谢尔伦要塞的话——”

瓦列马一线希望寄托在这里。而他的意图看来似乎有成功的希望。按照指令快速前进的先头部队，以即使是“疾风之狼”渥佛根·米达麦亚也不禁要咋舌的速度钻进了“雷神之锤”的死角。

就在这一瞬间，数百条的光束刺穿了帝国军战列的左侧面。

爆炸光沿着舰列起了连锁反应，仿佛一条巨大的光龙在宇宙中翻腾着。战舰碎裂了，巡航舰化为火球，驱逐舰则四散开来。

“敌人从九时方向袭来！”通讯员凄惨地号叫着，瓦列则站在旗舰“火龙”的舰桥上无声地喘息着。

这支伏兵是梅尔卡兹提督所指挥的，就藏在瓦列舰队侦察系统的死角中，伊谢尔伦要塞的邻近区域里。原本瓦肯塞尔舰队的索敌系统早已掌握到这个情况，但是，他们正拚命地撤退，根本没有时间对瓦列舰队发出警告。再加上通讯系统受到严重干扰，就算警告了也可能于事无补。然而，相对于瓦列尽全力援助瓦肯塞尔舰队撤退至安全地带的举动，瓦肯塞尔对友军的安危似乎显得太不尽心，这是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

瓦列沉着地指挥，重新编组即将崩散的舰列，一边承受激烈的攻击，防止全军的瓦解，然而，他也不得不放弃其他的战斗行为了。他的舰队正暴露在“雷神之锤”的獠牙前。

瓦列下令以最快的速度脱离“雷神之锤”的射程。这么快速的反应所下达的指令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吧？每一艘战舰都压抑着恐惧感，拚命地转变方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逃走。

可是，“雷神之锤”已经充填好能源了。二十时十五分，防御指挥官先寇布中将挥下他高高举起的右手，划破了空气。

瞬间，帝国军的将兵仿佛看到死神脱下了斗篷，挥起巨大的镰刀一样。这种幻觉被强烈的、白色的光块无声地粉碎了。在被漂白了似的萤幕中，帝国军的舰艇化为成群的小黑点，然后立刻被光的洪流所吞噬。在瞬间的蒸发之后便是持续数秒的爆炸，光球朝虚空飞散，而在外围地带，因能源的波状震波而遭损毁的舰艇则不断地产生令人恐惧的摇动。

第一次的炮击之后，大约过了二百秒的时间，“雷神之锤”再度发出了咆哮。无声的怒吼形成了光柱贯穿了黑暗空间，击碎了数千艘的舰艇。爆炸的火球撞上了后方友舰，从正中将其断成两半。断裂的舰体朝四方飞散，再度撞击其他的僚舰形成了火球。死亡和破坏所形成的炫目景象遍布宇宙空间

并且不断扩大。

“逃吧！请赶快逃吧！”

坐在战舰尤里西斯指挥座上的尤里安的心脏不禁要停止了。他的神经网络并不是由铁丝编织成的，所以，面对着大量的死亡景象，他不可能一点悸动都没有。如果他能年岁濒死之际的帝国军将兵们的惨状，他的心志一定会动摇的，同时会更加的自我厌恶。如果他看到因猛烈的闪光而丧失视力的士兵在烈火熊熊的舰体挣扎，因再度的爆炸而开膛破肚、鲜血和内脏直流，一边呼唤着母亲，一边走向那充满痛苦的死亡之路的景象的话——二十时四十五分，瓦列下令撤退。

在非出于本意的战况发展当中，身为帝国军最高干部的判断力仍然维持着应有的水准。

在确认已经完全没有胜算，瓦肯塞尔舰队也已经成功地脱离了战场之后，瓦列立刻着手整顿陷于恐慌状态的己方部队，重新编组舰队，并且使自己成功地逃离了战场。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宇宙的法则公正地运作着。它把败北的事实给了能够毅然地接受这个事实的人。至少在这场战役上是这样的。”

事后尤里安自己这样记叙着。他地敌将瓦列怀着敬意。对敌人怀有敬意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或许也是一种伪善。拥有这种度量的人比缺乏这种素养的人更当受到赞扬，或许就是对军人的人格评价基准本身即为一种矛盾和伪善的产物的证明。

二十一时四十分，在确认敌人已经完全撤退了之后，尤里安回到了伊谢尔伦要塞。

“我们可狠狠地踢了皇帝的脚胫一下了！”

不知道是谁先叫起来的，只听得爆出一阵欢呼声，一堆镶着白色五棱星的黑色扁帽在半空中飞舞着。伊谢尔伦充满了庆典似的喧闹。这是自杨威利死后，民主共和势力第一次在军事上打垮了帝国军。帝国军死亡的人数大概有四十万之多。这是一次量方面小小的胜利。四十万的死亡数目对整个情势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面对胜利女神的微笑，尤里安无法回以天真的笑容。在战术上，他确实获得了胜利，或许在政治方面也有其一定的效果吧？这一次的胜利可以让旧同盟的共和主义者知道伊谢尔伦的存在。巴格达胥和波利斯·高尼夫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宣传的工作。

然而，在战略上又如何呢？弱者在战术上的胜利成了强者报复的理由。莱因哈特皇帝是不可能坦然接受败北的事实。他苍冰色的眼睛中一定充满了电光，会立即下令全军出击吧？尤里安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就像杨以前所等待的一样。然而，杨握在手中的不败传说是否也能在尤里安的身上重现呢？一次胜利使人们要求胜者不断地胜。这是人们对他的永不停止的贪欲，一直到他死为止。

“尤里安，你在想什么？”

卡琳摇晃着她那淡红茶色的头发望着年轻人褐色的眼睛。尤里安觉察到自己微微慌乱的情绪。这不是他第一次和先寇布的女儿见面，但是，每一次会面总让他在感情上有更新鲜的刺激感。

“我是在想这一次算是胜了，但是，今后又该怎么走？想来还真累人哪！”

“算了，输了就算了。现在既然赢了，我们就继续打呀！下一次就直

捣皇帝的心脏吧！”

姑且不论卡琳本身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少女似乎成了尤里安精神上的活化剂。尤里安微笑着点点头，转动他的视线找寻某个人的身影。卡琳以会意的表情回答了年轻的疑问。

“菲列特利加小姐去把胜利的消息告诉杨提督了。待会儿好就会回来为你庆祝的。”

卡琳的父亲先寇布在别的地方和亚典波罗、波布兰等人把酒庆贺。

“先寇布中将，这次几乎没有你出头的机会，真是遗憾哪！”

“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表演赛本来就该由二流演员上场就行了。真正的名角是要在皇帝面前演出的。”

“御前表演？”

“当然。就是夺回行星海尼森之战哪！而且这场仗为期不远了。”

看着先寇布大言不惭的表情，亚典波罗和波布兰一起干了杯淡啤酒，异口同声地喃喃说道：

“我一定也要参加演出！”

### 第三章 宇宙结构

#### I

“皇帝其为人也，好战！”

对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这种评语，不管是在当时或后世都被认为是一项正确的评论。莱因哈特本身的一言一行也常常给予这个批语肯定的回应。因此也有的历史学者严苛地评道

“如果在军国主义的表面镀上一层金，就形成了莱因哈特皇帝的影像”。

然而，为求公平起见，人们似乎也有必要确认莱因哈特所处的历史背景。高登巴姆王朝是一个把不公正的掠夺组织化的社会体制，虽然有几个明君企图挽回混乱的施政，但是，沉沦已久的腐败和衰弱已经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尽头只有崩坏一途。

虽然众多的历史学家持有相同的意见，但是，如果在这个时期没有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样具有伟大个性的人物出现的话，银河帝国将分裂成以有力贵族为核心的几个小王国，群众运动也会不断发生而导致再分裂，终至不可收拾的动乱状态吧？或许再统一之日将更遥远，而孤立的各个行星的文明也将退化。只有莱因哈特可以防止这种情形发生，而旧体制长达五世纪所蓄积的污泥也只有靠武力才能一扫而空。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二月，原本一个人的莱因哈特成了希尔德的丈夫，成了在希尔德肚内等待诞生的胎儿的父亲。对这件事他虽然有所自觉，但是，在认识 and 实际感受这间似乎还隔着一条笼罩着浓雾的大河。

对皇妃而言，莱因哈特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丈夫，面对着希尔德时，他仍然把她当成可以信赖的幕僚总监，只是一味地谈论着与政治军事相关的事宜。对莱因哈特而言，这些事情跟谈论整个人生是一样的。

“这次竟然是由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先出手？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哪。”

莱因哈特把他心中的话说了出来。去年，当占据伊谢尔伦要塞的民主共和势力拒绝和罗严塔尔元帅推托合作时，他本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和他们作战了。

穿着孕妇装的希尔德脸上浮现了像是要抚慰皇帝的霸气似的微笑。

“陛下，不妨先派外交使节到他们那边去。我觉得目前这个时候并不需要急着解决这边的事。”“

皇妃所言甚是，可是，床边有一只蚊子飞来飞去总是无法安眠的。战争是共和主义者们的希望，我们不该完成他们的愿望吗？”

莱因哈特在“冬馆”的起居间里对着希尔德说着应该在大本营说的话。并不是他欠缺私人情感，但是，这种表现却又显得不近情理。然而，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莱因哈特。

希尔德也不知道如何去扮演皇妃的角色。这真是一对世间少有的美貌、聪明而不得要领的夫妻。

对银河帝国的最高干部来说，瓦列的败北正意味着他们的出征。他们预期皇帝将会亲征，一伙人遂集结在大本营的一室。这些人是米达麦亚、缪拉、毕典菲尔特、克斯拉、梅克林格、艾杰纳等六人。

“这样的用兵方式——如果是出自革命军司令官的手法，那还真不可轻视呢！”看

着记录在光碟上的战斗影像，毕典菲尔特不禁感叹着，米达麦亚轻轻地摇了摇头。

“或许有这个可能，可是依我来看，这种侧面攻击的老练度应该是出自梅尔卡兹提督之手。”

“是吗？梅尔卡兹还在啊？”

“小心点啊，毕典菲尔特。他可是个连已故的杨威利都以上宾之礼待之的老练用兵家呀！”“

可是，如果梅尔卡兹也在皇帝身边的话，现在他也可以位居帝国军的重臣，并得到他想要的地位和名誉啊！他可是选错对象了。”

“或许吧！”

米达麦亚松开了交抱着的双臂，搔了搔了他蜂蜜色的头发。

“如果所有的有能者都是同伴的话，那么战斗本身就太没意义了。更何况失去了杨威利之后，宇宙是太寂寥了。知道梅尔卡兹还健在，我反倒感到欣慰。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吗？”

“确实是有这种感觉，这真是无可救药的心性啊！”

被任命为本营幕僚总监的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苦笑着，缪拉和克斯拉也跟着笑起来。艾杰纳脸上肌肉动也不动一下，只是用他的指尖敲打着桌面。毕典菲尔特像是带着一半理解一半嘲讽似的，喃喃地“哼”了一声。

“可是，尽管瓦列已经做了最完善的处理，帝国本土的残留部队却显得有些狼狈。总不能这样放着不管吧。”

身为帝国军实战部队第一人的“疾风之狼”断不能坐视此事不管。元帅及一级上将级的指挥官和上将级的指挥官之间好歹也有等级的差别。在年轻一辈的上将中，最受瞩目的格利鲁帕尔兹背离了僚友的期待和自己的抱负死了。特奈杰则在巴米利恩会战失败后被调闲职，没什么耀眼的精采演出。而拜耶尔蓝则有待累积经验、拓展视野、培养见识。在这些人成大器之前，元帅及一级上将有必要巩固第一线。另一方面，他们也并未疲于战斗，甚至

可以说战斗反倒磨尖了他们的锐气。

同时，为了强化帝国本土的军力，米达麦亚也想把“三元帅之城级的军事据点建设于伊谢尔伦回廊的帝国本土一侧之入口。而他也觉得自己可以负责该建设工作。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莱因哈特皇帝和其麾下的提督一样四处巡游于宇宙。他们真的是在星海之间来回奔驰。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将以史上远征距离最长的军部司令官的身分永垂千古。”

渥佛根·米达麦亚并不知道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的评语。在这一年迎接个人三十三岁生涯的他，还很年轻、骠悍，尚没有专心于文书工作的意念。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地位很能让他的才干和志向充分发挥，所以，对于玛林道夫伯爵想把国务尚书一职让给他一事，除了深表谢意之外，他也备感困惑。如果密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推荐他做为皇帝最机要的辅佐人员。就因为他个人没有这种私心，所以才会被玛林道夫伯爵推荐为继任者。

二月十八日，莱因哈特皇帝在大本营表明了亲征海尼森的意思。

然而，这个亲征计划当时立刻就被搁置下来了。原因出在皇帝的健康问题上。二月十九日，莱因哈特出现了进入这一年之后的第一次高烧，但是，这一次的热度却是前所未有的记录，所以御医团们都脸色苍白，不知所措。二十日，高烧退了，皇帝喝着皇妃喂的加了蜂蜜的苹果汁。

## I I

“要不要请姐姐过来，陛下？”

“希尔德皇妃在二十二日黄昏时这样问躺在病床上的莱因哈特”。

莱因哈特轻轻地摇着头。

他白晰的脸颊上泛着红晕，那并不是健康的血色，而是发烧后的症状。

“不，只要皇妃在身旁就可以了，不需要姐姐特地跑这一趟。”

这段话固然让希尔德感到高兴，但是因为这证明了他的意识已经恢复，所以希尔德无法遵照他的意思来做。

“我还是去请她过来好了。既然她已经在费沙了。”

希尔德边灵他拭去额上渗出的汗水一边说着，病人微微地笑。

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还停留在新首都费沙。这是因为顾虑到旧同盟领地的混乱情形，尤其是交通、通讯方面可能会波及到帝国。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藉口，任何人都看得出莱因哈特希望姐姐能永远留在费沙。

在知道莱因哈特发烧的事情之后，安妮罗杰曾一度来冬馆拜访，但是，她并没有去看弟弟，她在安慰、鼓励希尔德之后便回去了。二十二日夜晚，皇妃的使者又来拜访她，第二天二十三日，安妮罗杰才来到病床前和莱因哈特见面。希尔德离开座位，他们姐弟俩大概独处三十分钟左右。离开病房的安妮罗杰在希尔德专用的小沙龙里和弟媳面对面坐在桌前，她诚挚地对希尔德说道：

“希尔德皇妃，皇帝是属于你的。是属于你一个人的。请你不要离开他，也请你不要丢下他不管。”

“安妮罗杰小姐——”

“我很感谢你的用心，可是，弟弟已经不再是我的了。”

她脸上的微笑就像在风中摇曳的阳光一样。

“或许你认为三年半前我丢下弟弟不管。”

安妮罗杰的表情和声音都显得极为平静。一般人一定不知道平静的深渊其实远比激流要来得深。

“怎么会，安妮罗杰小姐——”

“不，你一定会这么想的。我当然知道弟弟需要安慰。可是，同时也了解其他的事情。”

当时还是上将的巴尔·冯·奥贝斯坦把吉尔菲艾斯的死讯告诉她时，安妮罗杰的意识就被放逐到幽暗的水底深处。十五岁时，她在尚不知爱情为何物时被纳入佛瑞德李希四世皇帝的后宫。从此以后，她就守护着弟弟和挚友在高空飞翔，偶尔伸出援助之手拉他们一把，这就成了她生存的意义所在。而在经过了一年的岁月之后，一切都在这里做了归结。

光在风中摇曳着，照耀着构成历史的人物。安妮罗杰一直守护着不断增长高，脸蛋的秀丽和气质的敏锐一天天增加的弟弟，以及分担着随这种尖锐和猛烈行为的经发少年。安妮罗杰感觉到少年苍冰色的眼神由憧憬变为深沉，再变为认真。少年不可能永远是少年。面对这个事实，她的心中有着猜疑和畏惧。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当她知道吉尔菲艾斯已经永远不会有老去的那一天为止。从此以后，光有贵族之名，在和特权的荣华无缘的社会一隅过着平淡生活的帝国骑士缪杰家，就成了众人所知的掌握人类历史的霸者的娘家。弟弟的才华堪称展现到了极致。而这是安妮罗杰所希望的吗？她的愿望能实现吗？安妮罗杰握着希尔德双手。她把她所了解的事情告诉妹妹。

“希尔德，你能了解吗？弟弟和我共有着过去的岁月，可是，弟弟的未来是和你共同拥有的。不，是和你们共有——”

希尔德知道安妮罗杰的意思，她不禁羞红了脸。复数形的第二人称是指年轻的母亲和肚子里面的孩子。而有一件事是希尔德不得不去想到的。那就是皇帝的美丽姐姐以前不曾养育过自己的孩子，未来也不可能会有，这是一件既定的事实。

亲征的事虽然暂停了，可是，新领土上折混乱和对伊谢尔伦革命军的处置却不能放着不管。二月二十五日，莱因哈特命令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全权代表皇帝前往行星海尼森处理当地的秩序破坏行为一事。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在军官同僚间对参谋方面的名声很高，但是，担任实战指挥官的经验和声望却略嫌不足。至少那些实战指挥官们都有这样的看法。当然，在奥贝斯坦元帅的麾下也配属有实战指挥官。到底是谁就任该职务，第二天二十六日就发表了让诸将领无法气定神闲的人事命令。

“为什么我得在战场上接受奥贝斯坦的指挥？我愿为自己的失败负责，可是，我可不想连他失败的责任都担起来。他既然是生存在军务省的文书桌前，最好死了死在办公桌前。”在

人事配置之后经常这样大声抗议自己境遇不幸的就是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而和他有着相同的命运，却只是微微地叹了口气，默默地接受任务的是奈特哈特·缪拉。于是，奥贝斯坦元帅就率领着两名一级上将和有着三万艘舰艇的庞大舰队朝行星海尼森前进了。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活着的话，就不会有这么令人不愉快的人事任命产生了。

好人为什么总是早死呢？”

满腹怒气的毕典菲尔特不禁说出了这段令人感伤的话。日后这些话一

人觉得带有非常预言性的性格。

渥佛根·米达麦亚在行星费沙和“影之城”周边宙域之间来回穿梭，专心于军务上，而当他听到“二月末人事任命”时，对麾下的拜耶尔蓝上次这样说道：

“让奥贝斯坦去新领土？是这样吗？既然是敕令，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他甚至也没有说“最好是不要再回来了”之类的话。他在对新领土的住民深表同情之后问部下是谁辅佐缺乏实战指挥经验的军务尚书？知道是毕典菲尔特和缪拉两名一级上将负起这部分的任务时，“疾风之狼”抓了抓他那杂乱的蜂蜜色头发，对着拜耶尔蓝耸耸肩说道：

“唔，那么到底谁才是最可怜的任务执行者啊？”

“这可难说了。指挥毕典菲尔特提督的军务尚书也不会有多好过的。”

年轻的拜耶尔蓝并不是那种爱毁谤人的青年，然而在这个时候，他话语中却也饱含着酸味。不管怎么说，帝国军八名元帅和一级上将所组成的最高干部当中，留在新帝都费沙的就剩下米达麦亚、艾杰纳、梅克林格和克斯拉四个。刚好有一半的人集结在海尼森。姑且不谈军务尚书，米达麦亚深深期望着还能够再见到其他三人——缪拉、毕典菲尔特和瓦列他们。

I I I

宇宙历八零一年，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二月。历史形成了巨大的高速车轮纵断宇宙，看似要辗杀不幸从罡掉落下来的人们似的。

根据天生喜好做嘲讽性观察的历史学家的说法，各行星的自治能力从没有像自由行星同盟的施政结束，新银河帝国的新领土总督府被解体之后的这个时期一样受到考验。然而，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办法完全体认到这件事。人们只能在激流中拚命地挣扎以逃过溺死的命运。

如果要借有达斯提·亚典波罗的语气来说的话就是“为了好在明天就死，今天必须活下来。”在这样的状况下，海尼森的市民们的价值观理所当然会产生混乱，而他们几达疯狂的情况在那个月的下旬出现了。

伊谢尔伦军打败帝国军的情报冲破了帝国军的管制网，传到海尼森市民们的耳中，情况就像油田失火一般立刻蔓延开来，欢呼声在各地引爆起来。

“自由和民主共和政治和杨威利万岁！”

如果已逝去的人听到了这些话一定会紧闭着嘴巴耸耸肩吧？可是海尼森的市民们却是很真诚地发自内心的。杨威利在他那三分之一世纪不很长的生涯中所确立的“不败的名将”的事实，在他死后由传说一变而为神话，急速地产生了结晶作用，据推断，当时借“杨威利”之名成立的地下反抗组织至少也有四十个以上。由于这样的情况产生，从伊谢尔伦回廊撤退的瓦列提督为了避免和兴奋不已的市民们产生冲突，遂在干达乐巴星系停留，静待从费沙来的派遣部队的到来。

伊谢尔伦要塞已经从一时的胜利气氛中醒过来了。他们的境遇使得他们不能永远沉溺于局部的战斗结果当中。莱因哈特皇帝苍冰色的眼眸中一定已经燃烧着灼热的光芒射向伊谢尔伦了。

然而，伊谢尔伦一向的传统是在身处困境时依然能从鼻子中哼出快乐的歌。

卡琳，亦即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下士某一天被菲列特利加·G·杨叫住。

“卡琳，恭喜你了。我不是指战果，是指能生还这件事。”

“谢谢，菲列特利加小姐。”

道完了谢，卡琳观察着杨的未亡人的表情。这一年，菲列特利加二十七岁，刚好大卡琳十岁。她二十二岁时当上杨的副官，二十五岁时和杨结婚，二十六岁时和丈夫永别。光从表面的事实看来，她是一个不幸的未亡人。然而，卡琳却知道，同情她就是对她的一种侮辱。

卡琳之所以支持菲列特利加是希望能带给她幸福，而不是为了补偿她的不幸。

“不过，我十七岁的时候还只是个军官学校的低年级生，一心一意只在学习。没有跟你一样的实战经验，那时的我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啊，跟你比起来的话——”

我也还是个孩子啊！我自己很清楚。如果别人这么说我，我会很生气，可是，我自己比谁都清楚。”卡

琳的脸颊染上了红晕。她想，如果自己对别人也能像对菲列特利加一样坦率就好了。

在初到伊谢尔伦的时候，她从没有想过这种事。心境上的变化是因为成长呢？还是因为妥协呢？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另一方面，对菲列特利加不把丈夫的遗体葬于宇宙而一直收藏于冷冻密封舱一事，卡介伦夫人对丈夫说道：

“菲列特利加小姐是想把杨的遗体埋在海尼森哩。”

在自宅的起居间，她一面把小女儿放在丈夫的膝盖上，一面这样说。大女儿莎洛特·菲莉丝在图书室兼谈话室中安静地看着书。

“海尼森？”

她一定是在想，伊谢尔伦是杨生活、睡觉的地方，却不是他长眠的地方。这真是太牵强了。”

“这个嘛，她的心情我是了解，不过，要把杨埋葬在海尼森，这件事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谁都不晓得啊！”

“是吗？”

“喂，欧坦丝，你可不要再做什么预言了！”

卡介伦的声音穿上了防卫的胃胃。从过去的经验中，他对夫人的预言能力有着无比的警戒心。

“预言是什么？爸爸。”

“唔，预言嘛——”

旧同盟军最高级的军事官僚正不知如何向女儿说明时，妻子便开口这样教女儿。

“譬如像这样。当你长大后，你就对男人说，我知道‘那件事’哦！他们一定会被你吓一大跳的。这就是母亲的预言。”

“喂！你——喂！你——”

卡介伦这样向夫人抗议，但是，他的声音中却欠缺强制力。夫人带着能干的家庭经营者的表情走近椅子。

“今天的晚餐是起司加上大蒜面包和洋葱沙拉。你要啤酒还是葡萄酒？”

回答葡萄酒好之后，卡介伦家的户长把女儿抱在膝上陷入了沉思。夫人的一段话让他有了一些的感触。

伊谢尔伦确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要塞都市，但是，是不是适合维持孤

立而长久的政治体制呢？第一：人口构成的男女比率欠缺平衡，这是个事实。而既然伊谢尔伦位于联系帝国本土和旧同盟领土间的回廊中心，光这一点就让他们必须有高度的期待和警戒心了。就如杨威利生前说的一样，太过依赖伊谢尔伦一定会把共和政府和革命军的脖子陷在枷锁之中。尤里安要如何突破这个瓶颈呢？此时，一阵阵起司的香味弥漫在一时还不容易做出结论的卡介伦的鼻尖。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以镇压动乱的负责人的身份由费沙被派到海尼森。经由海尼森地下管道送出的这项情报抒情股寒风吹进了伊谢尔伦的送气管中。

“奥贝斯坦元帅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军官，擅于权谋。既然他来了，就不会以单纯的方式来解决事情。他到底会使用什么手段实在叫人费疑猜。”没有人反对先寇布的意见。

“帝国印玺，绝对零度的剃刀”是先寇布对奥贝斯坦的评语。当然，先寇布尚未和奥贝斯坦面对面接触过。然而——

“这让我想起，当我小时候在帝国和母亲在街上走的时候，因为觉察到迎面走来一个有着一双阴郁眼神的小鬼而让我不由得伸舌头惊叹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或许那个家伙就是奥贝斯坦哪！如果那个时候用石头砸他就好了！”

先寇布一只手上拿着威士忌酒杯说道，凯斯帕·林兹上校一边在手上的写生簿上画着东西，一边这样回道：

“是啊，或许对方有了相同的感想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因为呀，当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帝国的人了。”

原本希望成为画家的青年军官给了一个不成答案的答案。

而成长后的奥贝斯坦又对着伊谢尔伦一党投下了什么样的石头呢？单从战略上的必然性来思考的话，帝国军倒未必需要拘泥于确保住行星海尼森。他们可以把海尼森让给敌人之后，再以压倒性的战力夺回来就可以了。海尼森并不像伊谢尔伦是个强大的军事据点，而四周也没有什么危险的宇宙区域包围着。再加上伊谢尔伦革命军原本就没有充分的军事力量同时确保伊谢尔伦要塞和行星海尼森。

如果奥贝斯坦元帅想放弃海尼森的话，尤里安又该如何应对呢？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海尼森的住民们一定会狂喜不已而积极地呼叫伊谢尔伦革命军前来吧？如果伊谢尔伦应邀前去，或许就会在非据点的宇宙当中被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帝国军包围歼灭。但是，如果拒绝的话，海尼森就一定会永远处于帝国军的支配下。

尤里安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从地球带回来的，证明地球教和费沙之间关系的记录。

那是一个关系着把人类的历史倒推回去的想法的记录。看完该记录之后，没有一个人的表情是乐观而充满生气的。连先寇布、波布兰和亚典波罗都像是把刚刚喝下肚的毒酒吐出来似的表情。他们原本应该都有着钢铁制的神经和强化陶瓷的胃肠的。

尤里安自己对带回这样的情报一点喜欢的感觉都没有。虽然那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地球，潜入地球教团本部所获得的情报。但是，这个情报连杨威利的命都没有办法救回来，不是吗？知道这项情报难道就意味着伊谢尔

伦共和政府居于银河帝国之上吗？如果从战略上来看的话，伊谢尔伦应该要活用这个情报才对吧？可是，尤里安没有这个自信。如果杨威利还健在的话，一定会把那一片重要的讯息镶嵌进壮丽而绵密的战略构想的拼图中。

“尽管如此，地球上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牵绊住我的心。我觉得那里有的只是过去而不是未来。至少存在着未来的地方不是地球——”

尤里安这样对自己说着，关上了心门。一种微微的困惑攫住了他。人类的未来真的是在费沙吗？当然，那绝不是原来的费沙自治领地，而是新银河帝国首都的费沙。总之一句话，人类的未来是寄托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他的王朝吗？这是尤里安所无法理解的事情。即使只是迁都费沙一事，莱因哈特就已经是历史的创造者了。可是，如果时代因为一个冠绝古今的人就产生变革的话，那么，人民又算什么呢？难道人民只不过是英雄守护、拯救，一种无力无为的存在吗？尤里安不喜欢这种想法。就像杨威利不喜欢它一样。

对于费沙和地球教之间所拉起的阴谋之线，尤里安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件事的存在。

“要把这件事告诉莱因哈特皇帝吗？要求他给我们一个行星当作报偿吧。”

亚典波罗曾经这样开玩笑地说道。尤里安把这些话解释成一个玩笑，所以他也只是笑了笑，然而，仔细想想，“一个行星”不是蕴含着某种暗示吗？当然，莱因哈特是不可能以一个行星来交换一个这样的情报的。但是，既然政治，尤其是外交这种事具有交易性质存在，要求高傲的皇帝让步或通融，自己必须得要有相当的筹码在手中才行。而那不就是靠军事力量获得的一定的胜利吗？这是尤里安此时的想法。

尽管哪些——尤里安让自己的思绪奔驰着。尽管如此，那个不仅被八百年怨念所压迫着、同时还利用这个情结让自己的野心和才干明显化的男人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现在又在哪里呢？他是躲在哪个行星的地下深处等待着机会向帝国和皇帝伸出他那双阴谋之爪呢？或许在他的爪上还满布着毒液——不只是尤里安，在这个时期，帝国内务省和宪兵本部也都不知道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下落。

身为费沙最后的自治领主的他躲在广大宇宙中的某个房间中。他穿着西服躺在沙发上，额头上浮现着斗大的汗珠，这不是因为房间中的空调设备，而是他本身的健康问题。在桌旁是他的情妇多米妮克·尚·皮耶尔，她一手拿着威士忌酒杯看着鲁宾斯基。那是一种不像监察也不像观赏的眼神。

“没想到你是那么容易感伤的女人哪！”鲁宾斯基说的是多米妮克对那个叫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的人所抱持的好感。多米妮克为爱尔芙莉德和她所生的婴儿叫来了医生；为了使她和让她怀孕生子的男从会面，多米妮克用自己的商船把她送到行星海尼森去。

“那个女人现在在哪里？”

“某个地方吧！”

多米妮克冷淡地用手指头摩搓着杯子的边缘。澄澈的音波传送到鲁宾斯基的耳中。多米妮克改变了话题。

“我知道你为什么焦躁。你对自己的健康没有自信。所以呀，你让部分的物资流通和通讯产生混乱到底有什么效果呢？”

她是在嘲讽鲁宾斯基消掉费沙航路局的工作终归失败一事。

“有时候不一定要有王牌才能决胜负？今天就是时候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想——”

你真的显得很衰弱呢！你原不是会说出这种陈腐台词的人，现在表现力却这么贫乏。

以前你可以说出更有力的话的。”

在辛辣的语气中或许还含有些许片断的怜悯。到现在这种情况，鲁宾斯基和她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纷争不断地又绵密难分的关系。已经有多少年了？多米妮克试着去追溯记忆的丝线。当她遇见他时，两人都还年轻，野心比实力还大。他们没有回顾过去的余裕。鲁宾斯基只不过是费沙自治领主府的一个书记官，多米妮克只会唱歌和跳舞，但是两人却都想爬上社会的最上层。

鲁宾斯基突然而来的话声使她关上了回想的大门。

“你打算像出卖鲁伯特一样地出卖我吗？”

多米妮克轻轻地蹙起眉头看着情夫。她那清澈的视线视线在曾经与自己在身心两方面都结合在一起的男人身上游移着。结果，她所能确认的是横跨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而且在一瞬间扩大了裂痕的存在。

“鲁伯特是正面和敌人作战死的。而你又怎样呢？你想和莱因哈特正面作战吗？”

多米妮克问道。当然是对着站在裂痕对岸的男人残影问的。

“你死后，到底你面对莱因哈特时是作战的呢？还是提脚逃跑的呢？这些都是由他人决定的。而你对这些事一点抗议的余力都没有。”

对面的人没有回答。

## I V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三月二十日。

刚踏上行星海尼森的地表的那个时候，银河帝国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的脸上并没有浮现出足以显示他充满感慨的心理成分之表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军务尚书同行而踏上海尼森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他背后极尽忿恨地如此发泄着。

“死一点都不可怕。可是要扯上奥贝斯坦的话，那就抱歉了。如果我和他一起上天，我一定会把他从王尔古雷（译注）的车上扛下去。”

译注：王尔古雷（WALKURE）是天神奥丁的女武神，将战场上死去的英雄们带回奥丁的神殿。

幕僚欧根少将责备他声音太大了，橘色头发的猛将耸起了他的眼睛和眉毛。

“毕典菲尔特家代代有家训，那就是夸奖别人的时候声音要大，要说别人坏话时，声音更要大。我只是遵守家训而已。”

说完这些话，毕典菲尔特连续打了两个喷嚏。海尼森的季节像是倒退了三个礼拜之多，笼罩在一片寒气当中。

军务尚书漠然地听着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的恶意批评，接受民政长官艾尔斯亥玛的欢迎，走向已故的罗严塔尔元帅所使用的总督府。毕典菲尔特和缪拉各自在中央宇宙港附近的旅馆中设置了司令部，专心地做起舰队及兵员的配置工作，没有和军务尚书同行。和奥贝斯坦同行的只有军务省官房长官菲尔纳少将和秘书休鲁兹中校、护卫队长威斯法尔中校等数名人员而已。对于毕典菲尔特和缪拉没有和其同和一事，虽然他们都有正当的理由，

但是，他们没有排除万难以争取和军务尚书同行的积极意念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奥贝斯坦也没有刻意要求两位提督同行。他急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需要两位提督的作战指挥能力之类的事。他反倒是需要像还在狱中的海德里希·朗古之类的才能。

第二天三月二十一日，海尼森就出现了急速而激烈的变化。直属军务尚书的陆战部队出动，开始强行带走海尼森的“危险人物”。

以前担任同盟政府人力资源委员长一职的荷旺·路易，原为第一舰队的司令官的派特中将、曾任杨威利元帅司令部的参谋长要职的姆莱中将以及其他一共超过五千名的人员一举被收押。大凡曾在自由行星同盟担任重要公职的人都成了待罪之身，于是，这次的事件就被称为“奥贝斯坦大割草”。

听到这个消息的毕典菲尔特对缪拉问道：

“军务尚书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搞不懂，你懂吗？”

“不，我不懂。”

“依我的想法倒不如让那些所谓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尽情发表他们想说的话。反正他们的话连百分之一都实行不了。”

缪拉点点头，砂色的瞳孔中飘浮着深思的表情。

“如果把政治犯和思想犯关进牢里，收容一般的刑事犯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样一来反而会有破坏这个行星的治安之虞。”

缪拉和毕典菲尔特对于军务尚书以高压维持治安的手段都颇不以为然，但是他们既没有权限提出异议，再之，他们的任务在于攻陷伊谢尔伦，所以只有埋头于作战的准备工作。这段期间，在干达尔巴星系重编军队的瓦列一级上将也在获得许可之后到达了海尼森，帝国军的阵容于是达到了四万艘。补给体制也几乎完全整備妥当，在几天之中，征讨伊谢尔伦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因为这个缘故，到三月底为止，军务尚书和三个舰队司令官虽然在一个行星上，但是谁都没有空彼此会面，大家都各忙各的。而在四月一日上午，三个提督联袂拜访了军务尚书。

“我们有事请教。”毕典菲尔特大声地道出来意。奥贝斯坦因为在处理文件，让他们等了有四十分钟之久。

“说吧！毕典菲尔特提督。不过，请你简短的、理论性地提问题。”

等了漫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竟然得到这样的答案，毕典菲尔特不禁勃然大怒，但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控制了自己，咬牙切齿地挤出了声音。

“那么，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了。根据我军内外部所流传的谣言，军务尚书之所以收押大量的政治犯、思想犯，是要把他们当人质，强迫伊谢尔伦军投降。我不相信战力远超过对方的我军需要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但是，现在，我希望从军务尚书口中证实这件事。如何？”

奥贝斯坦很冷静。

“因为传言而受到他人批评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么，传闻不实了？”

“我没有这样说。”

“这么说，你是真的要拿人质的生命当盾牌，逼迫伊谢尔伦献城了？”

瓦列呻吟说道。他的脸色和毕典菲尔特完全不同，呈现出一阵青一阵白，保持沉默的缪拉也以情绪恶劣的表情凝视着奥贝斯坦。正待毕典菲尔特要再度开口的时候，军务尚书抢在他前头先说话了。

“这个时候，军事浪漫主义者的血腥梦想是无益的。我相信与其要伤害一百万个将兵的生命，不如把不到一万个的政治犯做为不流血献城的条件反倒来得有利些。”

毕典菲尔特可不这么认为。

“常胜不败的帝国军的名誉又怎么样？”

名誉？”

“就像伊谢尔伦。光是我的舰队就足以攻下它。更何况还是缪拉和瓦列。一共有四万艘舰艇。就算不用那种方式，我们也有百分之百的自信可以拿下伊谢尔伦！”

奥贝斯坦冷漠的语气几乎使毕典菲尔特要爆发了。像冬天寒冷的霜气般的视线从有名的义眼中射向三个提督。

“没有实绩者的夸大言词是不能拿来做为战略的基础的。现在已经不是光靠武力就可以解决事情的阶段了。”

“没有实绩！”

毕典菲尔特的脸像是反射着头发颜色般的鲜红。他无视于僚友的制止，往前迈出一大步。

“我们可是跟在莱因哈特皇帝的身边，来往于战场上，为陛下把每一个强敌都歼灭的军人啊！你凭什么说我们没什么实绩？”

“我很清楚你们的实绩。你们三个人合起来一共让杨威利一个人喝了几次胜利的美酒呢？不只是我，连敌军也——”奥

贝斯坦没有机会把话说完。

“畜牲！”

大声怒吼着的毕典菲尔特重重地踏在地板上，扑向军务尚书。在室内的人们只听到好几声叫声，眼前只见人影晃动。一级上将压在元帅身上，揪着他的衣领，这个前代前所未见的光景在数秒钟内就结束了。缪拉瓦列两人从背后架住毕典菲尔特勇壮的身躯，把他拖离奥贝斯坦的身体。军务尚书以如同机械上的金属般的平静态度站了起来，用一只手拂去附着在黑色和银色制服上的灰尘。

“缪拉提督。”

“是——？”

“毕典菲尔特提督在拘禁期间，黑色枪骑兵的指挥监督工作就交给你负责。可以吗？”

“是的，军务尚书。”

缪拉的声音中含着已经快要濒临临界的激动。

“下官是没问题，可是，黑色枪骑兵的官兵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司令官就只有毕典菲尔特提督一人。”

“这不像是缪拉提督该有的见识啊！黑色枪骑兵是帝国的一支部队。不是毕典菲尔特提督的私人部队。”

穷于反驳的缪拉又看着尚在气头上，不停地喘息着的毕典菲尔特和抓着他手腕的瓦列。

“军务尚书似乎很有自信，不过，以人质为盾牌要敌人献城的手段是不是已向皇帝报告过了呢？皇帝派我们率领舰队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不是很明显就是要跟敌人面对面作战吗？”

“皇帝的这种骄矜产生了让数百万个将兵在伊谢尔伦化成白骨的后

果。”

“——！”

“如果前年当杨威利逃离海尼森占据伊谢尔伦时就使用这个方法，就不用损失数百万条人命了。帝国军不是皇帝的个人部队。为了皇帝个人的自负而让官兵们毫无意义地牺牲，这是根据哪一条律法？这样一来，罗严克拉姆王朝跟高登巴姆王朝又有什么不同呢？”

当奥贝斯坦闭上嘴巴，室内笼罩在一片像铅一般沉重的沉默当中。一向以豪勇著称的提督们也被军务尚书痛责皇帝的言语给震慑住了，没有人提得出反驳，众只是站在那里动也不动。

官房长菲尔纳少将紧张地观察着这段叩人心弦的默剧，在胸中自言自语着。军务尚书的主张固然正确，但是，就因为太正确了才招来众人的憎恶。

奥贝斯坦的义眼中反射着站在眼前的三个提督的身影。

“我以皇帝代理人的身份指挥你们。这是敕令。如果有任何异议，你们应该去跟皇帝反应。”

这个立论完全正确，但是，如果有人要把它解释成狐假虎威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奥贝斯坦也无意在无益的议论上花费时间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刚才他还那么痛切地批评皇帝，现在却又借着皇帝之名来增强自己的立场。这种行为不是很卑鄙吗？不只是毕典菲尔特这么想，瓦列也有同感。连缪拉也无法完全释怀。然而，军务尚书把他们的想法都扼杀了。

“事情结束了。三位请退下。菲尔纳少将！”

于是，行星海尼森的状况便朝着尤里安等人想都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 第四章 流血通往和平

### I

莱因哈特是在四月四时时知道了在行星海尼森上，帝国军军务尚书和三名一级上将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很巧合的，这一天刚好是去年死去的杨威利元帅的三十四岁生日，当然，帝国并没有指定这一天为国定假日。莱因哈特本身则在三月十四日迎接二十五岁的生涯。皇帝的生日对帝国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庆典，军队中的官兵都获得了休假和慰劳金。因为考虑到皇帝的身体状况，所以，园游会中止办理，但是，皇帝的姐姐安妮罗杰仍然送来了画着蔷薇树、香罗兰和银杏的名画家的油彩画。这些植物都象征着夫妻之爱、爱情羁绊和长寿。可以说是安妮罗杰对弟弟和弟媳的一种祝福。

过完了生日，莱因哈特的健康看起来也恢复了的时候，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报告送回来。

在冬馆的寝室内，希尔德从覆有床盖的床上爬了起来，莱因哈特坐在床边。

“皇妃，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结果，这对男女之间谈论政战两方面的话题比甜蜜的私语要来得多。大本营和住家虽然是分开的，但是，这只是地理上的分隔，事实上，连冬馆的寝室也变成大本营的一部分了。

“我想先听听陛下的想法。”

“赋予奥贝斯坦权限的是朕。朕也有责任。可是，朕却没想到他会使出那种手段。”

莱因哈特当然有怒气，但是，被军务尚书强硬提出的问题性却稍稍冷却了年轻皇帝的怒气。被人当面质问自己是否为了满足个人的感情而让数百万人流血，连莱因哈特也不禁要为之心虚了。军务尚书不愧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这是否也是莱因哈特误用人事的几个例子外的又一个呢？希尔德微微有这样的想法。仔细想来，莱因哈特不应该不知道奥贝斯坦和毕典菲尔特的个性原本就合不来。依照莱因哈特的想法，既然是国事，大家就应该抑制私人的感情才对。

“可是，朕好象错了。奥贝斯坦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公职的责任为优先。而他的表现方法却常遭到他人的憎恶。”

奥贝斯坦是一贴重药，可以治愈患部，同时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希尔德想起这一段评语。说这句话的是米达麦亚元帅呢？还是已故的罗严塔尔元帅？

“要把军务尚书召回费沙吗？陛下？”

“唔，或许这样比较好。”

这种稍稍欠缺果断性的反应不像是莱因哈特该有的。希尔德了解年轻霸主的心思。对新婚而且在怀孕中的妻子的顾虑使得他犹豫了。

“陛下，您想自己到海尼森去吗？”

希尔德的洞察真是一发中的，莱因哈特不禁红了脸颊。

“什么事都瞒不过皇妃啊！你说的没错。或许只有朕能解决吧？可是，虽然朕亲自出马，但是并不是想洗刷拿人质逼敌人献城的不名誉名声——”

如果说莱因哈特的生存方式、思考方式是“军事浪漫主义”的结晶的话，没有染上这种色彩的军部高级官员大概只有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吧？在一个集团里面，存在着具有不同思考方法的人是必要的。否则这个集团就有化为一言堂或者妄信集团之虞了。奥贝斯坦的存在固然重要，但是，以希尔德的观点来看，她宁愿像杨威利那样的人物来担任这个职务。而现在，希尔德必须减轻莱因哈特所感受到的心理负担。

“如果不说献城而是交涉的话，事情会不会比较好处理一些？陛下。”“交涉？”

“嗯，陛下去年不是也想跟杨威利交涉吗？现在就让它实现如何？不要把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和他们的首脑们当成罪人而迎之以客礼的话，是不是可行呢？”

希尔德只是提出妥协性的提案，然而，对莱因哈特而言却是很容易接受的意见。先行交涉就可以释放政治犯，倘若交涉不成，再重新开启战端就可以了。由奥贝斯坦强行铺设的轨道应该由皇帝去把它修正过来吧？

“皇妃，朕从来没有喜欢过奥贝斯坦。然而，回顾以前，朕似乎常常采用他的进言。因为那个男人主张的论调常常正确的让人没有反驳余地。”

莱因哈特的说词在希尔德的脑海里结成了一个影像。一个只把正确的论调雕刻在永久冻土上的石板。即使知道其正确性，可是就没有人愿意去逼近它。或许在经过几世纪之后，后代的人们会客观地，从某方面来说也就是不负责任地给与一些称赞吧。

“那个男人或许在朕违背王朝的利益时会毫不犹豫地把我废掉呢！”

“陛下！”“

开玩笑啦！皇妃，你认真的表情好美啊！

”希尔德可不认为这完全是开玩笑。莱因哈特岂止不懂得开玩笑？他连客套话也不擅长说，这是到现在为止他也不想改变的事。

希尔德不得不为莱因哈特的健康感到忧虑。因为，连一个小小的生日游园会都为他的健康问题而停止举办了，何况数千光年的恒星间的航行？那一定不是莱因哈特，至少不是他肉体所能承受的负担。

以前，希尔德的堂弟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就对莱因哈特，应该说是对他一身所象征的优雅美感和华丽生命力的结合有着强烈的嫉妒。那造成了邱梅尔男爵自我毁灭的结果，然而，如果邱梅尔男爵现在还活着的话，年着常常发高烧而卧病在床的莱因哈特时他会怎么想呢？如果光是肉体方面的问题还好，如果莱因哈特的精神受到肉体衰弱的影响而减少了霸气和活力的话，一定会遭到死者的冷笑吧？事情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个青年的人生一定会失去不少光芒吧？希尔德害怕这样。如果把它拿来对莱因哈特将不再像是莱因哈特这件事的恐惧相比较的话，希尔德对长途放行的挂念根本不足论道。如果希尔德只是一个幕僚总监，相信莱因哈特会立刻率领着大舰队朝海尼森前去吧？希尔德是莱因哈特的妻子，她自觉到这件事本身就对年轻的霸主产生了一个约束力。

“请您出发吧！除非是陛下，否则没有人有办法抑制住军务尚书，也没有人有办法消除诸将对立。只希望您早日归来。”

“——对不起，皇妃。”

这句话看似没什么个性，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着不单纯的感情起伏和思绪交错。苍冰色的眼睛中闪着光芒，这正表示着莱因哈特的本性正在活动着。

“就由克斯拉负责留守好了。朕不在的时候可以请皇妃的父亲前来冬馆。”

“是，我就请父亲来。”

“父亲大人的继任都民得赶快决定才好。玛林道夫伯爵才五十几岁就想退休，如果朕过了人生的一半是不是也会这样想呢？”

希尔德难以想象莱因哈特成为老人的样子。但是，她以前也难以想象他会当一个父亲，而现在也快实现了。然而，众所周知，莱因哈特最后是当不成老人的。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健在的话——希尔德再次地对故人感到惋惜。代替皇帝莱因哈特坐上远征军总司令官的宝座，或者继玛林道夫之后坐上国务尚书的宝座，至少任何一个位置都会毫无异议地由他坐上去吧？说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没有建设性的思绪，但是，怀着身孕而不能和皇帝同行使得希尔德有这样的想法。诚实而贤明的红发青年即使在死后也让众人期望他的才干和器量相匹配的表现。

在皇妃的额上亲了一下之后，莱因哈特叫来了近侍艾密尔·齐列要他做外出的准备工作，然后前往大本营。他呼叫米达麦亚元帅，是为了再次告诉大家他要亲征海尼森的事。

坐在床边的希尔德不由得叹了一个小小的气。

她是一个结婚才两个月的新婚妻子，又是一个孕妇。而她的丈夫是宇宙中具有最高权力和名声，在容貌方面也找不到足以与之匹敌的优秀青年。在古代的童话中，这应该是“王子和公证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结局，

然而，今天，希尔德却成为一个待产的母亲，养育银河帝国的继任者，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她却必须管理着整个宫廷。

如果就算希尔德是个聪明的女人，但是并没有足以和她丈夫匹配的美貌的话，莱因哈特是不是仍然会被她所吸引呢？这个疑问虽然被提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莱因哈特在遇见希尔德以前虽然曾经有很多和宫廷内外的美女、佳人见面的机会，但是，他却连表示一点兴趣和关心都没有。

“她们的皮肤外表虽然是很美，但是头盖骨里面却都是奶油做成的。我不打算和蛋糕谈恋爱。”

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对密友兼心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说道。至少他是不曾被空有美貌的女性所魅惑的。而希尔德是以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卓绝见识让莱因哈特注意到她的存在的。对希尔德而言，这究竟是一个女性的幸或者不幸，令外人很难去判断。但是，如果说充实感是构成幸福的要素，那么，希尔德的内心是很幸福的。她和莱因哈特的精神介面离得并不远，和莱因哈特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而相异的部分也可以彼此理解和接受。

话再说回来，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是不是莱因哈特皇帝的忠臣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而奇怪的问题。

奥贝斯坦是一个适合担任军务尚书的难得人才，这是一个事实。即使是嫌恶他而避着他的人也不是不承认这一点。换句话说，尽管他有杰出的才干，却几乎没有人喜欢他。他自己本身似乎也不想让他人喜欢。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吧？至少他获得了军务省的官僚们全面性的尊敬和服从。军务省内部完全在规律和勤勉、清洁的支配下，巨大的机构内一点都没有狂乱和迟滞的现象，帝国的军事行政就是这样不断地运作着。另外，根据社会保险局的统计证实，军务省的职员患胃痛的人最多。

而这个奥贝斯坦把行星海尼森上的旧同盟的公职人员都以政治犯的身份加以收押，并且想以他们的生命逼迫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不流血献城。如果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和伊谢尔伦正面起冲突而进入战斗状态虽然也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也会丧失以百万为单位计算的人命吧？如果奥贝斯坦的计划付诸实行，至少帝国军的人命可以保住。许多的家庭可以不用失去丈夫或父亲。这应该是一件受大家欢迎的事情。

然而，为什么听到这件事的人想到的不是尊重人命，而是强烈的卑劣感、丑陋性？尽管奥贝斯坦本身是想用他不动摇的价值观为宇宙确立一个新的秩序。

新的秩序！

希尔德摇了摇头。正式结婚成为皇妃之后，她那金黄色的头发比单身时代长长了些。美少年般的容貌上多了一种圆融感，给人一种母性的感觉。可是，她的头脑中身为妻子的比例却多于母亲的比，而幕僚人员的比例又比妻子的比例来得多。

在宇宙中被莱因哈特主导着命运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希尔德或许也是其中之一吧？这和希尔德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走上人生之路的事实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从某方面来说，希尔德或许是莱因哈特在吹散高登巴姆王朝的冬云之后，在花园中开得最美的一朵花。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生前终究无缘与希尔德相见，但是，莱因哈特在霸业的出发点得到了吉尔菲艾斯，而在王业的终点有了希尔德。他的霸王

生涯可以说是由这两名杰出的辅佐人员所支撑的。而且，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对莱因哈特来说是一个极为自然的现象。

I I

在行星海尼森的首都街区一角，一头穿头黑色和银色华丽军服的猛兽朝着夜空发出了他愤怒的咆哮。被软禁在宿舍的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把“拘禁”这个阴郁的名词揉成一团丢到下水道去，他用着他所知道的所有词汇和丰富的肺活量不断地咒骂着他极为厌恶的军务尚书。在高墙之外，三个小队的士兵拿着枪警戒着，毕典菲尔特的恶言秽语精采绝伦，甚至要几个士兵才能计算得出来。

当然，海尼森的市民也报导管制的漏洞得知了这件事。在某个旅馆的房间里，一个男人评论着事态。

“真是奇妙啊！这种事情大概连伟大的杨威利也料想不到吧？”

未把身份为费沙独立商人的自尊心当成宝物捧在手上的波利斯·高尼夫的部下马利涅斯克，一边摸着日渐稀疏的头发一边回答道：

“不管怎么说，帝国军内部产生对立对伊谢尔伦来说是一个有利的状况，不是吗？”

“哎，是不是真的能顺利进行呢？如果军务尚书退下来的话就好了，可是，似乎不太可能。而且瓦列提督和缪拉提督都是一板一眼的人，他们一定会尽力防止事情扩大的。”

波利斯·高尼夫的观察是正确的。如果这个时候缪拉和瓦列不在海尼森的话，帝国军的秩序一定会崩溃的。

如果“黑色枪骑兵”暴动，和军务尚书的直属部队产生冲突的话，结局很容易可以想象得到。虽然原本的任务不是陆战，但是，以“黑色枪骑兵”的勇猛和强悍来看，军务尚书的直属部队根本不可能敌得过。这跟数量没什么关系。黑色枪骑兵一定会尽全力救出他们的司令官。

然而，这么一来，毕典菲尔特和他的幕僚们就会因为妨碍皇帝的代理人军务尚书的工作导致无法挽回的地步。去年在罗严塔尔元帅的叛逆事件中，就因为发生这种状况而带来巨大的不幸。不愉快而令人伤痛的记忆对缪拉和瓦列而言将是胸口永不可能抹灭的烙印。

必须想办法把毕典菲尔特和黑色枪骑兵从僵局中解救出来。姑且不论温和的缪拉，厚重质朴的瓦列在这之前和毕典菲尔特未必有什么深交，但是，他却也尽全力解救毕典菲尔特，防止帝国军彼此之间的冲突。如果瓦列和毕典菲尔特的立场倒过来的话，一定会出现这样的评语吧？

“毕典菲尔特提督并不是不想拯救瓦列提督。他只是不喜欢军务尚书而已”。

这是平日人缘的差别所在。但是，黑色枪骑兵的勇者们对他们勇猛而狂热的司令官极为推崇。所以，对军务尚书的憎恶的反感只有扩大一途了。从旧海伦法特舰队转过来的将兵的心情虽然有些复杂，但是，至少没有人想把奥贝斯坦元帅当成同志。

“黑色枪骑兵”舰队的副司令官哈尔巴休泰德上将，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要求面见军务尚书，然而都被冷然地拒绝了。和被软禁的毕典菲尔特会面的要求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欧根少校要求缪拉、瓦列两位一级上将帮忙。缪拉和瓦列原本就有意要帮忙，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该采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每次要求面见军务尚书

时，官房长菲尔纳少将总是毕恭毕敬地重覆一句话“不能见”。

“不要被激怒了。跟皇帝及米达麦亚元帅联络之后，他们一定会有妥善的处理的，你们要好好控制部下，不要让他们有莽撞的行为出现。”

“下官们当竭尽全力。但是，我等能力不及之处还需两位长官鼎力相助，请务必大力帮忙。”

欧根少将退出之后，瓦列对着缪拉苦笑道。

“这些部下可真是比毕典菲尔特好多了啊！上级虽然无谋，看来却培育出了优秀的部下呢！”

然而，阶级一提高，司令官的人格影响力似乎也跟着增加了。在欧根离去之际，哈尔巴休泰德上将出现在瓦列面前，他是来发泄对军务尚书的余怒的。

“如果毕典菲尔特司令官受到不当的处置，下官实在无法安抚士兵并且说服他们接受事实。关于这一点，请上级能体谅。”

“小心你的用词，哈尔巴休泰德上将。你是在威胁我们吗？或者你是希望像去年一样再出现皇帝陛下的将兵起内哄的情况？”

瓦列的声音极为严厉，哈尔巴休泰德重整了姿势，对自己的失礼谢了罪。如果瓦列也弃他们不管，毕典菲尔特和黑色枪骑兵就再也没有明天了。瓦列本身在奥贝斯坦那面冰壁前似乎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虽然是这样，但是，瓦列也不能就这样丢着不管。

当提督们费心地解决事情时，蟠踞在帝国军内部的反感和敌视的火种被加热到极点，最后终于有部分的地方起火了。

四月六日，奥贝斯坦直接指挥的宪兵队和黑色枪骑兵的士兵起了冲突。这就是所谓的“丹亭街骚乱事件”。

双方各执一词，据说是黑色枪骑兵的年轻军官们违背了军务尚书的禁令从丹亭街的酒馆出来时被宪兵发现了。宪兵原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放过了，但是，之所以让他们强力取缔的理由或许就在于那些军官们还带着女人，而且又在空酒瓶上写了军务尚书的姓名放在地上踢。诘问的结果招来了反驳，才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演变成一场械斗了。双方从一个分队规模的乱斗演变到一个连队规模则花了三十分钟。在这段时间内，造成了超过一百名人员的轻重伤。最后双方都拿出了枪，街道上开始筑起了街垒。

这个骚动立刻传到了对两个阵营极为敏感的瓦列和缪拉两位一级上将的耳里，他们匆忙地筹划对策。

“真是笨啊！竟然变成街头战了。这样一来，不仅被帝国军其他的部队讪笑，也成了海尼森市民和共和主义者们的取笑对象了。”

缪拉自己开着地上车赶往奥贝斯坦元帅的办公室，瓦列则让部下开着装甲地上车跑向丹亭街。然后把装甲车停在十字路口的中央。他的右手边是黑色枪骑兵，左手边是军务尚书的部队，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枪。

这个时候，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就坐在装甲地上车的炮塔上，把气爆枪放在膝盖上，锐利的眼光向左右方扫射，两阵营一有激发的情况出现，他就无言地将之压抑下来。畏于他的雄姿，两部队都不敢开枪。

当瓦列的刚气压住一触即发的空气的时候，缪拉正要求面见军务尚书。在开出只要十分钟的条件下，他终于达到了见军务尚书的目的。他对军务尚书说明了事情的概况，要求军务尚书尽力避开危机。

“至少也该解除毕典菲尔特提督的软禁吧？黑色枪骑兵挂虑司令官的安

危，已经无法平静下来了。希望您能先让他们稳定下来。”

“我是根据敕令和法规来限制他的行动。如果黑色枪骑兵暴动的话，就等于对帝权的叛逆行为。没有必要对这种行为采用妥协或让步。”

“您说得没错，可是军务尚书，彼此合作以防止暴动产生也是皇帝的臣僚的义务吧？毕典菲尔特提督失礼是事实，下官愿意说服他谢罪。下官能不能有这个机会？”

——就像台风眼象征着暂时的晴朗天气一样，在海尼森造成混乱的主要人物待在平稳无事的环境当中，而且一点感谢的心意都没有。毕典菲尔特对着送食物来的卫兵问道：

“喂，你们所尊敬的军务尚书阁下还活着吗？”

“还健在。”

“是吗？真是奇怪了。昨天晚上我一直在诅咒，难道奥贝斯坦那条毒蛇也不怕咒语吗？”

卫兵满脸困惑的表情，把食物放着就退下了。毕典菲尔特把送来的食物都吃光了，连咖啡都喝光了。日后当被人问起不怕被毒杀了吗？他这样回答：

“毒这类的东西是有免疫性的。因为我和奥贝斯坦这家伙已经认识好几年了。”

在他吃饱饭后约半个小时，客人来了。就是比毕典菲尔特小三岁的僚友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

“哟！来得正好，缪拉提督。有没有帮我带来打奥贝斯坦的棍棒啊？”

“很遗憾——”

缪拉只有苦笑。不只棍棒，连武器都不准携带进来。倒不如说，能被允许进到室内来就已经是出人意外的宽容了。本来就不是抱着感谢心情的，然而，缪拉不得不对军务尚书的真意抱着怀疑的态度。他甚至想到，军务尚书是不是故意让他和毕典菲尔特见面，然后再以这个理由科以通谋之罪？奥贝斯坦他那为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形象，使得连缪拉这么公正的人物也不得不在内心张起防御之网。在室内有被窃听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对方应该还不会采取这种姑息手段的人。

“喂，可能会被窃听哦！我现在是怎么样都无所谓了，但是，你得小心点啊！免得日后成为他人手上的把柄。”

毕典菲尔特大声地叫着，微微地笑了笑。究竟是豪迈或是没神经呢？是对僚友的担心呢？或是其他的缘故呢？实在是难以判断出来的。收起了笑容，毕典菲尔特又开口说道：

“我承认奥贝斯坦是没有私心的。要承认这一点也无所谓。可是，我讨厌他知道自己没有私心而把它当成最大的武器。我咽不下的就是这一点！”

缪拉承认毕典菲尔特的主张有其道理。可是，这样不能使事态有任何良性的进展。

“毕典菲尔特提督，你被军务尚书抓起来毕竟是事实，是否愿意向他赔罪，以求脱身？”

缪拉把高墙外发生的风波做了大致的说明，然后这样劝他。然而，毕典菲尔特只是交抱着双手，看着别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摸着下巴，说了些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事。

“我是这么想的，缪拉提督。军务尚书把政治犯的生命当作盾牌，想把

伊谢尔伦的首脑部门叫到海尼森来。可是，伊谢尔伦那些人是不是能活着踏上海尼森的土地呢？”

“怎么说？”

“缪拉提督，你应该晓得。我怕的不是地球教徒。姑且不谈他们，或许军务尚书自己就会在半路上把伊谢尔伦的首脑们谋杀掉。”缪拉虽然嘴上不经心地应着，内心却像一道冷风吹过似的起了一阵寒颤。不过，既然身为军务尚书，他大可不用谋杀的手段，而以大道之罪在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地把伊谢尔伦的首脑部门都处以极刑的。

“毕典菲尔特提督，我竟然不知道你这么担心伊谢尔伦的首脑人员们的命运啊！”

缪拉稍稍把话题带入玩笑的范围，只见那个猛将耸了耸他那宽阔的肩膀。

“我并没什么特别担心伊谢尔伦那些家伙的安危，只是不想让奥贝斯坦那条毒蛇在我眼前高歌罢了。最重要的，如果不让我亲手粉碎伊谢尔伦，我绝不不甘心。”毕

典菲尔特的军靴踢着墙壁。一瞬间之后，橘色的头发的猛将微微地蹙起了眉毛，但是，他也不把痛苦表现出来，只是若无其事地摇了摇脚。缪拉装做没看见，试着去说服他。

“我不是不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和军务尚书继续对立的话，会让皇帝为难的。皇帝这阵子经常卧病在床，皇妃又快要生产了。做臣子的应该小心处理自己的情绪吧？”

一提起莱因哈特，毕典菲尔特也不得不收敛了些。

“我知道了。我也不能让你们这样为我烦恼。总之，只要想成对着皇帝的影子低头就没事。我就是因为把奥贝斯坦当成一个人所以才生气的。你也有同感吧？”

缪拉不知该如何回答。

### I I I

险恶的气氛像露水一样紧贴在室内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到底是环境让人显得阴湿呢？还是相反的作用呢？要正确地判断实在很难，不过在这个时候，不管哪一种说法大概都颇具说服力吧？在宇宙的一角。就是反对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想建设起来的秩序的人们聚集之处。他们不像伊谢尔伦那些人一样公然地反对，也没有非难帝国的专制政治。他们的理念和价值观老旧而狭隘，为多数的人类所否定，而且有更多数的人无视他们的存在。可是，这样也不能否定极少数派主观的真挚感受。

这是地球教现在的根据地。包括居下位的主教在内的几十个信徒涌进了几年来成功地完成了几项阴谋，看似掌握了实权的大主教德·维利的办公室。他们是为请愿而来，不过，这时状况也有些近似谈判。

“总大主教到底在哪里？我们想见总大主教。”

他们的声音和表情隐含着深沉的执拗。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要求和总大主教见面。每次他们来请愿时，德·维利就以总大主教在冥想或者正在休息等各式各样的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

“不安和疑惑正在忠实的信徒之间扩散开来。地球总部已经被帝国军破坏了，所以，总大主教也该在信徒面前现身了。”

这种情绪反应就像三餐一样，所以，德·维利脸上的细胞并没有受到

任何刺激。隐含着战栗的声音对着面无表情的大主教说道：“

只要让大家见一次面，信徒们就可以安心了。为什么总是拒绝接见我们呢？以前不是连着几天对信徒讲述信念吗？”

对德·维利的不信任和疑惑使得他的耳膜感到一阵冰冷，年轻能干的大主教恶狠狠地反应。

“最近有人散播流言说总大主教已经去世了，你们是不是也受这种流言的影响呢？”

“岂有此理！信徒们只是希望见见总大主教而已。”

“是吗？那么——”

德·维利的左右手巧妙地挥着看不见的威严和胁迫之短剑，把请愿者逼到墙角。

“现在，莱因哈特皇帝已经结婚了，成为皇妃的玛林道夫伯爵家的女儿也怀孕了。或许在六月她就会生出个继承帝位的男孩子。或许这关系着宇宙的命运。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你们竟然结党前来意图扰乱总大主教的心神，你们用意何在？”请

愿者们并不因此而退缩。

“就是因为是重要的时期，所以我们当然想要拜见总大主教圣颜，聆听他的指示和教诲。总大主教并不是一部分高职位圣职者的私有物。他应该是一个把教理和慈悲平分给我们信徒的高贵的人。不管是大主教或者平凡的信徒，只要是信徒应该都是平等的。”

狂信者集团中竟有人根据民主主义原理提出主张，德·维利不禁觉得好笑。当他把冷笑藏在皮肤之下，正待开口说话的时候，请愿者的表情突然扩散着惊愕和感动的波纹。仿佛被一只不可视的巨大手掌压住一般，他们屈膝跪了下来，看见这个景象，德·维利也跪了下来。他觉得颈子似乎抵着一把冰冷的刀刃。请愿者们敬畏和服从的对象就站在微暗当中。一个全身裹着黑色连头巾衣衫的影子般的人物。

“总大主教猊下！”

“舍弃地球的人们都将灭亡。没有生物可以在自绝根源之后还能继续生存下去的。”

仿佛念着脚本般的声音继续说着。

“德·维利是我的心腹。听他的指挥，帮助他成功是你们的责任。这样，地球恢复光荣的日子也就近了。”

信徒们一起跪拜。

这个时候，德·维利虽然也跪在地下低着头，然而，他的心理却有一种异样感。那是一种融合了违和感和孤独感，再加入了几毫升的怒气和嘲弄之后加热而成的成品。日后也证实了德·维利和地球教的信仰原理之间没有任何友好的关系存在。德·维利是一个具有世俗野心和筹划阴谋能力的人，如果去掉对自己能力的过度信赖的话，他一点都没有一个狂信者的资质存在。他和优布·特留尼西特、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是属于同一种领域的种族。就像特留尼西特利用民主共和政治的机构、鲁宾斯基利用费沙的经济营运系统一样，德·维利用地球教的教团组织以推动自己的野心。就因此如此，一般人倒反而容易了解他的野心，至于好恶的念头就另当别论了。结果，在达成野心之后，他又怎样地让野心和历史的意义整合呢？这就是一个给历史学家们研究的未完成的课题了。

关于在行星海尼森发生的“奥贝斯坦大割草”之事，伊谢尔伦所得到的情报既快捷又丰富。帝国军并没有封锁这个事件的情报。其意图是很明显的，帝国军想让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和革命军因为知道了事实而产生动摇。或许也有意让伊谢尔伦内部因为献不献城的问题而致分歧吧？帝国军正确来说应该说是军务尚书所建立的施工到目前为止都正常执行着。伊谢尔伦整个沸腾了起来，包括菲列特利加·G·杨和尤里安·敏兹在内的政府和军部的代表们并坐在会议室中协商对策。话是这么说，但是，在最初的三十分钟里，对奥贝斯坦元帅的精采谩骂占了百分之百的记录篇幅。

然而，在通过激愤之门后，出现在眼前的就是深度的苦恼之门了。奥贝斯坦所提出的问题不是以一句“卑劣”就可以全面否定了的。

银河帝国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是一个有能力而且严格的军官，也可以说是一个冷酷无比的策谋家。对尤里安等旧自由行星同盟的人们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个不屑一顾的人物。而现在这个人抛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堂堂正正地作战而让一百万人血流成河和以最低限度的牺牲来达成和平和统一的工作，哪一件事对历史比较有贡献？”

面对这个问题，尤里安所受的冲击并不小。当然，出题者那一方具备了太过明确的价值观。而尤里安是不是非常得去抵抗呢？

“真是没用的家伙啊，尤里安。”

华尔特·冯·先寇布丢过来的混合着嘲讽和抚慰的声音。

“这种情形下，恶名昭彰的是银河帝国，尤其是实行此策略的奥贝斯坦元帅和承认这个作法的莱因哈特皇帝，不会是你。”

“我知道。可是我无法明白。如果我们对那些被囚禁在海尼森的人们视而不见的话——”

气氛一定会恶化的吧？尤里安这样想。先寇布再度发表他的意见，这次他的声音中几乎都是嘲讽的成分。

“可是，被专制君主以政治犯、思想犯囚禁起来，这对民主共和主义者来说不是正中下怀吗？尤其是那些在自由行星同盟中位居高官，以民主共和政治的大义对市民和士兵们鼓吹圣战的那些人？”

事实上，在一瞬间破案和先寇布有一样的想法。可是，在看到波利斯·高尼夫所送来的囚犯名单的时候，他实在没办法再保持平静了。

“可是，在政治犯的名单中有姆莱中将的名字啊！我们能见死不救吗？”这一句话震撼着会议室的空气。伊谢尔伦年轻的幕僚们受到一阵新的惊吓，重新看了看名单。

“什么？那个爱唠叨的人？帝国军那些家伙可真有勇气啊！”

“我还以为在整个宇宙中没有人能胜过那个微微显得唠叨的老先生呢！不愧是银河帝国的军务尚书，还是比伊谢尔伦的参谋长技高一筹。”“

不管是抓人的或是被抓的，我都不想去接近。就把它当成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吧？”

议论朝着奇妙的方向推进。

“如果帮了他，或许可以算是施恩于他哪！”

尤里安是带着开玩笑的语气说这些话的，但是，亚典波罗和波布兰脸上的表情却含着介于16%到72%之间的认真。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司令官。”

被先寇布一问，尤里安摇了摇他亚麻色的头发。这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解答出来的问题。如果从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来说的话，只因为性命受到威胁的是少数人就视而不见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因为要救这些人而丧失宇宙中唯一残存的民主共和政治的根据地吗？难道非得放弃战斗而对帝国军投降吗？瞥了一眼沉思的年轻人，“蔷薇骑士”第十三代连队长喃喃自语着。

“关于这件事，最有利的同伴或许就在费沙。”

先寇布没有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可是，尤里安立刻就明白了。他指的是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如果他真是一个无人可比的骄傲皇帝的話，一定会对以人质逼迫献城的手段感到不满吧？就因为莱因哈特的这种矜持才坚定了伊谢尔伦和市民共和政治的理念。如果是这样，或许和莱因哈特皇帝之间直接交涉要来得有利些。但是，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又该让谁作为中间人呢？根据波利斯·高尼夫的情报，和奥贝斯坦元帅同行的提督是缪拉和毕典菲尔特。尤里安和缪拉曾有过一面之缘。去年六月，把杨威利的讣闻带回银河帝国，并以莱因哈特皇帝的吊问使者身分到伊谢尔伦拜访的人就是他。是不是可以托以他的好意或善意呢？

即使他个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但是，身为帝国的高级官员，他应该是以国家政策为优先的吧？如果一厢情愿地委请他当中间人，是不是反造成缪拉的立场恶化的结果呢？尤里安的思绪呈螺旋起伏。就算最后必须透过缪拉和莱因哈特接触，皇帝是不是就真的是正确的终点呢？当自由行星同盟瓦解的时候，当时尚未即位，号为罗严克拉姆公爵的莱因哈特并没有以战犯追究杨威利和比克古元帅的罪名。莱因哈特确实以高度的礼节对待敌手。如果他仍然抱持着这种态度，或许还有很大的希望。

可是，期望皇帝的矜持和请求宽容和慈悲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个疑问使得尤里安迟迟下不了决定。伊谢尔伦受不了对奥贝斯坦屈膝，那么，对莱因哈特皇帝低头就好吗？这么做，就有伤微小的自尊之虞，对解决事情似乎也只有短暂的效果。

只因为不想把功劳归给奥贝斯坦所以才想把功劳归给皇帝。如此一来，即使能获得小小的胜利的快感，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屈服于帝国了。如果忘了这一点而陷入奇妙的错觉，最后就只有出现欢欢喜喜地臣服于皇帝的异样结局了。

或者，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连这一点都计算在内才定了“大割草”这项计谋？果真这样的话，那么事情就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了。尤里安痛切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如果是杨提督，他会怎么做？他会如何应付奥贝斯坦元帅辛辣的策略呢？杨威利不是超人，当然很多事情不是他所能解决的。

尤里安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对于自己能力不足之不满似乎使得他对杨有过高的评价。这种精神倾向防止尤里安过度信赖自己的力量，但或许也同时限制了他本来所具有的才能方面的可能性。才刚刚十九岁的尤里安无法充分以自制力控制自己。但是，他也自觉到了这些，而经常以师为镜好让自己不致扭曲了基本角度，这一点受到了非凡的评价。

人的生涯和因此而累积起来的无人类的历史把二律背反的螺旋伸向永远的过去和未来。

历史上是如何评价、定位和平的？这是一个无限延伸的、永远的螺旋。

不用奥贝斯坦元帅那样的手段，和平和统一、秩序就无法确立吗？这种结论令尤里安难以忍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莱因哈特皇帝和杨威利又何必不断地流血作战呢？尤其是杨威利，他厌恶战争，不断地自问流血是不是可以把历史朝建设性的方向推进，然而却又不得不不断地玷污自己的双手。奥贝斯坦的作法是不是就能克服杨的苦恼和怀疑呢？应该不能。

不会有这种事的。尤里安不能认同这种事。

如果最卑劣的手段可以最有效地减少流血量的话，人又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地寻求正道？奥贝斯坦的策谋就算成功了，人们，至少旧同盟的市民也不会谅解的。

不会谅解的。这的确是个问题。假如奥贝斯坦元帅的策谋成功了，而共和主义无法以独立的势力继续生存下去时，宇宙中又将剩下什么呢？和平和统一？表面上或许是，但是，底层却只是无限的憎恶的怨恨。而这种情绪就像火山脉一样，在岩盘的压力下呻吟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爆发，熔岩什么时候要把大地烧尽？岩盘的压力越大，喷火所造成的灾祸也应该就越大。为了不让这种结果发生，奥贝斯坦的策谋就非得排除不可。

尤里安天真吗？或许吧。可是，尤里安没有办法去忍受奥贝斯坦那种人的尖锐。

这个时候，尤里安的思考方向或许稍稍朝着危险的一方倾斜了。他应该考虑的不是伦理上的优劣，而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政治技术来对抗奥贝斯坦的策谋才对。

——四月十日，消息传进了伊谢尔伦。

那是来自银河帝国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的正式宣告。宣告的内容是，如果想要让被囚禁在行星海尼森的五千多名政治犯、思想犯获得释放，伊谢尔伦政府及革命军的代表人物就要前往海尼森。

## 第五章 迷惑的行星

### I

“在伴随着昂扬感的紧张中，偶尔还混杂着些许恐惧和乐观。或许我们的精神状态就像等着初次演出的舞台演员一样。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舞台是很严苛的。一旦退场，就没有再度登场的余地，剧本家导演就会隐藏起身影，不再回答演员的疑问。然而，无可救药的精神状态仍然把我们诱向舞台。说得更准确一点，我们和悲观主义之间的建立不了友情的。结果，就因为我们心甘情愿地加入民主共和政治，所以一直深信这个女人虽然素着一张脸，只要把脸洗净再加以高明的化妆就会是个绝世的美女。原因是在这五十年漫长的岁月当中，跟在她身边的男人总是没志气地着眼于他的缺点而已——”这是达斯提·亚典波罗所著的“革命战争的回忆”中的一节。

以银河帝国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具名发出来的命令招来了伊谢尔伦的幕僚们的愤怒和嘲弄。可是，他们也不能因此就加以拒绝。他们必须接受，至少看起来要像是接受的样子。

在幕僚们劝菲列特利加·G·杨留下来时，她微微笑着回答道：

“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因为身为女性就获得免责权，这并非我的

本意。既然我是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主席，如果我不前往海尼森，军务尚书不是会答应的。”

没有人提出反驳。一方面是菲列特利加的主张是对的，另一方面，在座的人都知道，一旦她决定的事，任何人、事都没有办法改变她的心意。

卡介伦提出了其他的问题。

“有杨威利的例子在，我们不得不小心。万一我们前往海尼森或费沙时受到暴力主义者的袭击的话该怎么办？尤里安。”

“我想这次可以要求帝国军派出护卫舰队。在我们离开回廊时，先把这个要求传到海尼森去。”

亚典波罗扬起了眉头。

“向帝国请求护卫？把我们的命运委交给奥贝斯坦元帅？”

“又不是所有的帝国军的人身上都标有奥贝斯坦的字样。”

尤里安带着苦笑回答。亚典波罗在一瞬间想象着把帝国军的所胡官兵的脸都嵌上奥贝斯坦的相片的景象，用一只手按着腹部。

“对了，缪拉提督或许可以信赖。也许会给对方造成麻烦，不过，在这个时候总比抓着一根稻草来得有用吧。”

先寇布正确地洞察了尤里安的构想便这样说道，然后把威士忌倒进自己的杯子里。藉着老练的手腕把这个类似不恭敬的行为化于无形而不招惹任何人反感，这是今年已三十七岁的旧帝国人的特技。

“这一次只要将官级的人去就可以了。你们校官级的就乖乖地留在这里吧！”

对先寇布的话发出不满的声音的是奥利比·波布兰、凯斯帕·林兹、施恩·路路等少壮派的校官。

“不行！这是一个大叫‘皇帝，去死吧！’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要分到入场券。”

“我不是说只有将官级才有才能和人望。不，至少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在将官和校官之间划出差异。”

前往海尼森，可以生还的比率只有50%而已。或许会立刻被逮捕处以极刑。

然而，他们却拚了命要同行。愉快地看着亚典波罗所形容的“无可救药的精神状态”，先寇布再度开口。

“我并不是一意只求让自己的愿望得以达成的人。因为将官当中，卡介伦中将也要留下来。”

如果没有卡介伦，留守部队的统率和管理是很困难的。就算对帝国军不流血献城，也必须要有能有条理的处理大小事宜的负责人。再加上卡介伦有妻有女，这是大家熟知的事。

“只有单身者参加的快乐派对是不准有家眷的人插一脚的。”

先寇布笑着把威士忌酒不高举至与眼睛齐平，寻求反对卡介伦留守的人。当然是没有人说话了。

“那么，就尊重多数人的决定。这是最民主的方法，你就留下来吧？真是恭喜！”

卡介伦原本要抗议的，最后还是沉默了。他知道自己的存在意义，再之，他是座中年纪最长的一员，他有义务要做个服从决议的模范。

没有必要做模式的年轻人中的一个昂然地做了以下的发言。

“如果被别人说我趋吉避凶，饥不择食地朝一个丑女人下手的话，奥立比·波布兰的一生英名就毁了。我一定要跟去！”

尤里安觉得这真是一段属于波布兰式的发言。亚典波罗则认为危险的是波布兰本身。只要保持沉默就好，话太多只是显出自己太不成熟了，这是先寇布在内心的评语。此外，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提督接受了尤里安的恳求，留在伊谢尔伦负责舰队指挥的工作。

把伊谢尔伦的指导者们分成出发组和留守组是安全保障上的必要措施。如果所有的人员都在一瞬间被抹杀掉的话，民主共和政治的灯火就熄灭了。达斯提·亚典波罗提出了这个说明，让除了波布兰以外的留守组接受了事实。说起来，他和尤里安的交情是继杨的卡介伦之后，也算相当漫长了。

尤里安回想起认识亚典波罗是在他成为杨家的成员之后的第一个初夏时，他们利用休假在行星海尼森的高原地带停留一个礼拜的事。尤里安把国民旅馆的欧纳夫人为他们准备的餐点放进篮子里，在初夏微风吹指着光粒子的绿色山丘的一角散步。接近正午时，杨坐在大树下看着书。在尤里安的记忆中，那是一本布鲁斯·阿休比元帅的名辅佐官罗萨斯提督的回忆录。尤里安在立刻就沉浸在书本中的年轻保护者身旁铺起了餐巾，把三明治和烤鸡并排着，这时候他看到了把上衣披在肩上，从山坡上缓缓而来的青年。那是尤里安和达斯提·亚典波罗第一次的见面。本来他应该是和杨他们同行的，介理因为有突发事件，结果就晚来了一天。打完了招呼，他向前辈报告。

“这次的人事我升为少校了。”

“那可真是好消息。”

“是好消息？杨学长是上校，我是少校，将来的同盟军就会因为这样朝着地狱的方向全速前进了。”坐在尤里安身旁的亚典波罗一点也不客气，抓起了烤鸡就往嘴巴送。

“老实说，我一直以为拉普学长应该会比杨学长先出头的。没想到我现在竟然跟拉普学长并列，真是奇妙啊！”

“如果罗贝尔不因病疗养，现在应该已经被称为阁下了。他还好吗？”

“爱德华小姐说只需要时间来疗养了。”

“——啊，那就好。”

现在尤里安已经知道那段极小的时差有什么意义了。虽然当时他实在无法想象和推测。

突然间，尤里安全身颤栗了起来，他环视着集中在会议室里的同志们。他不想日后对人有什么回忆。他只想跟他们一起回忆。杨威利、比克古元帅及其他许多人都已经存在于回忆中了。

所有的人物和事相对存在于过去的阴暗中。或许尤里安的皮肤感觉就像感受着气温和风向的变化一样在感受着历史的转换。以前，尤里安穿着一件名叫杨威利的外套，护着他远离激烈而严苛的变化。那是一件魔法外套，教导尤里安如何置身于历史的，或者政治的、军事的状况中。可是，他已经永远失去了那件外套，尤里安必须让自己的身体去随强风和烈日的洗礼。不仅如此，现在他还背负着成为其他人的外套的义务。

I I

在错综、迷惑来往于银河系的这个时期，究竟有没有人能够把握住整体的事态，正确地判断状况以预见未来呢？

“如果杨威利还健在的话，或许他可以做得好。”

尤里安·敏兹和达斯提·亚典波罗回顾着，这是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议题，然而，毕竟只是个假定。事实上，最接近“全知”，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更能够正确判断的人应该是银河帝国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吗？但是，这个人完全不理睬情报公开这回事，连瓦列和缪拉这样的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也被排除在军务尚书的情报中枢之外。

在罗严克拉姆王朝几乎统一整个宇宙之后，堪称为莱因哈特之敌的只有三个：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和地球教团的残党，以及费沙的旧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一党。军务尚书似乎把完全扫灭这三者，使王朝安定的重责大任当成是自己的责任一样。在奥贝斯坦眼中，即使是历史上最大的霸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也称不上是完全理想的君主。或许他更希望能把比较年幼的君主教育成理想的君主。看透这一点的莱因哈特也曾半开玩笑地告诉皇妃希尔德自己被废的可能性。

姑且不论将来，目前，莱因哈特还健在，他已经对军务尚书下了不可虐待“政治犯”的命令。然而，在这之前就又产生了一个困境。那是四月十六日深夜的事情。

收容了五千多个“政治犯”的拉格普尔监狱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枪击、爆炸、火灾、建筑物倒塌造成了许多牺牲者。“政治犯”中则死了一千零八十四名，轻重伤者三千一百零九名，没有受伤而留下来的三百一十七名，其他的人则或逃亡或者行踪不明。警卫兵方面造成了一百五十八名死者，轻重伤者九百零七名。而且在这个血腥的料理中还加了几道甜点。

先是接到急报赶到现场指挥的军务省官房长菲尔纳少将被警卫兵误射，左上臂被子弹贯穿，花了五十天的时间才把伤治好。另一方面，在海尼森中心市街传出了“黑色枪骑兵暴动”的流言，在哈尔巴休达特的指挥下想出动镇压暴动的黑色枪骑兵陆战部队被宪兵阻挡了去路。在一阵

“闪开！不准！”

的言词冲突之下，激烈的黑色枪骑兵便想用实力排除封锁线。

这个对立在军务省官房长菲尔纳确切的判断和指示之下，于爆发内哄之前化解了。宪兵队和黑色枪骑兵陆战部队一起赶向拉格普尔监狱镇压。

这个时候，帝国军面临了有犯人逃亡就必须射杀的选择，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这也是一项无可奈何的选择。然而混合部队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为了避免被己方责难，于是每个人只好采取更强烈的态度来处理事情，结果就产生了造成大量牺牲者的下场。菲尔纳少将的负伤可以说也是副产物。如果他能够统辖指挥作战，应该可以使秩序更有效地恢复。他虽然下令医疗部队也随时待命，但是，由于本身的负伤，命令无法迅速地传达下去，医疗部队在前三个小时根本一动也没动。因此，到最后只救了一百名因大量出血而濒临死亡的伤者。四月十七日的夜

晚终于结束了。

混乱尚未结束，市街各处似乎呼应着拉格普尔监狱的暴动似的产生了纵火的爆炸事件，住宅街笼罩着黑烟，一时之间，四处骚动。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及时镇压，成功地阻止了恐慌蔓延到市民层面。

这个时候，瓦列一级上将不知被谁狙击，幸而逃过一劫。狙击他的是热反应追踪弹，此时在瓦列的装甲车附近发生了小爆炸，由于火焰窜烧引起了更高的热反应，枪弹于是偏斜了。

各种小事件和传闻也都被大量的流血所吞没，十七日七时四十分，拉格普尔监狱完全被帝国军控制。在这种骚动期间，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尚未解禁，所以他完全没有活动的机会。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下令警备市街的重要地点以防止骚乱扩大，然而，他把实施的工作交给了缪拉一级上将，自己则安稳地吃着早餐。

不幸丧生的死者中有很多是在旧自由行星同盟的政府及军部中具有崇高地位和名声的人。原本被收监的人都是这种人，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第一舰队司令官派特中将、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奥里贝拉博士的名字都永远从名士录上被删除了。而且这些死者中有很多因为火灾或者爆炸而使遗体受到了极大的扣伤，帝国军的一个士兵亲眼目睹了一只野狗拉着一只被扯下的手臂离去。让人觉得有些不快的是据说有的死者就只丢掉了昂贵的金牙。或许是被士兵强行取走的吧？去年自

“古恩·基姆·霍尔广场事件”

发生以来，长期成为拉格普尔监狱的囚犯的西德尼·席特列元帅被奔走冲撞的囚犯撞落水沟，左脚脚踝骨折。因为动弹不得只好坐在水沟里，却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

原本在杨威利元帅麾下任参谋长而享有盛名的姆莱中将避开了混乱和枪火，朝监狱的后门方向走去。虽然他没有跟其他人一样狼狈地四处奔跑，仍然像一个着重秩序和步调的人物一样，但是，最后还是被撞倒在地，昏倒之后被人发现送到医院去了。在确认生者和死者之后发现，社会地位和平均年龄都比较高，自然发生暴动的可能性很小。而在经过这样的讨论之后，必然地就引导出了此次暴动是人为策谋的结果。暴动所需要的武器是如何送进监狱的？帝国军的高级军官的脑海里几乎一律浮起了地球教的名字。

在这个时期，只要一有不吉利的事件或报告出现，帝国军的将帅们首先就会怀疑是不是地球教的阴谋，这已经成了他们思考上的一种惯例了。尤其是一遇上重大的事件，大部分他们的疑惑都获得了证实，所以，他们更认为没有必要去纠正自己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单纯的刑事犯罪者和其集团也常借用地球教的名义暗中活动。然而，这种愚蠢的欺诈行为也付出不小的代价。如果是单纯的刑事犯的话，或许就可以保全一命，但是，就因为自称是地球教徒，因此而被射杀或惨死狱中的人不在少数。虽然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让人怨恨的事——。

在秩序恢复了之后，事态加速地为奥贝斯坦元帅所掌握，然而，奈特哈特·缪拉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这个悲惨的暴动不正确地传到了伊谢尔伦的话，或许会招致帝国军大量处刑政治犯的误解。皇帝好不容易才稍稍化解了奥贝斯坦元帅所撒下的毒素，正待进行名正言顺的对话的——。

这么说来，这次的暴动仍然是地球教的阴谋，意在破坏帝国和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之间成立信赖关系了？缪拉自己到医院去调查伊谢尔伦要塞的关系者名单，结果发现了姆莱中将的名字。然而，姆莱还躺在病床上，尚未恢复意识，没有办法让他担任和伊谢尔伦的修好工作。当一切恢复了秩序之后，军务尚书的直属部队便负起医院的管理和监视工作，因此，缪拉的“越权行为”便不得不中断了。

这个时候，缪拉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许可，把欧布里·科库兰这个旧同盟的要人从另一个收容所放出来的收为自己的幕僚。不过，这种插曲跟目前的事态并没有什么关系。

四月十七日，以菲列特利加·G·杨和尤里安·敏兹为代表的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干部们已经离开了回廊，进入了帝国军的哨戒宙域。

他们所搭乘的是革命军旗舰——战舰尤里西斯。这是由三艘巡航舰和八艘驱逐舰组成的小舰队。梅尔卡兹提督所指挥的主力舰队潜藏在回廊内部以防事有不测。这是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和革命军当然的处置，他们认为帝国军想当然尔也会在回廊外侧配备相当的战力，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在尤里西斯的前方展现着一片完全无防备的星海。

这是因为奥贝斯坦和毕典菲尔特的对立，再加上被拉格普尔监狱的暴动所牵绊的帝国军防卫体系产生空隙的关系，但是，尤里安一行人并不知道帝国的内部状况。亚典波罗和波布兰后悔没有把舰队主力带来，先寇布则担心有毒辣的陷阱存在。

尤里安不想那么快就做出结论，他把前进的速度放慢，企图掌握情势。结果他们知道了被收容于拉格普尔监狱中的多数政治犯或死或伤，行星海尼森处于形同下了戒严令的状态中。在一阵讨论之后，先寇布提议。

“我们先回伊谢尔伦吧？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行星海尼森去，无异于羊入虎口。”

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尤里安下令所有的舰艇转向，指令立刻就付诸行动了，然而，一艘巡航舰的动力部分发生了异常的现象，速度很明显地落后了。技术军官从其他的舰上出动，十八日，修理工作结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俯角二十四度，八点方向有敌人！”一

个辅助萤幕上映出了从左后方逼近的帝国军战舰，而且不只一艘。背后有一大群光点，虽然不是大舰队，但是，一百艘战舰的部队是个相当大的战力。一个充满敌意的警告信号立刻传送了过来。

“停船！否则攻击！”

真是奇怪的词句啊！波布兰喃喃说道。旁边亚典波罗大声地说：

“不用担心！这艘舰是幸福的尤里西斯。所以它才能当旗舰啊！”

“可是，以前的战历会不会把手边的运气都用光了？”

“哟，先寇布中将，你什么时候成了一个命运定量论者了？”

“什么？听你这么一说，命运好像是有话要说嘛！”

舰长尼尔森上校也加入了命运争论的行列。

“是呀！不好的命运会变装成军舰靠上来哪！”

“那又怎么样？”亚

典波罗看着萤幕发出了宇宙最强的台词。尽管平常看来是多么随便的男人，但毕竟他是二十几岁就晋升将官，旧同盟军中罕见的人物。由于同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敌人狠狠地插了一刀而丧命，使得这个男人自称是个革命家，但是，如果同盟继续存活下去，或许在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元帅的称号。如此一来，这个和杨威利有着稍微不同色彩的，或者该说是刚柔并济的元帅的名字就会被记载在同盟军元帅列传里面了。众所周知，自由行星同盟的最后的元帅就是亚列克斯·比克古和杨威利两人，这个老人和青年的组合在同盟军的末期独占了92%以上的武勋和声望。

亚典波罗有着回避突进的敌人的锐锋以快速后退的技术。当他和“黑色枪骑兵”交锋时就已经证实了这件事。一百艘对十二艘的比例对他来说虽

然差距是太大了一点，但是，利用巧妙的舰队运动，在两个小时之内，他在敌人面前不断地后退。

然后在敌人确信已经完成了半包围态势的那一瞬间，像破碎的飞片一样，以飞跃的姿态逃进了回廊。这个技法就算还未臻魔术师的境界，至少已经值得一个幻术师的称号了。

获得了梅尔卡兹的支援，尤里安等人得以在伊谢尔伦回廊内确保了安全。然而，尤里安没有直接就避进伊谢尔伦要塞，他在回廊出入口停下了尤里西斯，其他的舰队也采临战体制分布在四周。

此后事态是如何遽变实在是很难加以预测。尤里安先让菲列特利加乘着巡航舰回伊谢尔伦，安下了心之后，他才能把精神集中在前方。

尤里安考虑到软硬两种对应方法。对于拉格普尔监狱的惨剧，他有必要严厉地质问帝国军。自己抓起人质却将之杀伤，这种不人道的手段当然要被科以重责。

而姆莱中将是是否平安呢？尤里安最在意的是这件事。去年以来一直待在狱中的西德尼·席特列元帅又遇上什么样的命运之神呢？尤里安透过巴格达胥上校，从潜藏在海尼森的波利斯·高尼夫船长那边收到了质量并重的情报，但是，经过这几天，他只确认了高尼夫家的人并不是全能的。“要完成拼图，拼片实在不够。”这是奥利比·波布兰的评论，但是，他那既不能表现怨恨也不能表示同情的抽象性的言词并没有引起任何共鸣。尤里安也只是礼貌性地笑了笑，然后就忙着整理自己的思绪了。

这个时候，尤里安思索着如何活用情报以做为打开僵局的武器。他的作法就是把旧费沙和地球教之间的关系告诉帝国军，然后确认帝国军的反应。同盟军就算握有不出大门的秘宝也未必有任何实质上的正面意义。听了尤里安的想法之后，巴格达胥上校同时蹙起了眉头，交抱起了双臂。

“可是，就算我们放出了这个情报，皇帝会相信吗？不，即使皇帝相信了，我不认为那个军务尚书会率直地相信。”

“如果他们不想相信，就没有必要相信。我们只是把事实说出来而已，要怎么解释就是对方的自由了。”

尤里安的意见极为尖锐，然而，这种程度的尖锐是否能够对抗奥贝斯坦元帅，尤里安就不列入考虑范围了。虽然这个构想本身就有损时机的掌握，期待也有可能落空——尤里安为了整合和战两种态势，便乘着艇在伊谢尔伦要塞和回廊出入口之间快速来回。当然他也使用了通讯设备，但是，他更想亲身在场好确认状况。

“这就叫作劳碌命！”

担心他劳累过度的卡琳以属于她的惯有口气劝他休息。

尤里安的师父杨威利不管有多少的任务和巨大的业绩，他从不给人勤劳的印象。在尤里安看来，他总是带着淡然的表情喝着红茶。

“怎么老是想睡觉哪！夏天快过去了，尤里安。”

“是提督的四季快过完了哟！不要把责任推给夏天。”

尤里安没有杨的名声，从某方面来说，他能把勤勉当成自我的推销品。之所以有些微不愉快的感觉，是因为这似乎是事情不成功时用来辩解的藉口。即使有这种自觉，尤里安也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事情。

#### I V

皇帝带着米达麦亚元帅、艾杰纳一级上将、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往海尼

森前进。

舰艇有三万五千七百艘。前锋由米达麦亚，后卫由艾杰纳指挥，中央部队则由莱因哈特亲自率领。幕僚总监 2 则一起搭乘总旗舰伯伦希尔以辅佐皇帝，其他还有获得军医总监推荐的六名军医同行，这完全是顾虑到皇帝的健康问题。莱因哈特本人对被视为一个病患感到极大的反感，但是，因为这是皇妃和皇姐的希望，所以他也就没有加以拒绝。但是，不管有几个医师在，如果莱因哈特拒绝，他们也不能勉强莱因哈特接受诊察。

所谓的“血和火的四月十六日”事件是在四月十七日传到莱因哈特的耳里。皇帝极为愤怒。莱因哈特会发这么大的怒火在这之前是很罕见的。尽管是再怎么秀丽的面容，终归是会喷火的。

“军务尚书到底在干什么？把共和主义者关在墙内就没事了吗？姑且不论把他们当成人质是对是错，杀伤他们不就丧失了人质的功用了吗？”

“是——”

奥斯坦以极简洁的回答承认自己的过失，对着映在超光速解像率极低的画面上的皇帝深深行了一个礼。就算是解像率极高的画面，莱因哈特也难以看出军务尚书的表情吗？草草结束了不愉快的通讯，莱因哈特陷入了无言的沉思中。

不管敌人是门阀贵族的联合军，或者是自由行星同盟，在统一宇宙前的每个战役，他的心都雀跃不已。但是，在完成统一之后的战争中，莱因哈特的身心都面临奇怪的消耗。尤其是在失去杨威利那个无与伦比的敌手之后，莱因哈特的精神基调被一种难以表现出来的寂寥感所占据，他始终无法抹去这种感觉。

莱因哈特的能源，尤其是精神上的能源不是他一个人所独占的，他的敌手们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就像以前的杨威利所说的，莱因哈特的生命化为火焰，燃烧了高登巴姆王朝，燃烧了自由行星同盟，最后也燃烧了他自己。

不久之后，莱因哈特回到自己的寝室去了，幕僚们恭敬地目送着他的背影。

“——如果皇帝的衰弱是眼睛可以看出来的，我们当然也就会注意到。但是，皇帝的美和精神至少在表面上一点都没有褪色。由于以前经常性的发烧、卧病，和旧王朝当时比起来，我们不知不觉中也已经习惯了皇帝的生病。就算是发烧，皇帝的清明却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的样子。”

这是被称为艺术家提督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所记述的，但是，日后当他检视自己的记述时发现，有关皇帝卧病的记录的确有与日俱增的趋势。

搭乘伯伦希尔的大本营要员除了梅克林格之外，还有修特莱中将、奇斯里准将、流肯少校等人，包括近侍艾密尔·齐列在内，他们都带着忧心的视线注意着皇帝的健康情况。修特莱中将的表现方式虽然有些散乱，但是，他却有着和杨威利类似的感想。

“陛下的烈气就像是胃酸。如果没有可以溶解的东西，就开始溶解胃壁。从去年开始，我就一直有着这样的感觉。”

听他这样述说的就是与皇帝同年的流肯少校，当然，他也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但是，他每天都会问艾密尔少年皇帝的食欲如何？另一方面，在行星海尼森上，为了迎接皇帝，一项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皇帝驾临之前，我们应该把海尼森的灰尘清理干净吧？”

这是军务尚书对取代正在医院中治疗的菲尔纳少将的官房长临时代理

人库斯曼少将下达的命令。既然是直属于奥贝斯坦的军官，就不可能是无能的人。然而，和菲尔纳比起来，他就显得较为被动了。也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唯唯诺诺地实行军务尚书的命令的精密机器罢了，尚欠缺主体的判断力和批判力。但在军务省内，这样也就足够了，因此也就愈发突显出菲尔纳的异常。

四月二十九日，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声称的海尼森除尘工作正式公布了。布告内容足以让万人绝倒。以军务尚书之名公布的公告内容极为简洁。

“帝国军本日逮捕到一直在逃亡中的前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并将之拘禁。上述人犯将被遣送回帝都费沙，审判之后即日开始服刑。”

由于公布的事实就只有这样，所以不仅是海尼森的市民，连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也都大吃一惊。瓦列一级上将询问是如何探知鲁宾斯基的潜伏处的，然而，军务尚书的部下库斯曼少将也只是毕恭毕敬地拒绝回答。

而缪拉一级上将则是从正在住院治疗的菲尔纳少将那儿得到了答案。奥贝斯坦从“诸神的黄昏”作战当时就一直在探索鲁宾斯基的所在，一直到今年才发现了一条意外的线索。根据记录于全宇宙医疗机关中的病历，在删除了不实在的患者名字，经过了大圈的调查工作之后，终于掌握了鲁宾斯基的下落。

“鲁宾斯基似乎正为恶性脑瘤而伤脑筋。最多大概只能再活一年。或许是在焦躁之下，行迹就出了纰漏。”

菲尔纳在病床上抒发了他的感想。

五月二日，莱因哈特皇帝抵达行星海尼森。这是他有生之后第三次踏上此地，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缪拉和瓦列在宇宙港迎接了皇帝。晚春的柔和光芒和微风更使得莱因哈特的容姿充满了香气和光彩。

以前公布“冬蔷薇园的敕令”的美术馆已经被指定为大本营了。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各带着不同的表情等待着皇帝的到来。

毕典菲尔特素有“帝国军中会呼吸的破坏冲动”之称。只要一激动起来，或许在皇帝面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跃向军务尚书。担心会有不测发生的米达麦亚元帅对艾杰纳一级上将说道

“如果毕典菲尔特激动起来，我会勾住他的脚，你就揍他的后脑勺”

——有这样的流言传出来，然而，这只不过是士兵们不负责任的玩笑话罢了。其实毕典菲尔特的僚友都知道，只要在皇帝面前，这只猛虎就会像一只小猫一样温驯。

见到皇帝的毕典菲尔特缩着他修长的身体，为自己的行为请罪。他是针对自己和军务尚书之间产生嫌隙，让外面的人知道帝国军内部不和一事为自己请罪。然而，他不仅仅这样了事，毕典菲尔特以充满敌意的视线瞪看着军务尚书，发出了他不平。他弹劾军务尚书嘲笑帝国军的诸将败给杨威利一事。

“毕典菲尔特不要生气。因为朕自己在战术上也始终赢不过杨威利。朕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是，朕并不觉得羞耻。毕典菲尔特你觉得可耻吗？”

莱因哈特的表情和声音中都微微带着笑意，这更让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觉得恐惧。另一方面，毕典菲尔特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说起来，他是帝国中最常被莱因哈特责备的人，也就是说，他已经习惯被责备了。以前，莱

因哈特的怒气总像火龙一样朝着毕典菲尔特袭来，紧紧揪住他的心脏。而现在，毕典菲尔特觉得皇帝整个人感觉都变了，而这个变化对皇帝对帝国而言到底是凶是吉？实在是很难判断的。

在莱因哈特尚未即帝位，任职银河帝国最高司令官罗严克拉姆元帅时，他的心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曾就一个高级军官的人事苦口婆心地上谏言。莱因哈特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用他那苍冰色的眼睛睨视着吉尔菲艾斯。

“你是说我冷冻他？但是，对一个有才能的人来说，冷冻是一个不平等的待遇。因为他无能，我只是给他一个适合其才能的待遇罢了。我没有将他免职，他应该很感谢我了。”

然而，在吉尔菲艾斯死后，成为银河帝国实权上的独裁者的莱因哈特在更新军部的所有人事时，却给了那个人没有什么实权但俸禄极高的地位。很明显的，这是对死者的一种代偿行为，但是，到了他极短的人生后期，宽容的花才开始在莱因哈特的精神领域中萌芽。而他那毫不宽待的严苛本质在不久之后就经由流血事件获得了证实。

在毕典菲尔特怀着戒惧的心退回僚友们的行列之后，莱因哈特被问及有无意思见见在狱中的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年轻的皇帝摇了摇他那有着金黄色头发的头颅加以拒绝了。他对鲁宾斯基的关心和评价远低于对杨威利的程度。莱因哈特认为鲁宾斯基就算是个枭雄，但是他没有指挥过大军，在器量上远不如杨。

“先通知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们，叫他们到海尼森来。这是皇帝的邀请。缪拉，就以你的名义去做这件事吧！”

“是，可是，如果他们拒绝了又该怎么做呢？吾皇。”

“怎么做？到时候他们就要对流血和混乱负起责任了。”

莱因哈特提高了声音。

“奥贝斯坦！”

“在！”

“在朕会见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时，一定会有一些毒虫想加以阻挠吧？扫除这些害虫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可以吗？”

列将都可以感受到皇帝的话带刺，然而，军务尚书仍然不动声色，深深行了一个礼，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皇帝微微地摆了摆他金黄色的头发，环视着列将。

“那么，就先行解散吧！今晚朕想跟众卿共进晚餐。十八时三十分再集合吧！”

毕典菲尔特赶上目送着皇帝离开后正欲退出的米达麦亚元帅，微微唐突地说道：

“这样就落幕了吗——”

“嗯？”

“我们的皇帝就要和伊谢尔伦的共和主义者们会面了。然后就会成立某项妥协案，宇宙的和平就到来了。我是很希望有这么好的结局——”

“你不这么认为吗？”

米达麦亚觉得毕典菲尔特似乎比皇帝更难以相信和平会到来。

“我在想，季节变换时一定会有暴风雨。而且我深信一定是场规模极大的风雨。你不这么认为吗？元帅？”

“暴风雨啊——”

米达麦亚微微地歪了歪头。

据推测，共和主义者们所保有的兵力大概超过一万艘，虽然是不容忽视的兵力，但是，跟帝国军的强势比起来，那实在是微乎其微的。令人难以想像他们会兴起。

多大的暴风雨。那么，地球教会是形成暴风雨的主因吗？突然，米达麦亚产生了一个疑问。毕典菲尔特之所以会这样讲并不是出于预测，而是他的希望吧？而且，这个愿望似乎并不只是毕典菲尔特一个人才有的。

五月上旬，以奈特哈特·缪拉之名，帝国军开始和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交涉。尤里安·敏兹则以伊谢尔伦方面的全权代表和他们周旋。

尤里安要求最低限度要清楚伊谢尔伦人质的安危。帝国军答应了此项要求。莱因哈特皇帝之所以没有主动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而不是刻意隐瞒。本来，莱因哈特是没有这样的想法的。

看见生还者中有席特列元帅和姆莱中将的名字，尤里安总算放下了一颗心，然而，皇帝的布告又传送了过来。内容是五月二十日，被关在拉格普尔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都将获得释放。由于此项布告，海尼森市民对军务尚书的愤怒和反感很自然地就变成对皇帝的高度善意评价。同时，这么一来，如果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拒绝皇帝的邀请的话，就成了阻碍通往和平共存之路的要因了。

或者，奥贝斯坦也把这一点构思在内而筹划了这整件事？这个相当让尤里安不寒而栗。

不管怎么说，皇帝已经让步至此了，或许不可能让得更多了。或许应该先制造前往海尼森和皇帝面对面对话、交涉的机会。即使陷入奥贝斯坦巧妙的谋略中，也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了。不，或许是有，但是，这条路将会有六万到七万艘舰艇的银河帝国军主力部队挡住去路。

“到海尼森去吧！不是以俘虏而是以使节的身份。以现在的情况来说，这是最可期望的立场了。”

尤里安下定决心。

不管是敌人或同志，看来，预期的心理作用正驱策着每一个人。在一片恶意和善意、野心和理想、悲观和乐观无秩序地流动混杂之际，行星费沙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冬馆大火事件”。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旧同盟领地在鲁宾斯基的策动之下发生极度的混乱，尤里安为了呼应各地的共和主义者，而出兵和瓦列交战。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奉命到海尼森整顿局势，进行了所谓的“奥贝斯坦大割草”——错综、迷乱的银河系还没有平静的迹象——

## 第六章 冬馆大火

从莱因哈特的时代往回追溯一千年以上的十八世纪，在地球一角的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叫“天才学”的有趣而又奇怪的理论。根据这门理论的说法，被称为天才的人必须具备以下六个项目：一、在数个没有特定的范畴内有杰出的才能。

二、有着因这些才能所产生出来的足以立纪念碑的功绩。

三、对他人的怀古有着魔术般的支配力。

四、表现出他人眼中奇迹般的思考力和创造力。

五、通常多早熟，在其家族中过去不曾有像他一样杰出的人物。

六、多数在其近亲中有人在精神或社会方面有缺陷。此外，这种人大多对其近亲有着憎恶感。

检视这六点之后很明显可以发现，这些要项正形成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壮丽的宫殿之门。莱因哈特具有无人可比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才能，而且他不断使其燃烧直至爆炸。他的才能和志向完全一致，他用自己的生命表现这两方面的天赋。

那么，在历史上和莱因哈特处于敌对关系的杨威利究竟是不是个天才呢？后世对杨威利的评价之所以略显复杂，是因为他的才干和志向不一致所给人的深刻印象之故吧？从许多的证言和记录看来，很明显的，身为军人的杨在本质上是战略家。然而，事实上，他却在战术上有着无与伦比的惊人成绩，反倒在战略层面上，他终究无法推翻莱因哈特所确立的优势。主要的外在因素是杨在同盟军瓦解之前只任职最前线的指挥官而没有坐上构建战略的中心位置，但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本人无间去克服这个外在因素。因此也有人批评杨是消极而优柔寡断的，而杨对充分发现自己本身的军事才干一事也有着几分犹豫，这个价值观把他的才干朝否定的方向推去。或许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倾向否定了杨的“天才”。如此一来，杨到底是不是天才就不是杨本身的问题，而是对杨下评价的人们的问题了。

或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民主共和势力之间的军事对立是天才和近似天才者之间个人层面上的对决。完完全全是个人层面上的。

尤里安在整理杨威利所留下来的备忘录片断时发现了以下这一段。

“——在某个意义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是民主共和主义的敌对者。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残忍而愚劣的支配者，而是因为他具备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和民主主义思想相对的便是期望救世主的思想。由于人民没有能力改革社会、矫正不义、解决矛盾，所以才迫切地期望等待着一个超人的出现。这种‘自己什么都不做，但是，在某个时候就会有传说中的英雄出现为我们击退恶龙’的依赖他人的精神，和亚雷·海尼森所主张的‘自由·自主·自律·自尊’的精神是绝对不相容的。然而，在高登巴姆王朝末期，这个被他人依存的存在却以几近完美的形式成为现实的东西。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就是现实的救世主传说。他打倒了腐败的高登巴姆王朝，扫除了独占财富和特权的门阀贵族，实行了许多的社会政策。

而他是不是使用非民主的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在这个时候就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因为帝国的民众要的并不是民主的过程。结果，帝国的民众就在自己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获得了民主政治的结果——”

在这之后，杨又展开了什么样的论说就成为永远的疑问了。他的猝死使得他的思想无法以文章的形态实体化。

这一年，不只是莱因哈特的事情多，成为他的配偶的女性也一样是多

事之秋。皇妃希尔格尔·冯·罗严克拉姆预定于六月一日生产，在皇帝亲率帝国军主力前往新领土之后，她就在冬馆待产。预定在五月底就移到费沙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特别病楼去。

对宫内省而言，这似乎是个充实和繁忙、不安的初夏。而事实上强烈感受到这一切的人便是伍尔利·克斯拉。

宪兵总监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兼任新帝都费沙的防御司令官，大本营和冬馆的警备司令部也在他的管辖之下。如果从个人层面来解析这个任务的话，克斯拉等于要守护莱因哈特的妻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以及莱因哈特的姐姐，一共两个半的人。在冬馆的警备兵方面，他也特地选择了有救护知识的人，同时，他每天都要亲自到皇妃住处一次，以确认皇帝那少之又少的亲族是安全的。有时候，他也会和玛林道夫伯爵下完西洋横之后才回去。等他回到官邸时，往往已经接近深夜十二时。有人认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现在和未来是因为他的技巧和努力才守住的。

当被任命为宪兵总监时，克斯拉旧有的组织和意识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尤其令他备觉艰辛的是贴出鼓励平民检举宪兵非法行为的布告，制定密告不需物证，即使误认或虚报也不加以处罚，或有意要加害密告者时，就把负责该地的宪兵视为犯人等的条例。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识性的布告，但事实上，高登巴姆王朝时代的宪兵队就制定了与这布靠背道而驰的不成文条律，宪兵疯狂地镇压民众，不只是址的共和主义者和政治犯，连无辜的人也常常受到波及。

“为了举发一个政治犯，多多少少会牵连到四周中的人，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种说记号实在缺乏说服力，一旦自己身处于被害者的地位时，任谁都无法忍受这种待遇。有一部分的人采取了消极的作法，然而主谋者们都一起被关进边境的收容所，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资产被没收，特别恶劣的十名甚至被处刑，于是，在杀鸡儆猴的效力之下，一群人都成了顺从的狗了。

此外，克斯拉还重新编组了宪兵队内的人事，在对自由行星同盟的战争暂告一段落，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们都被编入了宪兵队。这也是防止产生新旧两派抗争的方法，而在克斯拉巧妙的人事配置及机构改革之下，组织内停滞不前的旧血都被排除了，现在可说是到达了成功的阶段。然而，跟莱因哈特之于帝国整体的影响一样，这个改革是由在上位者个人主导的，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

克斯拉在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就三十九岁了，然而，他还是单身。当然，他一定也有过无数的恋爱和绯闻，但在私生活方面，他的保密功夫极为到家。对他抱持反感的宪兵们原想揭发丑闻而跟踪他，甚至窃听，然而却始终抓不住任何不利于他的蛛丝马迹。相反的，这些造反集团反被克斯拉惩罚、流放，从不平的地表永远消失，而克斯拉的地位也因为更加稳固。

这一天，五月十四日。季节似乎变化得比日历还快，显得极为密热，天空罩着薄薄的云，使大气停止了流动。许多市民挥汗不止，也有人预感似乎有什么不祥的事或奇怪的事将要发生，事后，大部分的人都有这种讲法。

十一时十五分，一通没有画面的匿名TV电话打进宪兵本部。电话内容是说，在“邱梅尔事件”时被消灭的地球教团的势力在两年的时间内又告复活，他们正把新发展出来的根茎伸向费沙的地下社会。将于五月中趁皇帝和帝国军主力不在的时候制造暴动，企图占据费沙的重要据点。帝国军应该

尽速谋求妥善对策，尤其是交通、通讯、能源供给的各个系统都可能遭受到危险的攻击。说完这些话，电话就挂断了。

光是听到地球教就兴奋莫名了，帝国的治安机关就像一只眼前摇着红布的斗牛般。时序进入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之后，交通、通讯系统就不断产生故障，社会的、经济的混乱还冒着热烟，久久不散。

在动员体制还没有完全确立的十一时三十分，罗夫汀地区的贮油库发生了爆炸，黑烟和火焰笼罩了整个地区。死伤者不断增加，闻讯赶来的消防队和急欲避难的居民们阻挡了彼此的去路，现场陷入了一片难以收拾的混乱。接着，部分的市外通讯系统遭到破坏，部分的自来水管线破裂了，菲亚巴尔特地区的街道全淹在水中，水流入地下电缆网路，附近一带供电中断。混乱于是更形扩大。

就这样，到了下午，宪兵队和帝都防御部队的战力被分散到市内十四个事件发生的场所。

阴谋选在五月十四日实行是有其理由的。这一天，具有强大权限和足以与该权限相匹配的才能伍尔利·克斯拉，刚好为了视察行星上各处的防御设施而离开帝都中心地区。此外，国务尚书（尚无法辞职）玛林道夫伯爵也出门视察工部省建设的人造湖和水资源管理系统去了。

尽管如此，十五时终于还是和克斯拉联络上了。一听到报告，克斯拉就大叫：“不要被骗了！那是佯攻！”原本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用兵家的他深知对方目前战略的重点在哪里。重点不是场所，而是人物。

他知道皇妃和她肚子里的胎儿才是此次暴动的对象。原本他已经把这个要点告诉宪兵队了，但是，太过强力的指导者一时不指挥，部下们也就顿失依持，结果就产生了一次只能处理一件事的状态。克斯拉停止了视察工作，坐着喷射式直升机急急赶回帝都，同时下令增加宪兵队的武力。虽然他采取了电光火石般快速的处置，然而，当他赶到冬馆时，事情已经发生了。

## I I

冬馆。临时的皇宫。名称的由来是种植于门两侧的冬青树，以及在率关的门上刻着的冬青树徽章。宫内省曾提议把这个徽章改成“黄金狮子”，但是莱因哈特认为既然只是暂时的居所，也就放着不去管它。关于这件事，安妮罗杰曾笑着对希尔德说——今后如果说要改建一个家，恐怕莱因哈特也会回答“不必要的事就不用费事了”。如果在改建之后才跟他说的话，他大概也只会说一声“是吗？”就没事了。莱因哈特对以光年以下的单位所形成的事物是没什么兴趣的。

不管如何，宫内省还得暂时先整備临时皇宫的内外景观，而大庭园的整備则尚未完的状态下。

当天，冬馆来了客人。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冯·格里华德大公妃殿下下来探望弟妹。

安妮罗杰自己虽然没有怀孕生产的经验，但是，她曾几次帮其他的女性生产过。在进佛瑞德里希四世的后宫之前有过，进宫之后也有过。这前后所接触的生产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显著的不同，但是，他们的肉体和心理的构造应该没有多大的差异。对希尔德而言，莱因哈特不在身边固然是一个遗憾，但是，从心理的支柱来说，有安妮罗杰在反而更好些。莱因哈特在身边也帮不上忙。就因为他的才干是在同一个宇宙的不同世界中，所以才不容他人的追随。

这个时候，希尔德躺在位于二楼的图书室的躺椅上，背上靠着几个靠垫，挺起了上半身。安妮罗杰正想帮弟妹泡一杯牛奶咖啡，然而，楼下突然传来了激烈的人声和物品撞击的交错声。

“发生了什么事？”

两个因莱因哈特而相遇的女人相对而视。姑且不论安妮罗杰，希尔德应该已经习惯了战火。但是，宇宙空间中的战斗只要不是在战舰内发生的话就等于没有声响，所以，她对声音的反应比对光的反应要迟钝一些。再加上怀孕超过八个月的孕妇，也不可能敏捷地行动。

桃花心木制的门突然被打开了。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无礼举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壁面相碰撞的门发出不满的声音，一个男人站在门口。

他有着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是狂信者的眼神。在他看着现实的眼睛中罩着一层非现实的膜。他带着手枪，身上穿着不合身的军服。衣服的表面有着斑斑血迹，随着男人粗重的呼吸像红色的明虫一样地蠕动着。

安妮罗杰无声地挺起身，横在男人的视线和弟妹之间，她微微地张开两手，将弟妹完全挡了起来。

“退下！这位是银河帝国的皇妃陛下！”

这一声叱喝虽然音调显得极为平静，但是，希尔德已经切实地感觉到这个清晰而美丽的女人无疑地是银河系的霸主之姐。狂信者的两眼闪着像是感到气馁的色彩。

可是，那也是一瞬间的事。男人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发出了一点音乐感都没有的叫声，同时扣下了扳机。

就在这一瞬间，窗口出现了一个流着血的宪兵。顿时响起了一片喊声。

光束交错着，男人的下巴被击穿了。血四处喷散，只见他旋转着倒了下来。一个宪兵跑来询问皇妃是否安好，然而，一条光束又从他的侧面贯穿而过。

安妮罗杰嗅到满室的血腥。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即将生产的弟妹的身体，然而，她发现到眼前罩上了一层烟雾。入侵者似乎放了火。事后经过判断，那些狂信者企图用火来洗净罪恶，象征性地皇帝的妻子处以火刑。

火和烟所组成的混合部队开始从冬馆的各处朝即将笼罩在黑幕之下的天空窜升。从前庭仰望着建筑物的克斯拉眼神中闪过焦虑的神色。火灾的发生使热感知系统的能力更形低下，要冲进去的时机更难掌握了。

皇妃和皇姐正被困在屋内。第一阵虽然冲了进去，但是，被楼上的火力所阻，只有两名逃了出来，其他的似乎全灭了。为了顾虑到皇帝夫妻的私生活，屋内并没有装备监视系统，而这次却造成了负面效果。由于是个私人的宅邸，所以只留下了平面图，因此内部的情况无法正确知悉。

“请让我过，借过呀！”

有一个人影像栗鼠一样在士兵当中轻巧、敏捷地穿梭。她也想穿过克斯拉的身边，但是却被宪兵总监快速伸出的手抓住了领子。他抓到的是一个大约十七岁，有着黑色头发和眼睛，长相纤弱的少女。

“太危险了，退下吧！”

“可是，希尔德小姐，不，皇妃和大公妃都还在二楼。请放开我呀！”

“你是近侍吗？”

“是啊，啊，如果我没有去买巧克力冰淇淋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哪有这种事？克斯拉想着，陷入了沉默，少女反而以认真的表情看着

他。

“求求你，上校先生，请你一定要平安救出皇妃和大公妃。求求你呀！”

被对方至少叫低了五个阶级的宪兵总监压抑着苦笑，要少女判断皇妃和皇姐在二楼的哪个房间。皇妃的近侍歪着头想了一下，数秒钟之后，她抓起了“上校先生”的手，把他拉向内庭。正确地指出开始冒着白色烟雾的二楼角落的房间。

“那边的窗户是图书室南侧的窗。窗下有一张躺椅，皇妃就坐在那里呀！一定是的！”

点了点头之后，克斯拉叫部下拿来野战用的轻合金梯。在确认了热线枪的能源匣之后，克斯拉叫来了三名军官下达了指示。他把梯子架在壁面上，确定稳固之后便把手搭了上去。

宪兵总监自己要冲进去。

“霍克斯波克斯·费兹布斯！霍克斯波克斯·费兹布斯！”

一边念着奇怪的咒文，一边交握着两手手指头的少女注意到了克斯拉带着不可思议的视线看着她。她笑了起来，随即想到似乎场合不对，赶快又恢复紧张的表情。

“这是我祖父教我的咒文。意思是说，凶事啊，赶快消失吧！”

“有效吗？”

“重覆越多次越有效。”

“么，你就继续吧！”

克斯拉把热线枪咬在口中，爬上了梯子。即使身为高位军官，但是一向希望站在最前线的气质使得他有这种冲动。他慎重地把脸靠上了窗户。他看到了室内有一个拿着枪的男人。

他立刻就确认出来那不宪兵。

“霍克斯波克斯，以下省略！”

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克斯拉对准了准星，开了枪。虽然比不上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及克涅利斯·鲁兹，但是，克斯拉也是一流的射击高手。火线击碎了玻璃，成了一把能源之剑贯穿了恐怖分子的胸膛。恐怖分子朝后方飞出了数步的距离，背部朝着墙壁冲撞过去然后摔下来。

第二个男人于此时又跑进了克斯拉的视线内。男人看着室内的惨状，扭曲着脸，从室外栏杆处瞄准着屋内的两个女人。同一时间，克斯拉发出了第二枪。

第二个地球教徒惨叫着，越过栏杆滚落平台。倒在花岗岩制的平台后，经过短暂的痉挛便一动也不动了。三、四名宪兵跑过他的身旁，跑上楼梯。数道火线从楼上射下来，楼下也回以相当的射击。在火焰和烟雾竞相斗争当中，闪光纵横奔窜，产生了新的死亡和痛苦。三个地球教徒离开了无益的残杀场所，飞奔进入图书室，想要完成暗杀的目的。

克斯拉用身体撞破了窗户，跳进室内，从他的右手射出了火线。连续两道闪光，一个地球教徒被击穿了左胸和左肩的交界处，另一个则被击穿了脸部，血雾从墙壁溅向地板，形成一道淡红色的染料。

第三个地球教徒第一次有了机会比克斯拉早开枪。他原本是想射杀克斯拉的，然而，火线偏离了，只把克斯拉的枪击落。男人改变了枪口的方向，想一举杀死希尔德和她肚子里的胎儿。

那一瞬间，安妮罗杰优美的身体像乘着风的蝶儿一样行动了。她抓住

了放在暖炉上的雕刻台灯。台灯迎面击向恐怖分子的脸。鼻骨发出了破碎的声音，水晶玻璃和大理石的碎片刺入了他的肉，血和惨叫声同时向四处飞散。枪口因而移开了，火线射向天花板。安妮罗杰放低了姿势，她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希尔德。

男人的胸口迸出了血花。是克斯拉这一瞬间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热线枪开枪射击。男人夸张地前后摇摆着，张开了两手仰倒下来。后脑部撞击到地板发出了巨响，声音消失之后，四周立刻陷入一片静寂当中。在楼梯间的枪击似乎也告一段落了。

克斯拉用一只手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屈着一条腿跪在希尔德和安妮罗杰面前。

“两位夫人平安无事吧？”

安妮罗杰金黄色的头发散乱着，玻璃碎片割伤了她的手腕和手背，白晰的皮肤渗着血丝。两颊上淌着透明的汗水，呼吸也显得很急促，然而，她那像蓝宝石的眼睛中却浮现着骄傲的表情。她用自己的身体守住了弟弟的妻子及胎儿。

“克斯拉一级上将，你来得正好。请立刻叫御医和女官们来。皇妃陛下要生产了。”

安妮罗杰的声音在花了数秒钟的时候之后才透过克斯拉的听觉神经打开了他的理性之门。皇帝所信任的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半提起自己采跪姿的身体，由于身体受重力的影响，他稍稍倾斜的角度，大声地叫来了宪兵。有一个人从开着的门外跑了起来。是那一个不久之前才和克斯拉成了知己的黑发少女。

“皇妃！希尔德小姐！您没事吧？”

少女抱着希尔德。希尔德忍住剧烈的阵痛，装出了笑脸抚摸着少女的头发，少女因放了心和喜不自胜而哭了起来。

然而，现在可不是感动的时候。整个建筑物都是祝融的包围之下。宪兵们拿着担架跑进来，把希尔德抬上了担架盖上毛毯，抬出满是浓烟的屋子。克斯拉用两手抱起安妮罗杰和黑发少女走出屋外。

急救用的白色地上车在前庭待命，希尔德的担架被送上了车内。安妮罗杰和近侍少女、御医和护士一起搭上了车，急救车开动了。军务车前后守护着，由克斯拉的部下威兹雷本上校负责指挥朝医院急驶而去。克斯拉则留在现场指挥灭火和救出受伤者。

五月十四日十九时四十分，冬馆付之一炬。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皇帝夫妻在这座馆里的生活不满四个月就结束了。

### I I I

结束的另一面必须是另一个开始。在暂时控制了市内十四个地方的破坏活动之后，克斯拉赶到了医院。他在分娩室外，穿着沾满煤污的军服祈求皇妃平安生产。

这个时候，已经接到报告的玛林道夫伯爵赶到了医院，他先对克斯拉的认真尽责表达谢意，之后便在特别室里等待女儿生产。

“上校先生，请用。”

担任希尔德近侍的那个黑发少女送来了一杯装在白色陶杯里的咖啡。她找到了他。

“谢谢你，小姐——”

少女笑了。看来就像破云而出的青空一样。

“上校先生的大名呢？”

“克斯拉。伍尔利·克斯拉。”

少女微微地蹙起了眉头。对自己的新发现惊愕的少女把眼睛和嘴巴都张成了O字形了。

“啊，那么，您是宪兵总监阁下！不是什么上校罗？”

“我也曾经是上校。”“

对不起，从年龄看来，我以为您大概是中校之类的，所以才决定叫您上校的，没想到失礼了。我的记忆力太差了。宪兵总监阁下常常到皇妃的住处去的嘛！我应该记住的——”

“算了，因为我也记不得你呀！佛耶巴哈。”

克斯拉微微地笑着，少女也回以可爱的笑容。

“谢谢您，阁下。嗯，请叫我玛丽嘉。”

少女的语尾加重了其他的感情。那是一种强力的生命赞歌。当克斯拉和玛丽嘉站在那边谈话的时候，分娩室的门打开了，从兴奋的脸上拿下面罩的医生颤动着声音宣布：

“是男孩子。身体没有任何缺陷。皇妃陛下也平安无事。帝国万岁！”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宇宙历八零一年五月十四日二十二时五十分。全人类社会中最享有盛名的婴儿诞生了。是一个应该会成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二代皇帝的男孩子。身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之子，对这个婴儿说究竟是福是祸，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预测的。

希尔德的生产过程并没有多少痛苦，但是，由于产前的惊愕和冲击，她原本整然有序的理性和记忆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混乱。当她因目不暇给的状况转变而呆愕时，人生最重要的瞬间就从她的身边溜过。直到她定下心来环视四周时，希尔德才发现到自己躺在床上，那个地方已经不是分娩室了，而是由颇适合神经放松的绿色系色调所装饰的豪华寝室。是从一百多天以前就为皇帝的妻子所准备的房间。

希尔德移动着视线，一个她熟识的中年、气色很好的护士开了口。

“皇妃陛下醒过来了。”

听到这句话，另外一个人影进入了希尔德的视线。是一个像烟雾般的金发美人。只见她右手抱着绷带，手上抱着婴儿。一瞬间，圆形的光芒似乎从她的背后浮现。

“安妮罗杰姐姐——”

“是个很健康的男孩子呢！皇妃。不管是像父亲还是像母亲，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漂亮而聪明的孩子。”

在病房之外，热闹的气氛像是逢年过节一样。因为皇妃生产了，而且生出了一个男孩子。一个帝位的继承者。这种事怎么能不让大家为之疯狂呢？

“皇子殿下万岁！”

“皇妃陛下万岁！”

玛丽嘉·冯·佛耶巴哈跳上了比她高一个头的一级上将身上。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抱起了她苗条的身体时，扩音器放出了热闹的庆祝歌曲，香槟酒不断地被打开。在一阵喧闹当中，玛丽嘉把脸颊贴上了克斯拉的脸，结果，煤灰也沾上了她那淡玫瑰色的脸颊。她大声地笑着，回到地上时，她接着宪兵总监的手开始轻快地跳起舞来了。

“于是，在未来的银河帝国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二代皇帝诞生的夜晚，平常极为严谨而刚直的帝都防卫司令官就穿着军服和小他二十多岁的少女跳起舞来。两年后，这个少女就成了克斯拉元帅夫人。”

在后来出版的“克斯拉元帅评传”的第五章中这样记述着。在这本评传中还记载着克斯拉的容貌不像军人，倒像是一个干练的少壮派律师。

#### I V

如果是一出轻歌剧，布幕应该是在充满活力的合唱和观众的掌声中落下的。然而，对伍尔利·克斯拉而言，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在他把皇妃、皇子、皇姐三者委托给宫内省人员和御医团，安排了医院的警备工作之后，就朝着宪兵本部去了。在医院玄关处对他挥手道别的玛丽嘉·冯·佛耶巴哈的身影消失不见之后，克斯拉立刻换了一件精神上的衣服。从亲切而可信赖的“上校先生”到冷彻而严格的宪兵总监，他在地上车的后座上做了这样的改变。

宪兵本部的医疗室内收容了六名恐怖分子，此外还有二十名在佯攻作战时被检举收押的人。死者的数量六倍于生者，费沙的地球教团的实力看似已溃灭了。然而——

“地球教的指挥人在哪里？”

克斯拉热切地想知道和希望掌握的问题就是这个。当然，这些狂信者是不会那么轻易就招供。

“使用自白剂，就是会死也没办法。”

伍尔利·克斯拉本来就是属于昂首阔步于宇宙空间中行动型的军人，他认为“提督”是很尊贵的称号，对于从事宪兵之类的任务，他并没有极果断的决定。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办事能力过人，所以才被任命为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也由于他把这两个任务都做得很好，所以，在莱因哈特皇帝在世期间，从奥丁到费沙，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政治中枢。原本不是很喜欢这种安排的武人性格反而使人对他产生了极度的信赖感，对克斯拉本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略带讽刺的境遇。

从各个观点看来，他确实是一个公正、高洁的人，然而，他毕竟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人，不是为拥护犯人的人权而运动的人道主义者。所以，只要他认为有必要，拷问之类的手段是不会少的。然而，对方既然是狂信者，常常有会以殉教者身份自居的这种入，把肉体的痛苦变换成自我陶醉，化为一种殉道满足。藉着多次举发地球教徒的经验，克斯拉学到这件事。所以，只有使用自白剂这个方法可以用了。以克斯拉的立场来看，使用自白剂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在讯问的过程中丧命的地球教徒多达八名，宪兵队的残酷日后也就成了被传述的重点了。以宪兵队的立场来看，他们只得到了与他们的辛劳相得的效果。比对、分析几个强制性的自白之后，宪兵队终于掌握了他们在费沙的活动根据地。秘密搜查的结果，发现还有许多的地球教徒潜伏在该处，准备了武器，企图攻击费沙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在这期间，克斯拉在费沙中央宇宙港以及行星上所有的宇宙港布下了监视网，发现了三名企图逃亡的地球教徒，射杀了两名，逮捕了一名。同时，这些行动也出现了副产品。麻药的走私犯、黑市军需物资贩售者、欺诈犯等，一共有超过十名的刑事犯被逮捕了。

五月十七日，克斯拉亲自指挥的武装宪兵十个中队包围了位于耶夫莱

姆街四十号的地球教的活动根据地。二十二时，

“耶夫莱姆街之战”

开始了。这是一场一开始胜负就很明显的战斗，但是，由于败者一方拒绝投降，于是，战斗景象也就显得格外凄惨。

“这场战斗连一丁点的美感都没有”，

日后克斯拉这样回忆着。战斗是在十八日一时三十分完全结束。地球教徒二百二十四名除了三个意识不清的重伤者之外，其他的全部死亡。服毒自杀者达二十九名之多。宪兵队也造成了二十七名人员的死亡。地球教徒完全从费沙的地表被一扫而光。

另外，在这一天天未明时，行星费沙执行了前内务省次官兼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海德里希·朗古的死刑。朗古并没有哭着求饶，当他从个人牢房出来时已经失去了意识，在延髓被雷射光束破坏时，他也没有恢复意识。

或许对海德里希·朗古本人来说，这倒是一种幸福的死法。然而，对朗古的遗族而言，失去丈夫、父亲的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他们那沾满污名的死刑囚家族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罗严克拉姆王朝和高登巴姆王朝不一样，即使是政治犯，其罪责也不追及家人，然而，记录和记忆却是永远的。深夜，从耶夫莱姆街跑来的克斯拉默然地看着被运走的朗古的棺柩。他没办法一下子忘记朗古夫人穿着丧服，一副无所依靠的背影。

十八日下午，结束了不愉快的任务之后，克斯拉回到了他那四日未归的官舍。他脱下了衣服滚到床上去，一直睡到傍晚。就在他好不容易睁开了眼睛，洗完了澡时，费沙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来电话——希尔德要见他。

跑到医院去的宪兵总监被请入希尔德的病房。被护士服待着半躺在床上的希尔德微笑着迎接丈夫能干的臣下。

“皇子之所以能平安全赖大妃殿下和克斯拉一级上将。我要好好谢谢你。”

“下官惶恐，由于下官守护不周，为皇妃陛下和大妃殿下带来了许多不便。下官理当受到惩罚。”克斯拉的恐惧是双重的。穿着穿大睡衣的希尔德胸前抱着她那小小的儿子。克斯拉比莱因哈特更早看到皇子。

“还有一件事，克斯拉总监。”

“——啊？”

“玛丽嘉·冯·佛耶巴哈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她要我代传一句话给和善的‘上校’先生。明天晚上一起吃晚餐如何？”

这个身经百战的名将，冷峻的宪兵指挥官霎时像少年一样红了脸。

∨

最先传送到行星海尼森的报告是充满了欢乐色彩的好消息。

“皇子诞生！母子平安，现在费沙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休养中！”

“在医院中休养”，

这个表现方法很奇特，但是，母子均安的消息就已经让驻留在海尼森的帝国军有关人员仿佛置身在欢喜的雪花当中。

接着又传来了冬馆大火、枪击战、格里华德大妃殿下轻伤等的消息，然而不久之后，希尔德皇妃亲自发了消息给莱因哈特，告诉他一切事情都已解决。

还没有实际感觉到身为人夫的莱因哈特现在又成为人父了。在呆愣了一阵子之后，修特莱中将提醒莱因哈特要为皇子取名字。虽然不是突发事件，

但是，这对他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令他困惑的事呢？事后，近侍艾密尔·齐列看到散置于皇帝书桌四周的揉成一堆堆的纸头时不禁大吃一惊。

原本莱因哈特和骨肉至亲的缘分就很浅。

构成天才的六大要素之一就是对亲近的憎恶。莱因哈特憎恨父亲。母在成为他憎恶的对象之前就永远离开他了。而现在，他自己为人父，他是一个背负家庭重任的人。

家人，这个名词让莱因哈特极为困惑。由于母亲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没有在莱因哈特的记忆和精神基层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莱因哈特来说，母是相当抽象的，就像是某处温热的蒸馏水一样。而父亲则和母亲一起消失了。他的肉体虽然还存在着，然而，精神却已经退化，他没有尽到对孩子的照顾责任，不仅如此，他甚至把女儿卖给权势之家，以换得一点点的金钱回报。莱因哈特根本没有双亲，正确地说，他根本不需要有双亲，在他有了生命之后——对莱因哈特而言，家人就只有那个像春天的阳光一样倾注了所有的爱给他的姐姐，还有那个住在隔壁的高个子红发少年。莱因哈特和红发少年从外面玩倦归来的时候，总会被姐姐赶进那间狭窄的浴室里。当他们胡乱地冲洗完毕，从浴室出来的时候，那个从老旧的桌子上飘散出来的热巧克力的香味更提高了少年的期望——

“好俗的名字啊，什么齐格飞——”

莱因哈特对着遥远而温馨的记忆喃喃说道。他拿起了笔，在不知是第几十张的纸上写下了一个名字。

亚历山大·齐格飞·冯·罗严克拉姆。

这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二代皇帝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婴儿就被称为“亚历克大公”。

第二代的皇帝诞生之后，第一代的皇帝当然没有因此就卸下了重任。莱因哈特是在二十岁生日之前继承了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称号，如果以此为标准，莱因哈特的治世还要持续十九年。

自己会成为四十几岁的人，这件事对莱因哈特来说实在是太难以想象了。但是，成为人父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难以想象的事，而现在也已经实现了，所以，成为四十几岁，甚至超过六十岁也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就算莱因哈特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是多么无与伦比的英雄，只要是人，就没有不老不死的。

然而，在想到明天、后天的事情之前，莱因哈特今天就有几件事要做完。有许多大大小小、公私两方面的课题等着他裁决。

重新呼叫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及革命军前来交涉。把政治犯从拉格普尔监狱放出来，让他们回家。同时要搜查拉格普尔暴动的主谋。此外还有重新整备尚未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的新领土交通、通讯、物流体系、以政治犯的罪名逮捕旧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处分、在帝国内部撤下不和的种子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及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的正式处分、败给伊谢尔伦革命军的瓦列一级上将的处分，同时还要奖赏他避免帝国军决裂的产生、透过宫内省公布皇子的名命、写信给妻子希尔德和姐姐安妮罗杰、选定取代已经烧毁的冬馆的临时皇宫、奖赏帝都防卫司令官兼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的功绩，然后——有没有忘记什么事？皇帝是一个相当忙碌的职位，至少对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皇帝来说是这样的。

安妮罗杰正好遇上亚历山大·齐格飞的诞生，护卫她们母子免遭狂信

者的伤害，这件事对莱因哈特是一件足以温暖他整个心窝的喜事。自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后，经过一千日以上，才得以恢复姐姐和莱因哈特那个时期的感情。再回溯时间之河，船应该要停靠在十五年前的岸边吧？当然，春光像水晶的碎片一样撒落下来。

莱因哈特给了自己还未见过面的孩子那个陪伴自己半生的挚友的名字。不是为了对故人赎罪，而是一种表现感谢及超乎这种心情的结果。吉尔菲艾斯和莱因哈特共有着在莱因哈特的生命中最充满光和热的岁月。莱因哈特之所以把齐格飞的名字给了那个成长之后应该会成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支配者的男孩子，是融合了必然性和自然性的结果。

突然，一个问号闪过莱因哈特的心头。在他检视着那段充满光和热的过去时，他发现一件事。他一边用指头拨着金黄色的发梢，一边陷入了沉思。

“莱因哈特大人”，

吉尔菲艾斯一直用敬称来呼叫自己的密友。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叫的呢？不应该是从一开始认识时就这样的。是在进入了幼年学校之后，当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这样叫。不知不觉当中，彼此也都习以为常了。莱因哈特并没有自己是吉尔菲艾斯的“主君”的意识。到吉尔菲艾斯死前，他一直都没有那种意识。吉尔菲艾斯是莱因哈特的分身，他活着的时候，莱因哈特的人生可以拥有两倍的质与量。

“归根结底，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心情，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人生映在镜中并加以美化罢了。”

也有历史学家做了这样严苛的批评。或许出生在后世对这个历史学家而言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如果莱因哈特听到这段评语，他的怒气一定远在宽容之上。

在提督们所投宿的银翼旅馆中有一间装了大型偏光玻璃的谈话室，从这个房间几乎可以毫无阻碍地看见海尼森中央宇宙港的全景。

庆祝皇子诞生的兴奋感的余韵还在室内回荡着，然而，安静的气氛却同时弥漫着整个房间，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交谈着的提督们让人想起了一群正在休息的猛禽。一群穿过历史上最后距离的金黄色海鹭。

“克斯拉好像把在费沙和地球教都扫灭了。”“是啊，今年好像割草年嘛！”“

连神出鬼没的鲁宾斯基也落网了，亚历皇子殿下可以在安稳的环境下成长了。”

瓦列稍带揶揄地问道，毕典菲尔特换过交叉的双脚，膝盖碰到桌子，让桌上的咖啡杯跳了起来。好在每一个杯子都已经空了。

“恶魔被妖怪抓住的话，大家当然是希望两败俱伤哪！鲁宾斯基当然也不例外。如果他只因为脑肿瘤而直接到坟墓报到的话，那就未免太虎头蛇尾了吧。”

毕典菲尔特的说法虽然显得相当任性但是却让人觉得有奇妙的说服力，僚友们都露出会心一笑。

这个时候，除了奥贝斯坦元帅和克斯拉一级上将之外，帝国军的最高级干部都聚集在这个房间里。包括米达麦亚元帅、缪拉一级上将、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梅克林格一级上将、艾杰纳一级上将、瓦列一级上将等人。和莱因哈特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获胜之后相较，数目减少了一半。失去的僚友和记忆是多么贵重的东西啊！在他们的灵魂深处都知道，他们所渡过的星海

同时也是血腥的大海。一思及此，他们在一瞬间会有一种肃然之感，同时也就确认了自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悔恨。站在窗边凝视着风景的梅克林格听到开门声回过头来。

米达麦亚麾下的卡尔·爱德华·拜耶尔蓝上将匆匆进门来，对着前辈诸将敬了礼。低声向有“疾风之狼”之称的宇宙舰队司令官作报告。拜耶尔蓝的紧张传传染给米达麦亚，但是，米达麦亚却加上了一点喘息的时间，他给了僚友们一个犀利的微笑。

“各位，休息的时间似乎已经结束了。根据刚才的消息，伊谢尔伦军的所有部队已经离开了回廊，正朝着海尼森方向前进。”

无声的骚动使空气产生了波动，几个穿着黑色和银色军服的身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只有一个人，那个凝视着三次元西洋棋一动也不动的人像是会了意似地点了点头，移动了骑士，自言自语地说道。

“将军！”

他的声音虽然低沉，但是却镇压了周围的静寂，僚友们各自带着符合自己个性的惊异表情看着他。除了渥佛根·米达麦亚之外的其他四个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僚友的声音。

这是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五月二十日十六时的事。

## 第七章 深红星路

### I

“战术层面上的偶然只不过是战略层面必然余光的碎片而已”

- - 杨威利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宇宙历零零一年五月底发生的银河帝国军和伊谢尔伦革命军的全面冲突，若光从表面的事件来加以排序整理的话，看来就像是因运气不佳的偶发事件所导致的。一艘小小的民间宇宙船从帝国军支配下的旧同盟领地朝着伊谢尔伦回廊航行。这是一次追求自由和解放的逃亡，一共坐了九十人以上的男女老幼，超过了规定的人数。这艘叫做“新世纪”的老配船只因为动力部分发生故障而向伊谢尔伦求援，结果其通讯波却把帝国军给引来了。虽然他们是费了好大心血才穿过帝国军的警戒网的。

“理想是从现实的尸体吸取养分的食尸花。一个理想需要比一个军团的吸血鬼还要多的鲜血，需要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的血。”

有时这种痛切而强烈的嘲讽构成了真理的一部分。这个时候，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的情形或许就是这样。

“真是麻烦，不要管了”，

内心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伊谢尔伦共和政府绝对没有办法对那些为追求自由而逃离帝国军掌握的人见死不救。当然，从以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政战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来说，这艘宇宙船有可能是帝国军的破坏者，然而，再想到莱因哈特皇帝的为人，事情又似乎不可能是这样的。伊谢尔伦军于是赶紧出舰队前往搭救。

然而，双方就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再典型不过的遭遇战。对伊谢尔伦军的出现大吃一惊的帝国军叫来了在附近的同伴，不久，德洛伊杰上将的舰队

就急速赶到，而伊谢尔伦军也不得不动员大规模的舰队。于是，数千艘舰艇就展开了两上小时的交战，德洛伊杰并没有笨到一定要在这个场合获得战术上的胜利，所以便开始后退。然而，伊谢尔伦军摆出了如此调头撤退就要追击的姿态，不断地集结友军，于是，最后便演变成无法回头的态势。尤里安获得了“新世纪”号上的人们感谢，把他们送回伊谢尔伦，而他的内心也不禁有着一种混合着后悔情绪的恐惧。因为他想到，皇帝的作战欲望是不是会因此被挑起？然而，仔细观察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短暂的生涯就会发现，他从来没有因为示威而大动干戈，一定是要进入实战才会出兵的。

另一方面，以尤里安·敏兹为首的伊谢尔伦革命军，把主力集结在回廊的出入口，准备应付这预期之外的事态。和平交涉的契机因去年杨威利的暗杀事件和今年的拉格普尔监狱流血事件等外来的因素受到妨碍的经验，总之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使他们精神上的甲冑更形厚重，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事。结果都不得不开启战端。

尤里安无间拒绝皇帝的交涉要求，但是，他也不打算卑屈地做帝国的附庸。尤里安经常从杨威利那儿听到有关莱因哈特的人格和价值观的评论。

“莱因哈特是一个不惜为自己的理想和野心，甚至爱憎而自我毁灭的人。就因为如此，他对敌人也有这样的要求。莱因哈特之所以如此哀惜逝去的友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我们之所以轻蔑元首优布·特留尼西特也是出于这种心态吧？”

如果民主共和政治是那么贵重的东西的话，为什么不豁出生命去守护，而眼睁睁看着民主政治灭亡在专制政治的支配下呢？这一定是莱因哈特所无法理解的事情。或许莱因哈特是希望从占据伊谢尔伦的少数人当中去寻求理想的敌人吧？“

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们占据着伊谢尔伦，拥有庞大的兵力的话，姑且不论莱因哈特皇帝，帝国政府和军部的不安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也许哪一天，伊谢尔伦会成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负担，而不是他们的。”

“那么，要放弃伊谢尔伦吗？”

“执着于伊谢尔伦，到最后反而会使我们在政治、战略上的选择幅度缩小，就是这样。”

当时，杨的发言方式始终极为抽象，但是，尤里安很能谅解他并无意将伊谢尔伦当成民主共和政治的永远根据地。然而，现在最重要的课题是，尤里安如何把伊谢尔伦的存在做战术层面上的活用？尤里安从杨那里学到了莱因哈特傲人的才能和野心给予无上的敬意。同时，他也学到了分析和观察潜在其才能里的危险要素。但是，在研究这个人物时经常会面临直视太阳而被灼伤眼球的危险。

在尤里西斯舰上，尤里安对先寇布、亚典波罗、波布兰等人说出他的想法。尽管莱因哈特有和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交涉的机会，但是，他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之前先进行一次战斗呢？因为像是皇帝测试对方是不是为理想而流血的一种方式。

战斗是先寇布以下的军队干部们的希望。亚典波罗一方面对尤里安的意见表示赞同，一方面又微微歪着头提出了疑问。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世的历史学家是不是会莱因哈特断定为嗜血的野心家呢？”

“不，大概写着他是一个有着和所有战争的流血量相当功绩的伟人。”

或许是太疲倦的关系吧？尤里安话中带着嘲讽的语气，回话的声音滑过人们的耳膜时还留着些许的刺耳感。

“因为后世的那些历史家是以成果这种价值基准来衡量流血量的。即使在宇宙统一之前死了一亿人，他们还是会这么说的。他们会说，只死了一亿人就完成了宇宙的统一霸业，真是了不起的丰功伟业啊！”

尤里安发泄了之后，在回归静寂的列席者中，华尔特·冯·先寇布冷静地抚平发言者过度激烈的情绪。

“这种说法真不像是你的风格。难道你想变成一个冷笑家，在后世的毒舌录上留名吗？”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尤里安红着脸，但是，他并不是为了自己那段需要谢罪的发言。他只是突然意识到，姑且不论杨威利，在才能、经验、实绩各方面都比不上莱因哈特的自己，要分析对方的精神作用是显得太勉强了。原本尤里安目前的境遇并不是历史浓，而是用兵家，不是立于测量流血效果的立场，而是立于被测量的立场。

莱因哈特把一级上将以前的诸将和直属于大本营的幕僚们集中于临时的大本营。采取的虽然是御前会议的形式，然而，莱因哈特现在并没有意思问幕僚们是否要出兵。倒不如说莱因哈特的目的是要让列将们彻底明白他的战意和斗志。

“如果是他们发兵挑衅的话，我们当然没有回避的理由。原本朕就是为此而亲征的。朕可能会立刻率领你们离开海尼森去讨伐他们。”

莱因哈特环视列将，他从奈特哈特·缪拉的视线中感受到他有所诉求。在皇帝催促的表情下，有着灰色头发和灰色眼珠的良将诚实地发表了他的意见。

“不是下官轻敌，而是这次战役并没有关系到帝国的存亡。下官认为陛下无需亲自上阵。战事请交由下官等人，陛下就请留在行星上吧！”

莱因哈特以嘲讽的眼神回应着缪拉的进言。苍冰色的瞳孔中跳跃着流星般的光芒。

“朕为什么要率军亲征？难道是要以毫无原则的笑脸去面对共和主义者们的无礼的挑战吗？不是的。朕明白缪拉的好意，可是，这个时候，是用不着的。”这

一次轮到米达麦亚要求发言了。

“请容我直言，陛下。皇妃陛下和大公妃殿下都在费沙等着陛下您的归期。请您在后方监督我们作战就可以了。”

“哦？你也有妻子啊！朕想她一定也祈求着你能生还，难道让你置身于危险当中就是好事吗？”

莱因哈特的话中虽隐含恶意，但是却又合情合理，米达麦亚顿时没有提出反驳的余地，于是只有沉默了。

就如莱因哈特所说的一样，帝国军没有理由要回避战争。如果这次把伊谢尔伦击灭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人类社会统一于“黄金狮子旗”下了。布于行星海尼森和巴拉特星系的帝国军的战力是伊谢尔伦军的五倍以上，装备和补给也居于优势。如果伊谢尔伦军渴望战斗的话，对帝国军而言，这无异是一条通往统一和平的捷径。

若要勉强探求帝国不安的主因的话，那就是新领土各处的物流、交通、

通讯的混乱尚未完全平息，不过，在拘捕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之后，情势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米达麦亚也不得不承认军务尚书果断的行动杜绝了阴谋的根源。

瓦列一级上将由于麾下的战力已经减半，所以受命警备行星海尼森。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一起留在海尼森行星上不是瓦列所愿意的，然而这是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办法拒绝。奥贝斯坦也对皇帝亲自上阵一事表示反对，但是，他没有表现职强烈的态度，只是二话不说行了一个礼接受了命令。

年轻的金发霸主命令近侍艾密尔·齐列送酒来，他亲手为诸将倒酒。为诸将倒过酒之后，莱因哈特也在自己的杯中注入了四二四年份的酒。

“那个杨威利是一个没有胜算就不会作战的人。所以他值得朕尊敬，但是，他的后继者又是怎么的一个人呢？”

这个问题不是对诸将发问，也不是他自言自语，在喃喃地说了这段话之后，莱因哈特微微地提高了声音。

“米达麦亚！”

“是！”

“你早朕一天出发，设定好和共和主义者们一决雌雄的战场。你就算全军的前夕。左翼是艾杰纳，右翼交给毕典菲尔特，后卫就由缪拉负责。梅克林格以幕僚总监的身份跟朕在一起。那么，干杯！”

高举起酒杯，把鲜红色的液体一饮而尽之后，皇帝把酒杯掷向脚边的地板上。诸将也跟着这样做，只见地上满上晶莹灿烂的碎片。这个景象让人想起了他们以前踩在军靴下的星星群。

II 莱因哈特浮游于无穷的宇宙空间中。

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呈半球型，上半部是一面显示萤幕，散布在银河中的数亿光亮和黑暗的微粒子洒落于坐在指挥椅上的莱因哈特身上。莱因哈特全身承受着这些微粒子，当明暗的交错和他的鼓动及呼吸呈现同一步调时，他觉得自己和宇宙同化了。这是最幸福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灵魂深处浸浴在星海当中，自己的所有细胞随着全宇宙的法则律动着。现在，他把船停在距离海尼森十二天行程之外，称为希瓦的星域，但是，这个名词对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是他的一切，没有人可以将这两得分开。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自觉到有一些发热，但是，他没有对重臣或近侍说明。如果被他们知道了，别说出战了，他一定会被当成病人关在只可以眺望行星海尼森冬蔷薇园的宿舍里的。莱因哈特的意识范围里容不下自己是一个病人的这个想法，他把这个想法彻彻底底地排除到体外了。

“与其不战而悔，不如先战再悔。”

这是莱因哈特留给后世的一句警语，但是，在可靠的历史资料中却找不到这句话。大概是因为这句话充分表现了被视为军神的莱因哈特的一面，所以才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当莱因哈特把艾密尔·齐列送来的牛奶咖啡拿到嘴边的时候，监控员的声音充满了紧张的波动弥漫着整个舰桥。

“发现敌踪！距离106.4光秒，3192万公里。推测进入红色区域最快为1880秒之后！”一张看不见的巨网罩在帝国军的头上。曾经驰骋过无数战场，钻过多少死亡线的莱因哈特的部下们，也还是没有办法习惯于安抚着胃、肺和心脏的战栗而冰冷的手掌感触。

不久之后，敌舰投影在萤幕上。光点群浮现于辽阔无边的黑暗深渊中，电脑解析着敌人的阵形，用雷射投影出来。经过数秒的观察之后，莱因哈特发现阵形是根据兵法所布出来的。

“虽然尚未成熟，不过仍有其可取之处。”

莱因哈特赞赏道。在战争经历方面，他比尤里安早了六年，在武勋的质和量方面，更是后者所无法匹敌的。今年六月刚好是莱因哈特自幼校毕业第一次上战场之后的第十年。这是一段何其长又何其短的十年啊？！失去的东西、获得的东西成列地经过他眼前，这时，他对着麦克风开口。

“在作战之前，朕要再对众卿说一次。姑且不论高登巴姆王朝，只要罗严克拉姆王朝在，朕一定要站在银河帝国军队的最前线！”

莱因哈特的声音像水一样地弥漫整个舰桥。

“朕的儿子也一样，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皇帝绝对不能躲在士兵们的背后，在安全的宫廷指挥作战。我向你们发誓，绝对不会有懦夫可以坐上罗严克拉姆王朝至尊的宝座——”

一阵狂热的呼声打破了瞬间的寂静。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亚力克大公万岁！”

帝国军的通讯回路充斥着昂扬的叫声。那是从伯伦希尔发出来，传到帝国军的所有舰艇上的。米达麦亚等诸将在各自的旗舰上带着不同的表情点头称是。那个高傲的皇帝经常把自己的背对着友军，而把胸膛暴露在敌人面前。

于是——

“发射！”

“发射！”

五月二十九日八时五十分。希瓦星域的会战开始了。

一开始是一种整齐的炮火交织。光束切割着衰老的皮肤般，各舰的能源磁场排距着光束，出现了数万只火鸟群舞似的光景。除了死神的盛装之外，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这么妖冶而充满幻魅的光景的。

十五分钟的炮战之后，伊谢尔伦革命军的左翼部队开始后退了。而帝国军右翼部队的队伍就像是跟着被吸进去似的往前突进，司令官见状赶忙制止。

“不要中计了！只要我军不被拉入雷神之锤的射程内，他们就没有胜算。不要中了他们这么明显的诱饵。”

毕典菲尔特的指令听来似乎不像他以往的风格，不过，这项命令仍然传进了黑色枪骑兵全队，他们于是放慢了前进的速度。伊谢尔伦军停止了后退，摆出要进军的态势，帝国军就相对地开始后退。

在重覆地一进一退之后，十时十分，亚典波罗失望已极，他只好放弃把黑色枪骑兵拉进十字炮火的焦点内的战法。他一只手拿着染色白色五棱星的黑扁帽，对着幕僚拉欧耸耸肩。

“毕典菲尔特那家伙似乎什么时候在他的字典里加上了慎重和小心这样的字了。现在还像个秀才般扭扭捏捏地，到底想怎么样嘛！”

参加希瓦星域会战的战力，帝国军方面有舰艇五万一千七百艘，将兵五百八十四万二千四百人，伊谢尔伦方革命军有舰艇九千八百艘，将兵五十六万七千二百人。帝国军在数量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伊谢尔伦革命军则不得不将极少数的舰艇做最佳的运用。对伊谢尔伦革命军来说，这是一项弱点，

也有可能是据以产生诡计的根源。

尤里安指示旗舰尤里西斯前进。虽然不像莱因哈特当众所说一般，但是，太过年轻而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司令官却自我要求一定要站在头阵去迎接危险。这也许是受到杨的影响，然而，在这个时候来说，这种举动或许显得有些唐突。

巨大的火花在前方的宙域中开放。

突进的尤里西斯放慢了速度，突破了膨胀的能量乱流中央。舰体因摩擦而摇动着，最后，尤里西斯像是从能源暴风中被释放出来一般，朝着和突入时不同的角度飞去。而就在其前方，不幸的帝国军巡航舰体的右侧面暴露在敌人面前了。

从尤里西斯的主炮中发射的白热能源箭击中了帝国军巡航舰，试图回头的巡航舰舰体被撕扯开来。新的闪光贯穿了涌出来的彩色爆炸光。能源中和磁场像镶着宝石般的薄衣似地包裹着尤里西斯，然而，一向有强运的战舰却耐住了强大的负荷，一边反击一边回过头，避开了敌方的炮击。

在尤里西斯左方六公里处，僚舰受到帝国军的炮火攻击，在中弹之后仍然一边前进一边解体，数秒钟之内便化为金属和能源粒子群，在闪光当中消失无踪了。破坏和杀戮的能量形成激流，在虚空中卷起旋涡，在每个黑暗的墙壁上凿出了火花和火球之洞。

伊谢尔伦军缓缓的前进，看来像是冲撞上帝国军的铁壁一样被弹回来了。前锋的米达麦亚、左翼的艾杰纳、右翼的毕典菲尔特的阵形都找不出破绽，伊谢尔伦军的渗透不断受到阻挠。这不是消极的谋略。皇帝的命令一下，铁和火焰的怒涛就将伊谢尔伦军包围了起来，爆发的能量不断地被填充。然而，整体的攻势却尚未完全掌握在莱因哈特的手中。

“杨威利的后继者真是用兵巧妙啊！或者是出自梅尔卡兹之手呢？”莱因哈特自言自语地说着，他那白晰脸颊浮现出红潮，不只是因为有一种兴奋感，正在微微发热的身体也渴求着水份。他感到一股恶寒。自觉到身体的不适，莱因哈特的不快更是如火上加油。虽然他的锐气和烈气一点都没有衰竭的样子。但是，他意志的集中力似乎越来越弱了。莱因哈特白晰的手指头抚摸着干涩的嘴唇，凝视着萤幕。

在光和暗无秩序的交错几度映于视网膜之际，莱因哈特才听到有人呼叫着“陛下”。出现在莱因哈特眼前的是大本营幕僚总监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和皇帝的高级副官修特莱中将军的脸。在他们的脸上飘荡着陌生的表情。担心、不安，还有那种守护着病弱者的健康者的表情。莱因哈特以微笑回应着他们，然而，笑容中微微欠缺着豁达与柔和，只差一点点就变成冷笑了。

“怎么了？我的脸上映着诅咒的影子吗？因为我是一个集中几亿的诅咒，包括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诅咒于一身的人哪！”

梅克林格用郑重的一个行礼接受了皇帝拙劣的玩笑。

“对不起，因为陛下看起来仿佛在另一个宇宙陷入沉思一样——”

莱因哈特叹了一口气。那不是发出心中的热气，而是因为肺和气管的发热而引起的热气。

“是吗？不过，陷入另一个宇宙沉思最好是在掌握了我的宇宙之后比较好。希望你们多加努力！”

皇帝闭上了嘴，伯伦希尔舰桥看来似乎恢复了大本营的气氛。

或者尤里安·敏兹比他自己想象中的还要豪勇，也许应该说是大胆。当他判断出不能回伊谢尔伦要塞，无法回避和帝国军的主力发生冲突的时候，尤里安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

原本他们就是以极少的兵力和强大的银河帝国军较量智慧和勇猛的。他们不应该还希望会有完整备的环境。在这个时候，他们只有采取一边作战一边寻找胜机的做法了。

或许尤里安的本质不是一个战略家，而更接近战术家。从这个层面来看，也许他不是“小杨威利”，而是“小菜因哈特”。然而，那个对莱因哈特而言已经不存在的师父却仍存在尤里安的心中，而且对他的理性和感性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

尤里安是有志成为一个军人，但是，他并不想成为杨的后继者，只希望做杨的部下、辅佐人员。对尤里安而言，军队就代表杨舰队，他对军队的见解虽然稍缺普遍性，但是只要检视他所走过的人生路程就可以了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伊谢尔伦军的舰艇数量比帝国军少，人数更是一大差距。本来在这场会战中，伊谢尔伦军至少需要一百万的官兵。如果没有这么多数目的兵员，就不能运用各个舰艇了。从舰桥上集中控制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而尤里安用可以说太过大胆的战术弥补了这个致命的缺点。他把一成的舰艇当成无人舰，配置在左翼后方，看来就像是预备兵力一样。如果帝国军看出这个破绽，把攻势集中在这个方位的话，伊谢尔伦军的阵形一定会整个崩溃。

如果莱因哈特的身体状况良好的话，或许他就会看出尤里安的这个诡计。不，或许他已经看破了吧？如果要严苛地加以评断的话，尤里安的诡计只不过是杨威利的次流罢了。杨常把无人舰拿来当成魔术的材料，如果再回溯战术史的话就可以发现西德尼·席特列元帅也曾经试用这个战法去攻击伊谢尔伦要塞。从某个意义来说，对同盟军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战法吧。

而因为这个无人舰队常常往伊谢尔伦方面或帝国军的右侧面佯攻，所以，帝国军就不得不分出注意在上面，也因此得分出部分战力应对。光是这样，雪人舰队的存在就已经有其价值了，然而，尤里安身为一个战术家却有着更大的胃口。

如果有机会的话，尤里安还打算把这些无人舰队当成诱饵，向莱因哈特皇帝的旗舰伯伦希尔直接攻过去。然而，尤里安一方面不认为莱因哈特会中这样的诡计，或许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说，若说伊谢尔伦军还有其他胜算的话，那就只有把帝国军引进伊谢尔伦要塞主炮“雷神之锤”的射程范围内了。尤里安想到或许自己被目前的状况所牵引而在战略上做了错误的判断了，然而，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完全是一种完美主义在作祟，或许这也是他承受自师父杨威利的影响中不好的一面。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决定把基本的用兵姿态定在正攻法。

“没有玩弄诡计的必要。连续不间断的攻击以消耗敌人的战力。”

聚集大量的兵力，整务补给，再正确地加以运用，这就是通往胜利的道路。跟杨威利一样，莱因哈特也知道这个道理。他的霸气中存在着理性，这就是为什么他并没有使自己的天才狂飙的缘故，但是，在这次的会战中，因自己的集中力的薄弱而产生的微妙不安更是使得他在用兵时显得过度慎

重。莱因哈特一边解析着敌人的阵形和行动线，一边喃喃自语着。

“能用这么少数的舰艇完成这么严密的布阵，看来大概是梅尔卡兹的手法吧？老将的功力似乎还没有衰退。”

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用兵不喜取巧。

“坚实而没有空隙，惯依理而行”，

这是军事学教科书上对他的用兵评价。在他晚年时，因为有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杨威利这两大恒星在宇宙中闪耀着，所以，梅尔卡兹的光芒在众人的印象中似乎就黯淡了不少，但是，就因为这样，他才得以成为后世平凡军人的典范。想模仿莱因哈特和杨的人虽然不在少数，但是，却没有人学得来。

炸裂的炮火产生连锁反应形成光带，把无机物和有机分子撒到宇宙中，仿佛一只带着恶意的巨大怪物一样排山倒海而来。

伊谢尔伦军虽然一向善于和大敌对战，但是，就因为人数太少，同样的战法能用到什么时候就不得而知了。

“只有五十二个人怎么操作巡航舰？看来非得把蜘蛛也当成船员来用才能腾出手啊！”“别发牢骚！以前我曾用八个人准备了三百人份的料理呢！就是某个提督再婚的宴会那一次啊！结果新娘和新郎的儿子私奔了，宴会也就流产了，留下了一大堆料理。”“啊，我听说了。这艘巡航舰上坐的不是蜘蛛，而是牛和猪的混血呢！全是些连头盖骨时而都塞满了胃袋的笨蛋！”从对战一转而为苦战，却仍然互相开玩笑彼此戏虐是被称谓“杨舰队”的一群人无可救药的习性。

“一句玩笑话等于一滴血”

则是奥利比·波布兰的名言。

当尤里安还是个少年时，他也认为自己是属于这种性格的，然而，在杨威利死后，他的幽默和毒舌的感觉便降低了，认真的精神层面逐渐浮现出来。总而言之，杨这个触媒的存在对尤里安·敏兹此时的境遇从某方面来说和莱因哈特是处于对立的地位。支配人类史上最大版图的霸主必须要考虑到身体的状况地精神活动的影响，相较之下，抗拒其支配的革命军太过年轻的指挥官却必须排除精神过度对肉体健康的干扰。

从萤幕上投射出来的光芒照耀着尤里安的脸。整整有二十四个小时以上，尤里安都没有合过眼。他的神经处于极端激动的状态下，使得他根本睡不着。

尤里安感到迷惑。帝国军的行动比他预想的还要迟缓。炮火虽然呈高密度，阵容也又深又厚，但是，莱因哈特皇帝的用兵不是应该更富于实力派的吗？尤里安无法透过那厚重的军阵看出可以使用诡计以扰乱帝国军的空隙。因为，在人力上居于极劣势的伊谢尔伦军必须避免被接入永无休止的消耗战中。

“对方的预测正确吗？愿望可以实现吗？唯有让其产生这种错觉，陷阱的成功率才会高。一定要记得在陷阱上放置金币。”

以前杨威利曾这样说过。尤里安·敏兹一直相当杨是战场上最厉害的心理学家，但如果把“最厉害”改在“数一数二”，这样的评价就绝不会太夸张。莱因哈特皇帝麾下的提督们虽然都是杨武勋录上的败将，然而，事实上他们都是被杨所设下的心理陷阱所驱，连莱因哈特本身也不例外。

银河帝国军的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原本最擅长快速

机动用兵，但是，在面对瞬间的胜机地，他也知道如何抑制攻击冲动。由于这样，他更能在最具效果的时机发挥爆发性的破坏力。然而，他右侧的毕典菲尔特在亚典波罗口中的“低级优等”的行径终于到了极限。五月三十日二十三时三十分，形成帝国军右翼的黑色枪骑兵开始猛然地行动了。

在毕典菲尔特一声号令之下，黑色枪骑兵在黑暗的虚空中划出银白色的航迹，仿佛一只展翅的猛禽般以弧状的行动线朝着同盟军的左翼袭杀过去。

“敌人杀过来了！”

伊谢尔伦军的监控员颤动着声音。仿佛在一瞬间就扩大了船影直冲过来的黑色枪骑兵的迫力和压力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对抗的。数万支能源光束和飞弹直飞过来，多彩的爆炸火光四处绽开。亚典波罗发出了指令，伊谢尔伦军也以光和热交织的弹幕迎击敌人。

黑色枪骑兵被高密度的炮火所击倒，舰列出现了漏洞。然而，伊谢尔伦军的损伤也不小。唯一和帝国军不同的是，伊谢尔伦军在数量的恢复力上远较帝国军逊色得多。

激烈的炮战告一段落之后，伊谢尔伦军的阵容越发薄弱、稀疏，不敌对方攻势的亚典波罗也咋着舌下令所有的舰队后退。他的心头掠过了

“如果再这样减少下去，是不是就会溶进宇宙的深渊中”的想法。

#### I V

“伊谢尔伦军看来像是要往回廊方向退却了。下官想要斩断其退路，将其一举包围击灭。恳请陛下裁可！”

五月三十一日二时四十分，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提出了这样的申请。莱因哈特从假寐中醒来，在近侍艾密尔·齐列帮助下穿好军服。他原想洗个澡，然而，发着烧的身体应该避免有这样的举动。

莱因哈特挺着发着热的身体从寝室走向舰桥。他记起在幼年学校当时有过和这次相似感觉的经验。那就是第一次进行在无重力下行动的训练时。那种醉酒般的感觉不断地扩张，侵略着他的意识。

舰桥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看到重整姿势对他行礼的幕僚们。然而，他的视线在摇晃，暗度急速地增加。莱因哈特觉得自己似乎发出了声音，可是，他本身的听觉却没有确认这件事。

“陛下！”

艾密尔·齐列的惨叫让隶属于帝国军大本营的幕僚们感到一股战栗。那个不可侵犯的年轻霸主就在他们的眼前倒下。以前，那颗黄金般的头颅只形式地对高登巴姆王朝的皇帝低过。而现在，那头灿烂的金发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地板接触了。闭着两眼的脸苍白得像无机物一般，而血色则病态地泛在两颊上。奇斯里准将和流肯少校从两边扶起了皇帝的身体。

怒吼声和命令交错着，军医和护士急忙赶过来。接近恐惧和紧张感使室内的空气停滞了。失去意识的莱因哈特在奇斯里、流肯、艾密尔·齐列的服侍下躺在担架上经过刚刚走过的通路，往相反方向被送走了。

大本营幕僚总监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微微泛青着脸，然而又保持着沉着和冷静的表情对一个军医说道：

“军医先生。”

“是、是！”

“希望你们不要再以原因不明来结案了。确定皇帝的病名，做最好的

医疗。好吗？”

军医很感谢皇帝的幕僚总监不是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而是绅士般的梅克林格。然而，这种感谢的念头在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梅克林格微微地伸出了右手，扭住了军医的衣领。

“艺术家提督”

的两眼中闪着看似低温的青色火焰。

“明白了吗？军医先生。你有地位，当然也必须负相当的责任。如果你也束手无策，那就跟那些蒙古大夫们没什么不同了。我可以对你抱着期望吗？”

军医苍白着脸点点头，梅克林格松开了手，只用着嘴唇的一端笑着。

“对不起，军医先生。我太激动了一点。”

“皇帝昏倒！”

传送到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处的报告充满了恐惧和震撼。“疾风之狼”觉得冰之魔女似乎把寒气吹进了他的胃和心脏内一样。他那充满活力的瞳孔中出现了冰冷的裂缝。然而，他还是把自己的内心的动摇封在体内。

“有什么好骚动的？又不是皇帝驾崩了。在这个时候失去节度的话，日后一定会被皇帝责怪的。”他

尖锐地叱责着失去血色的幕僚们。在这个人心动摇的时刻，这个体形瘦小的元帅的威严镇压住了一群高个子的幕僚们。幕僚们不由得重整了态度。他们的上司不只是帝国军的，更是全宇宙无与伦比的勇将。

“这个消息不能让敌军知道。封锁一部分的通讯网络。把这个措施告诉大本营。”

伯伦希尔上有梅克林格一级上将。他应该会做适当的处置，以防止大本营产生动摇吧？眼前展开的会战或许到最后会不得不放弃胜利的机会，但是，在这个时候却不能有丝毫松懈。

难道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历史才刚满两年就要结束了吗？一个极不详的念头划过脑中，被称为银河帝国军至宝的勇将听到了恐惧和绝望和这两种情绪在他的意识边缘凶狠地叫嚣着。

“喂，罗严塔尔，怎么办才好？把这么重的现任都丢给我，自己却在天上一手拿着美酒一边旁观，太自私了吧？”

米达麦亚半认真地对着已故的密友发着牢骚。即使有着“疾风之狼”的胆识和处理能力，要井然有序地收拾这个事态并不是一件易事。如果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在这里的话会怎么做呢？米达麦亚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足见他心境上的负荷有多重了。

帝国军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作茧自缚的地步。为了不让敌方知道皇帝发烧昏倒的事，必须封锁一部分的通讯网，同时发出禁口令，结果，一部分必要的指挥系统就被切断了。

米达麦亚和梅克林格之间在无言当中建立了起了联系。虽然这是一件有着极高完成度的工作，但是，不知道皇帝生病的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恩惠。何时及如何把事实告诉指挥着帝国左右两翼的艾杰纳和毕典菲尔特两人，就是梅克林格和修特莱的新课题了。

尤其最大的问题是毕典菲尔特。他对伊谢尔伦军采取了波状的猛烈攻击，在帝国军中最突出，然而，在五时十五分时，他遭遇到梅尔卡兹提督所

筑成的炮阵，前进的情况受到了阻挠。

巧妙地构筑而成的闪光和火壁阻挡了帝国军的猛进。虽然不可能长时间阻止，但是却给了亚典波罗麾下的舰队重新编组的时间，六时，亚典波罗完成了这个作业。

毕典菲尔特一边踢着旗舰“王虎”舰桥上的地板恨得牙痒痒的，一边跟“活动的大本营”战舰伯伦希尔联络。要求动员预备兵力以再度攻击。

然而，从大本营传回来的回答却是“避免不必要的攻击，后退！”毕典菲尔特对着显现在通讯萤幕上的梅克林格怒吼着。

“不通情理的家伙！请皇帝出来！如果不听，我就搭小艇到伯伦希尔去直接跟皇帝申诉！”

毕典菲尔特散着橘色的头发，挥舞着拳头。他是很认真的。而艺术家提督也不禁在内心直咋舌。

“毕典菲尔特提督，我是皇帝陛下敕令所任命的大本营幕僚总监。关于战场上的统筹，对你们下指令等事宜也都是由陛下委交给我的职权。如果有异议就请你到陛下面前理论吧！”

不过，现在请你遵循后退的命令。”

这是梅克林格不得已的说词，但是，结果却更刺激了毕典菲尔特的怒气。他无礼而毫无艺术感的反驳如连珠炮似地迸出来。

“你这个可笑的诗人！什么时候你竟然和着奥贝斯坦所做的曲子弹起钢琴来了？”

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钢琴家的大本营幕僚总监的回答是这样的：

“要让猪听的曲子，胡狼来作也就够了。”

当大本营和右翼之间进行着这种没有建设性的交谈时，帝国军左翼部队和伊谢尔伦军之间持续着拉锯的状态。

艾杰纳无视于幕僚们的进言，陷入了某种沉思中，不久之后，他轻轻地举起了左手，把竖起来的大拇指前后摇动着。参谋长格里先贝克上将解读出了他无言的指令，结果，艾杰纳舰队从最前线的混战状态中脱离，开始快速地后退。他们以三次集中炮火甩开了紧追上来伊谢尔伦军，以完美的舰队动作重新编组阵形，采取了不管皇帝下什么样的命令都可以立即执行的态势。然而，艾杰纳却陷入了一段出人意料之外的漫长等待。

V五月三十一日九时二十分。

希瓦星域的会战场在奇妙的胶着状态中看似呈现出停顿的样子。炮火炸裂、中弹的舰艇形成火球爆炸开来，不断地产生死者，然而，却总让人有一种不够畅快的感觉。仿佛生命力和破坏力在某个地方阻挠而无法完全混合燃烧一样。

银河帝国军的后卫的完整的部队待命着。那就是在困局中更显得强韧，被誉为“坚忍不拔”的奈特哈特·缪拉的舰队。在没有接到皇帝下达出战的命令，连和敌人接触的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缪拉只有在旗舰帕西法尔的舰桥上凝视着萤幕上一闪一灭的光点群。

“缪拉一级上将，我们到这个战场来不是为了吃饭盒的。我们一定要参加战斗，把那些共和主义者打倒在我们的炮火之下。”

那些嗜血的年轻幕僚公然地表现出他们狂热的兴奋，向司令官如此一再地进言。缪拉轻轻地举起一只手制止了他们的话。

“没有皇帝的命令是不能胡乱移动舰队的。再稍等一会儿，大本营应该

会有指令下来。”

话是这么说，但是，缪拉不得不感到怀疑，皇帝没有下命令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在他灰色的瞳孔中，困惑的阴影正展开它的双翅不断地扩张着。缪拉所知道的皇帝应该早就对他下达迂回敌人背后或侧面发动攻势的命令了。以双方这么大的兵力差距，应该有这样的可能性啊！缪拉此时也只能像艾杰纳一样，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帝国军的攻势出现了堪称超乎微妙之上的混乱和空隙，对伊谢尔伦军来说，他们才有了原本不应该有的余裕。

当奈特哈特·缪拉的幕僚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吃着他们不知道第几个的饭盒时，在伊谢尔伦军的阵营中，一个有着阳光跳跃般的绿色瞳孔的人驾着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回到战舰尤里西斯上。他从驾驶座上跳下来，快速地对跑过来的整備兵下了指示，然后立刻拿起墙壁上的通话器，打电话到舰桥上去。

“尤里安吗？有件事你要好好听着。”

“发生什么事了，波布兰中校？”

“刚才有一道奇怪的通讯跑进我的座机里。我想跟你报告，听听你有什么样的意见——”

“事情大得足以让我的耳朵平静下来吗？”

尤里安开了个玩笑，然而，他那年轻的表情立刻就变得尖锐了。敌人方面的通讯混乱使得波布兰无意间得到一个消息。

“皇帝生病了”

这句话就够让人大吃一惊了。

莱因哈特皇帝病倒了吗？那个充满着闪耀光芒霸气和活力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将因生病而失去战史上最壮丽的军事成功吗？尤里安实在难以相信。而且他也不愿相信。那种感情和杨威利被恐怖分子杀害时，对事件的不当性所抱持着的剧烈感觉有些相似。他总认为莱因哈特不应该是会因病而死的人。

然而，现在似乎不应该太早下结论。莱因哈特虽然病倒了，但不一定是患了重病，也许只是普通的感冒而已。尤里安的那个师父曾经说过“如果我死了，一定是因为过度劳动而死的。尤里安，答应我，如果我死了，就在我的墓碑上这样写着：‘这里睡着一个被工作杀死的不幸劳动者’。”说完还继续睡他的午觉。但是，莱因哈特皇帝的勤勉度是杨的十二倍之多，在他的医学字典上一定没有“装病”这个项目。

尤里安把幕僚集合到舰桥上来。这个时候，梅尔卡兹和亚典波罗也都乘着游艇到尤里西斯上来了。就是因为战线奇妙的胶着和通讯的混乱使得他们有这样的行动。

当波布兰的报告被公开了之后，在场的人先是都安静了下来，而打破沉默的是华尔特·冯·先寇布。他提出大胆的提案，把士兵送上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直接击毙皇帝莱因哈特。

“两年前的伊谢尔伦攻防战时让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活着回去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是，如果能拿下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首级的话，帐本上就会能有黑字出现了。”先寇布说话的口吻就像在果园是摘下苹果一样轻松。

如果皇帝卧病在床的话，这件事就可以充分搅乱帝国军的步调，一旦

逼近伯伦希尔的话，帝国军因恐皇帝受害，必定会手忙脚乱地出手阻挡，到时就会产生空隙了。这个提案与其说是一种战术，倒不如说更像一场赌博，但是，若是这个大好时机流失的话，将来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

尤里安的心一边摇晃着，一边渐渐收缩了起来。

“梅尔卡兹提督的看法呢？”

被比自己年轻四十岁以上的年少司令官一问，以前被称为帝国军宿将的老提督认真地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那淡淡地分析现状的声音流过每个人的耳边。

“如果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似乎也可以维持一场不败的战争。帝国军的行动出奇地迟钝。我们后退了，他们也不来追击。可是，如果我们就这样回伊谢尔伦，战力会更加减少。下一场仗就会比现在更吃力。”

梅尔卡兹说到这里就停嘴了。先寇布大声地点点头，拍着两手。

“决定了。我们就跳进那艘美丽的伯伦希尔，将皇帝的首级拿下来！”“去死吧！皇帝！”

几个年轻的幕僚异口同声地唱和着。

“那么，我也去。”

对于尤里安的主张，先寇布皱起眉头。

“喂喂，这可是肉体方面的劳动啊！这是劳动者赚取超过勤务津贴的机会，全军的总司令官不可以横加阻挠。你就学学杨提督，坐在指挥座上，盖着扁帽睡你的觉吧！”

不过尤里安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也一起去，否则我就不赞成这件事。我的目的是和莱因哈特皇帝谈判，而不是杀害他。请你不要会错意了。”

几秒钟的沉思之后，接下来便是苦笑，先寇布接受了年轻司令官的主张。

“——OK，尤里安如果你想先和皇帝面对面的话，你就做吧！你是要恭恭敬敬地跟他说话呢？还是要把战斧挥向那有着金黄色秀发的头颅，使它变成一个大血球呢？”“我是希望在谈判之后还能活着回来，可是，帝国军一定会有他们的藉口吧？当我满足了帝国军贪欲的胃口时——”尤里安的视线攫住了青年革命家。

“为防万一，我现在指定中将是继任的革命军司令官。当然，提督是要留在尤里西斯上的，拜托你了。”

吃了一惊的亚典波罗想抗议，但是，赋予尤里安命令权的可以说就是他自己。所以，他也只能乖乖接受了。

一提到肉搏战，“蔷薇骑士”连队就像爆发时的火山一样充满了活力。尤里安和波布兰、马逊也加入行列，在候客室穿上装甲服时，连队中的一员大声地叫着。

“再也没有比这个舞台更大的了。我们就筑起留给后世开眼界的尸山血河吧，中将！”

华尔特·冯·先寇布用一只手整理着发型，一边微笑着。他那种像是把勇敢结晶化了的笑容是部下们最信赖不过的了。

“不，尸体只要一个就可以了。只要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尸体就够了。那个世界上最美丽、最贵重的尸体——”

先寇布的视线一转动，攫住了一个少女的身影。一个把飞行头盔挟在

腋下穿着飞行装的十七岁女兵。她那淡红茶色的头发和充满活力的蓝紫色瞳孔实在叫人印象深刻。在一阵阵的带着好奇和好意的口哨当中，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站在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面前，直直地凝视着他褐色的眼珠。

“尤里安，你要小心。你是个优先生，但有时候却又显得不得要领。可别丢下我们啊。”

“可是，你并没有阻止我呀！”

“不能阻止啊！一个会因为女人出言阻止就放弃原来念头的男人绝对守护不了自己的家人的。”

卡琳闭起了嘴唇，装出了对自己的表现力之不足感到焦躁的表情。

“不要离开华尔特·冯·先寇布。母亲说过，只要双脚在地面或地板上，再也没有其他的男人比他更可靠的了。”卡

琳的视线和先寇布的视线撞个正着。“蔷薇骑士”连队的第十三代连队长兴味盎然地看着继承着自己遗传因子的少女，堆起了笑容。

“受美人之托是不能说不的。”

然后他拍拍尤里安的肩膀，又对少女笑了笑。

“对了，卡琳，我也有一件事拜托你。”

说来无情，但却又是事实，这是先寇布第一次叫女儿的名字。卡琳无法做到父亲百分之一的平静，她僵硬着表情和声音，全神贯注着。

“什么事？”

恋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要生孩子一定要在过了二十岁之后。因为我不想才三十几岁就当外公。”

四周穿着装甲服的人群爆出了哄堂大笑，尤里安和卡琳则同时红了脸。

## 第八章 美人嗜血

### I

那一天，宇宙历八零一年，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六月一日，刚好是杨威利因意外死亡后整整一年。从“一整年之中没有一天不是某某人的忌日”的观点来看的话，这纯粹是一种偶然，但是，对在希瓦星域作战的两军首脑们而言，这大概是引起他们感慨的主要原因吧？过了零时，大本营幕僚总监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根据情况判断，把米达麦亚元帅和缪拉一级上将叫到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上来。和遍体鳞伤军的情形一样，由于战况的奇妙胶着状态使得人员得以在战舰中往来，但是，却无法使左右两翼的指挥官趾战场上的指挥工作。缪拉任后卫，还没有参加实地作战，而米达麦亚则是一个实战派的元帅。

“变异性剧症胶原病”

这个病名是第一次出现在帝国军最高干部们的眼前。米达麦亚、缪拉、梅克林格为病名的不吉利而沉默无言，只是彼此交换着视线、而僚友们的脸上都映出了自己内心的疑惧。那是一种近乎对死亡感到恐惧的不安。

“所谓的变异性具体来说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做一下说明？”

御医们的回答一点都不明快。在一番彻底的问答之后，提督们所得到

的答案也只是说此病是胶原病的一种，但却是一种罕见的怪病，身体因发烧而不断地消耗，连病名也只是暂定的，当然更不用说治疗办法了，这一番话一点都不能减少提督们内心的不安。

“难道会是不治之症吗——”

梅克林格的低沉声音再加上米达麦亚的目光，那种锐不可当的压迫感简直要使御医的心肺机能狂乱了。

“不、不知道。以后要进行研究——”“研究？”

缪拉大吼道。一向给人温和感觉的他也有发怒的时候。缪拉眼中充满着苛烈的目光，往前迈了一大步。御医不禁畏缩地后退了两步。

“住手，缪拉！”

“疾风之狼”

拉住了“铁壁”的一只手。

本来，米达麦亚是比缪拉性急的，但是，因为年少的僚友先激动了起来，所以他只好扮起压抑的角色。这个时候，皇帝的声音从屏风后的卧榻上传过来。

“不要责怪御医们，朕也不是一个模范病人。”

莱因哈特挺起了上身，近侍艾密尔·齐列把睡袍披在皇帝的肩上。当提督们围到屏风边时，莱因哈特用他苍冰色的眼眸注视着他所信赖的幕僚们。

“如果看医师就一定有用，那就不会有病死的人了。原本朕就不抱什么期望的，不要责怪他们了。”

这是一段比痛楚还残酷的话，但是，说话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莱因哈特心中还有比责怪御医们更重要的事情。数秒钟的静寂像是把永远的沉重负担加在室内人们的神经上一样。

“那么，我大概还能活多久？”

御医低下头，只是低下头，没有任何回答。

“连这个也不知道吗？”

皇帝的声音并没有很明显的恶意，但是，御医已经被恐惧和敬畏压得挺不起身子，莱因哈特也懒得理御医了。一时之间，他把帝国军目前置身的状况和幕僚们沉痛的视线都放在意识之外了。

莱因哈特并不怕死。但是，他惊异于自己竟然并不是战死而是病死，同时又有着一一种近似失望的感情作用。莱因哈特从来不曾像鲁道夫·冯·高登巴姆一样希望自己可以不灭、不老不死。他才二十五岁，只不过才刚过了医学的平均寿命的四分之一，然而，他却已经面对过几次的死亡。想象自己无所事事，没无闻而终就让他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若要说这种情绪伴随着现实的恐惧感的话却又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让无能为力的御医退出，暂时把兵权交给米达麦亚之后，莱因哈特睡了一觉。的紧张思考让他的肉体感到极度的疲乏。

不到五分钟，舰桥有报告传进来。

“敌军的动向很奇怪。好像是想逃回遍体鳞伤，该怎么处置？”

米达麦亚同时叹了一口气并低哼了一怕，搔着他蜂蜜色的头发。他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了。

“要回去就让他们回去吧！”

真是喜出望外的幸运，我们也正有所不便——正想如此开口说道，米

达麦亚却又重新陷入沉思。如果帝国军的行动太欠缺气魄，或许会引起伊谢尔伦军的疑惑。

“毕典菲尔特正觉得打得不够。就让他去追击吧！如果就这样结束的话，一定会感到不过瘾吧？”米

达麦亚并不是特别有意去疏离、轻视毕典菲尔特。每个人都有该尽的责任，都有适合的职务吧？总而言之，眼前的敌人也不能放着不管，所以，应该交给那个不知道疲倦为何物的男人去处理。

从司令长官那儿接到指示的毕典菲尔特鼓舞着已经厌倦了自制的部下们，整顿舰列，把航路设定在绕右转的弧线上急速前进。其快速和阻挡伊谢尔伦军归路的巧妙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如果尤里安真的想撤回伊谢尔伦的话，或许就会被黑色枪骑兵击溃了。

“皇帝果真病危了吗？”

看见帝国军的反应，尤里安不得不有这样的想法。帝国军的最高首脑们都是一些不凡的名将，他们的反应是尤里安可以预料得到的，所以，他们和统率他们的皇帝一定是处于不寻常的状态。

随着事态的明朗化，尤里安的心中不禁更蒙上了一层寂寥的阴影。就在一年前，他们失去了杨威利，如果今年莱因哈特也将消失于历史的地平线下的话，宇宙的将会失去多少的光彩啊？不，或许这样会比较好。需要英雄和天才的动乱季节一过，调整和合作、秩序是比强烈的个性更重要的。杨威利曾说过——凡人的众智胜过单一的天才。莱因哈特也说过——所谓和平就是不把无能当成恶德的幸福的时候。

可是，尤里安有绝对理由必须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和皇帝见个面。如果他真的生了重病，尤里安更必须在他的生命力和理性尚未燃烧殆尽之前和他晤谈。尤里安希望告诉莱因哈特，建立起一个在高登巴姆王朝时代不被允许存在的共存和开明的体制，不使和平和统一变质成自闭和独善、停滞，不，就算任何事都会变质，也要让那个时期尽可能地往后延，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好了。只要商谈的对象是莱因哈特的话，这件事是有可能的。而尤里安需要的就是时机。

同盟的行动看似有急速的转变。那是过了一点以后的事。只见他们停止了前进，中止迎击，往伊谢尔伦方面移动。其运作之巧妙是梅尔卡兹和亚典波罗凝聚创意的结果，被引诱上勾的黑色枪骑兵直冲至帝国军前锋部队之前，使帝国军阵形一下子大乱了起来。状况每一分钟都在激变，黑色枪骑兵在和无人舰队进行了一阵交战之后，因为自爆而陷入混乱当中。这是一时四十分的事。

“糟糕，难道我的判断错误了吗？”

接到报告的米达麦亚灰色的眼睛中闪过懊悔的光芒。像他这样的名将也因为皇帝的病情不乐观而受到太大的冲击，结果就疏于去探究伊谢尔伦军的诡计了。眼看着帝国军上了敌人伴动之策后，在伯伦希尔四周的阵容越发显得薄弱了。

冲击撞踵而至。伯伦希尔急速地掉回头。几艘伊谢尔伦军的舰艇穿过了陷于混乱的前方部队逼了上来，同时还不断地发射出光束，守护着伯伦希尔白晰外表的能源中和磁场散着灼热的光芒。跟随在白色女王身边的帝国军诸舰因此畏于应射。万一原本瞄敌舰的光束和导弹射中了伯伦希尔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一思及此，就更没有人敢轻易发炮了。

强行登陆舰伊斯特利亚趁机钻进了空隙。尽管伯伦希尔射出来的铀 238 弹如强烈的雨势般袭来，伊斯特利亚仍然撞向舰腹。在一阵强力的震撼之后，伯伦希尔和伊斯特利亚因强力的电磁石而紧紧地密接在一起。只见强烈的酸剂喷射而出，在两舰连结之处烧出了两个大洞。

伯伦希尔自建造成为莱因哈特的座舰之后已经有六年了，这是它美丽的肌肤第一次被乱伦所伤。时间是一时五十五分。

II

帝国军所受到的心理冲击比物理冲击还要来得大。他们竟然让敌兵冲进了大本营总旗舰。瞬间的自责和后悔之后，悲伤立刻爆发为怒气。绝对不让这些无耻的叛军有任何一人活着回去！

紧急警报呜呜作响，伯伦希尔上的士兵们准备肉搏战，穿上了装甲服，手上拿起了碳水晶制的战斧和荷电粒子来福枪。甚至有士兵还装备了手提加农炮跑上舰桥。

“笨蛋！你是在舰桥内！不能使用重兵器的！”

伯伦希尔的舰长塞德利兹准将大吼道，同时命令兼任防御指挥官的副舰长马特赫法中校击退入侵者。

这时，帝国军的指挥系统看似出现了微微的混乱情况。这是大本营和战舰伯伦希尔的双重组织构造使然。发生在伯伦希舰内的战斗到底是该由大本营还是该由伯伦希尔司令部负责呢？在极短的时间内，局面一来一往变化叵测。缪拉看着舰内监视器，他发现入侵者中竟然有尤里安·敏兹的身影，不禁轻轻地发出了惊叹的声音。伊谢尔伦革命军的年轻司令官亲自跑到伯伦希尔上来了。听过缪拉简短的说明之后，米达麦亚正想大步地离开皇帝的房间。

“等一下！”制止声来自皇帝端整的嘴唇。米达麦亚和缪拉愣在当场。尽管卧病在床，皇帝的霸气仍足以镇压住眼前身经百战的骁将们。

“不准你们两人介入！就让事情继续发展下去！”

“陛下，敌兵入侵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陛下您啊！更何况缪拉提督已经确认过伊谢尔伦军司令官的行动了。事情不能这样放着不管啊！”听完米达麦亚的主张，皇帝轻轻地摇了摇他金黄色的头颅。

“如果号称继承了杨威利的精神遗产的人，就算在智能方面不及前人，在勇气方面应该也是个不平凡的人才对。杨的后继者叫什么名字？”

“尤里安·敏兹，陛下。”

缪拉回答。

“如果那个叫敏兹的人能够排除的我的士兵们的抵抗来到我这里，至少我们也应该认同他的勇气，站在对等的立场接受他的要求。”

“陛下，可是这么一来——”

“如果没有所谓的专制君主的慈悲或其臣下的帮助就到不了这里的话，他就没有要求任何事情的资格了。一切都等那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之后再说吧！”

莱因哈特像是疲倦已极地闭上了眼睛和嘴巴。白晰的脸颊更显得苍白，看来就像在星光照耀下的雪花石一样。其端整秀丽一丝都不曾稍减，但是，就是缺乏一股生气。

米达麦亚和缪拉无言地面面相觑。梅克林格微微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皇帝的主张几乎是一种任性行为。如果希望会面，也不用要先经过流血吧？

“元帅，怎么样？”

“啊，梅克林格提督，保有遵照陛下的意思了。因为我们是皇帝的臣下啊！”

“可是，这样一来，或许在这之后的几十分钟之内会造成徒然的流血啊！”

“我们只有祈祷缪拉提督认识的共和主义者能够尽快到陛下面前来。虽然是很不寻常，总之，如果能让他们见面的话，流血或许就会成为最后的一步棋。”

如果这样，至少流血还有一些意义。流血固然可悲，但却是难以避免的事。或许高登巴姆王朝成立以来，经过五百年来所蓄积的老化废物及脓水必得藉着流血才能洗净吧？或许皇帝是想藉着流血来证明共和主义者们所追求事物的真正价值吧？米达麦亚突然这样想。如果是这样，皇帝炽烈的魂魄又如何呢？其对敌人的价值观也是不容许有半调子存在了。

小小的爆炸声又响了起来，警备兵们匆匆地赶过去。或许大量的敌兵就要踢破病房的门冲进来了。那个时候，自己就要挺身护卫着皇帝。米达麦亚并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去年他的密友所说的话。

“皇帝拜托你了！”这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最后的交代。

被伊谢尔伦军辛辣

的诡计摆了一道的毕典菲尔特，从监控员的报告中知道了皇帝的乘舰面临危机一事。他大气也不喘一下，立刻下令黑色枪骑兵前往搭救皇帝，这大概是这个男人的斗志和忠诚心的最佳证明吧？毕典菲尔特命令手下用炮火把那群抢攻进伯伦希尔的无礼的豺狼一扫而光，然而，“王虎”监控员摇了摇铁青的脸说那是不可能的。

“不能打呀！一打连伯伦希尔也会遭殃的！”

“可恶，真是狡猾！”

毕典菲尔特咬着牙恨恨地说道。他散乱着橘色的头发，两眼泛着血光凝视着萤幕。如果是一般的男人可能会抱着头绝望地放弃了，然而，毕典菲尔特不一样。他立刻下了道残酷而猛烈的决断。

“好，既然这样，至少我也要亲手把其他的叛军给消灭掉！就算共和主义者们夸耀着胜利从伯伦希尔出来，我也要让他们无家可归！”毕典菲尔特是无法忍受无所作为的。他大声地下了再度出动的命令。

黑色枪骑兵舰队插上怒气和憎恶之刀，朝着伊谢尔伦军进袭而来。

这是二时十分的事。这已经不是讨论战略和战术层面的问题了。

“不让任何人活着回去”

不是作战指令，而是煽动了。连从旧海伦法特舰队编进来的士兵们都照做了。如果杨威利还在世的话，在知道了莱因哈特皇帝是如何掌握帝国军的心之后，或许会不由得点头叹息吧。

左翼的艾杰纳舰队看到了黑色枪骑兵狂热的突进，可是，他们并不想跟着做。他们保持沉默或许比毕典菲尔特更显得辛辣。艾杰纳舰队从帝国军的六时方向朝九时方向展开扇形布阵，他们是想等伊谢尔伦军被黑色枪骑兵追逐而逃散的时候再集中炮火从侧面攻击。如果要勉强加入战场，或许就会形成一场混战，反而对伊谢尔伦军有利。

如此一来，毕典菲尔特的复仇战就没有受到任何的制肘了。黑色枪骑兵朝着伊谢尔伦军突进，梅尔卡兹和亚典波罗的一点集中炮火虽然对他们造

成不小的损害，但是，他们还是尽力突破了防御线。这个时候，伊谢尔伦军已经只剩下可以承受毕典菲尔特猛攻的数目。梅尔卡兹看出了危险性，下令后退。但梅尔卡兹提督的旗舰休伯利安的舰腹就在这一瞬间炸裂，出现了块状的闪光。

巨大的能源长矛贯穿了能源中和磁场，使舰体产生了龟裂。当龟裂朝四面八方扩大的时候，热和光向舰内外喷射而出。

爆风卷进了舰内。

### I I I

火和风、烟以高速吹断了休伯利安的通路，中途还揭下的壁面，把官兵和门、机械设备都卷了起来，形成一个狂乱狼藉的景象。小爆炸和火灾沿着配电线不断发生，休伯利安像是得了致命性热病一样持续地痊愈着。

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半个身体被落下的机材压住。他的肋骨断了三根，其中一根伤到了脾脏和横隔膜。那是他的致命伤。

“阁下！梅尔卡兹提督！”贝伦哈特·冯·舒奈德拚命地在充满了火和烟、尸体的混乱状况下爬向他的上司。他的右肋骨也裂了，右脚踝的韧带受了伤，但是，他对这些痛苦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拚命地把敬爱的上司的身体从机材下拉出来。

梅尔卡兹还活着。他是免不了一死的了，余下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但是，他还有意识在。好不容易在被血、尘埃和油污弄脏的地上重新调整自己的姿势，看见了忠实的副官，身经百战的老将用一丝不乱的声音问道：“尤里安他们应该进入伯伦希尔了吧？”“好像已经成功了。倒是阁下您要准备逃离——”“成功了？那么，我就没有什么好挂念的了。”“阁下！”舒奈德大声地叫了起来，梅尔卡兹仿佛要安抚青年的激动似的，轻轻地举起了手。他那被血遮盖了一半的衰老的脸上洋溢着近似满足的表情。

“我是在和莱因哈特皇帝对决的战役上死亡的。你怎么可以想把一个好不容易获得满足而即将就死的人叫回来呢？以后不知道还没有这种机会呢！”舒奈德不禁无言以对。他知道，他所敬爱的上司自从在利普休达特战役败北之后就一直在寻找所谓的死亡之处。虽然这样，他还是希望上司能活下去。

“请原谅。阁下。或许我反而为阁下带来了麻烦。”“什么？我的人生并不这么悲哀啊！因为我是以一股侠气与醉狂的精神和莱因哈特皇帝作战的。你也够辛苦了，今后，你就可以自由了——”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六十三岁，他的军历足以与莱因哈特和杨两人合计之后再剩以两部的年数相匹敌了。而这都已成过去，在副官的看护之下，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高登巴姆王朝最后的宿将，以某军军的一员身份结束了他的一生。

接到梅尔卡兹提督战死的报告时，达斯提·亚典波罗中将脱下了黑色扁帽，献上极短暂的默哀。梅尔卡兹和奉他为上宾的杨威利在同一天死亡。希望故人可以在另一个世界把酒畅谈战史和战术论。

勉强收回心绪，重新戴上黑色扁帽看着萤幕的亚典波罗发现到一个苦闷地凝视着伯伦希尔的年轻女兵，他开口说道：“你很担心吧？克罗歇尔下士。”之所以刻意省略了主记号是因为有三个跟卡琳有很深关系的人都冒险参加了突袭伯伦希尔的行动。那就是上司兼空战技术之师波布兰、有着遗传因子在她身上的父亲先寇布，以及那个算是半个恋人的尤里安·敏兹。这些人都应该是她最挂心的人。卡琳对着亚典波罗装出了一个生硬的笑容，但是

她并没有回答。而那个青年革命军也无意催促她做任何答复。

突入伯伦希尔舰内的伊谢尔伦军集团确保了所谓的桥头堡。以“蔷薇骑士”连队为中心的入侵者以高效率的火力不断地打倒敌人，朝着莱因哈特皇帝的房间及舰桥前进，然而，前头却出现一波又一波坚强的敌人防御阵。

“来了哦！好像是亲卫队。”“你应该说是大驾光临了，因为他们好歹也是皇帝陛下的亲卫队啊！”“一群穿着新无忧宫衣服的人体模型！”这个充满恶意的评语虽然获得了队友的支持，但是，莱因哈特皇帝现在并不住在新无忧宫，这种稍嫌落伍的形式似乎有些缺憾。

“哪，这些新无忧宫的混蛋们！立刻滚回宫殿去做舞会的警卫吧！你们最擅长的技术大概是用刺刀前端去掀起贵夫人人们的裙子吧？”对方用数十道的光束回答了这些问题。大量的光芒在壁面和地板上炸裂了开来，同时在经过镜面处理的盾上四处反射，眼前尽是如宝石般乱舞的火星。当然“蔷薇骑士”也予以还击，不过，枪战在一百秒内就结束了。出现在好不容易恢复了视力的“蔷薇骑士”眼前的是拿着战斧、附有枪剑的来福枪并且不断逼近的帝国军的身影。

于是一场激烈的肉搏战便展开了。

尖叫和金属撞击的声音四处响起，鲜血从被切断的血管中喷散出来，在壁面和地板上画出了前卫派的图案。

帝国军的士兵虽然不是纸做的人偶，但是，看来似乎不敌蔷薇骑士的勇猛。背弃帝国旧社会而离去的亡命者的子孙旋转着战斧，举起战斗用刀的闪光则化成一道道飞沫般的光泽。

斩杀、突刺、斗殴、踢倒，原始的斗争就在防御一方不断的退却之下结束了。入侵者开始踏着敌人的尸体前进，然而，暂时退后的帝国军立刻又重整了阵容，觊觎着一举歼灭敌人的机会的到来。先寇布对着并肩同行的尤里安说道：“尤里安，这里由我们来防守。你去见皇帝。见到他后要跟他交谈，或是要取下他的首级，一切都看你自己的判断，你的判断将会创造历史。”尤里安一下子没有办法回答。牺牲先寇布等人好去面见皇帝，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尤里安觉得这真是一种偏向情绪性的想法，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赞成先寇布的提案。

“不要把事情的轻重缓急搞错了，你的职责就是去见皇帝，和他进行对等的谈判。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开路。”先寇布突然抓住尤里安的肩膀，把脸凑了上去。两人之间的距离几乎是钢盔碰着钢盔了。

“我对杨提督只有一句不满的话。去年，布鲁姆哈尔特虽然豁出了性命保护提督，但是，提督却仍然逃不过一死。奇迹的杨再怎么伟大，在这件事上实在也太差劲了些。”透过两个钢盔，尤里安似乎可以感受到先寇布所背负的沉痛。

“波布兰、马逊，你们和尤里安一起去！三个人至少也斗得过一个人！”先寇布故意嘲讽地下了指示，凯斯帕·林兹上校也插了嘴。

“是啊，因为这里是蔷薇骑士的占领地。有你们这些看来懦弱的人在反而会增加我们的麻烦。”先寇布微微地笑了笑。

“就是这样。蔷薇骑士是一个绝对排他的集团。外人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吧！”尤里安决定了。除了不能拂逆先寇布等人的好意之外，时间也不容他再犹豫下去。

“我知道了。待会儿再见了！你们一定要活下去——”“当然，我也有这

种打算。因为我这个不懂事的父亲最喜欢在女儿的婚礼上大闹特闹了。哪，你快走吧！没有时间了。”“嗯，那么，我先走了。”行了一个礼之后，尤里安挥掉了感伤，以一只年轻独角兽般的速度跑了开去，波布兰和马逊则无言地跟在他后面。目送他们离去的先寇布只伤感了一瞬间，随即就把视线转开了。

只见部下的钢盔上映出了一个人影。一只光束来福枪正瞄准着尤里安一行人的背部。先寇布头也不回地就着这个姿势拨起了腰间的热线枪。那个影象像是变魔术一样。先寇布把枪口从左腋下穿过，背对着目标开枪射杀了帝国兵。帝国军发出了愤怒和惊叹的声音，而“蔷薇骑士”们则吹着口哨大加赞赏。

“真是高招啊，先寇布中将。”

“啊，这是我从小就想试一试的技法哩！”

一道闪光掠过先寇布的鼻头，光束刺穿了地面。先寇布后退了一步，握紧了战斧为下一次的血腥战斗做准备。

#### I V

先寇布的战斧划出银色的弧，切开了人体和空气。鲜血四处喷射，悲鸣和怒吼在天花板上回响着。与其说先寇布是死神的使者，倒不如说他把死亡给具体化了。而这也是军国主义者们视为一种理想的死亡。一种以人血为记录，看来极为华丽的死亡。

在敌人战舰内挥着战斧作战对先寇布来说是在两年前和帝国军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单打独斗之后的第一次。

“哼，那个时候如果再多打个三分钟，罗严塔尔提督的脑袋就是我的了。那么，我就可以把他的金银妖瞳像宝石一样镶在我的盾上了。”

先寇布像青铜器时代的剑士一样夸口着，挥落附着在战斧上的血迹。然而，已经有大量的鲜血干涸地附着在上面，战斧也因此无法像装甲服一样闪着银白色的光芒。先寇布知道那些红黑色的涂装正象征着罪恶，但是，这并没有减低他的破坏力。先寇布不断地斩杀、击倒敌兵，把多得无以计数的敌兵送往地狱以作为自己的带路先锋。

帝国军的士兵都不是怯弱的人，但是，面对先寇布的骁勇，他们又不禁面露畏缩。他们踏着地板往后退，把枪口朝着前方。然而，先寇布却不容许让他们有时间把肉搏战转变为枪战。他以数倍于敌人后退的速度冲向前，左右挥着战斧。血沫四处飞散，帝国军的包围网溃散了。先寇布回过他欣长的身体，再度举起他的战斧，又有新阵亡者倒卧在血泊中。有谁想像得到这么华丽、这么凄惨的光景会出现在伯伦希尔舰内呢？

“虽然是敌人，不过真是一个值得赞赏的人。”

渥佛根·米达麦亚把灰色的眼睛固定在舰内萤幕上喃喃地说着。

“可是，我方还真是令人泄气哪！干脆我来指挥迎击吧？”

如果米达麦亚真的这么做了，先寇布就可以获得和号称银河帝国双璧的两名名将彼此对战的名誉了。然而，梅克林格和缪拉都摇了摇头。米达麦亚应该随时待在皇帝的身边才对。

在一阵短暂而低沉的讨论之后，梅克林格以大本营代表身份朝舰桥走去，另外两名大将则留在房间里。

皇帝的声音从屏风后面传过来。病人好像要起床似的发出了一些声音。

“艾密尔，帮我换上军服！”

近侍艾密尔发出了担忧的声音。

“不行，陛下，您发着烧怎么可以起床呢？”

“银河帝国的皇帝在会见客人的时候怎和可以服装不整呢？虽然他们是不请自来的客人。”

艾密尔从屏风旁看着提督们的脸。他以眼示意元帅希望能阻止陛下，然而，元帅的答复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你就听从陛下的吩咐吧，艾密尔·齐列。”

在平静的面具下隐藏着一股深沉的伤痛。提督们不得不觉悟了，他们不应该束缚皇帝所剩下不多的时间。而莱因哈特也确实了解幕僚们的态度意味着什么。

曾经踏遍全宇宙的双脚，现在却连自己的体重都承受不了。生命力和体力的衰退已经不是装糊涂就可以蒙骗过去的了。他的双肩曾经负载着世大的恒星间的帝国和数百亿的生命，现在连穿着军服都不是他的体力可以负荷得了的。

闯入伯伦希尔后的三十分钟。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蔷薇骑士”连队甚至已经无法在人员上维持住一个中队的规模了。原本在闯进伯伦希尔时，人数就已经不到足以编成大队的数目。再加上帝国军的分散策略，每个人都被孤立了起来，分散在各处。

然而，要造成一个“蔷薇骑士”的死亡，要陪上一个以上的帝国军尸体。尤其是在面对前一代的连队长华尔特·冯·先寇布和现在的连队长凯斯帕·林兹两名大将时，谁都无法估计到底要消耗多少人力资源才能把他们打倒？围在先寇布四周的帝国军士兵四处奔逃，他们被一种恐惧和挫败感所打败，这种情绪使得他们只想逃得离先寇布越远越好。

“罗伊休纳！德尔曼！哈尔巴尔！还有没有人无耻地活着啊？如果有就回答我！塞布林！克拉夫特！克洛涅卡——！”

先寇布一手拿着战斧，站在堆积着的敌人尸首上呼叫着几个部下的名字。没有人回答，先寇布用拳狠狠地捶打着钢盔。

这个时候，一个倒在地板上帝国军士兵撑起了身体。是一个看来未满二十岁的年轻士兵。他的后脑部被人用战斧一击而昏了过去，现在总算恢复了意识。他流着鼻血，抓起了战斧，瞄准了目标，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对着那个在他仰角六十度位置的宽广背部掷了过去。

随着冲击而来的剧痛在先寇布的背部炸裂开来。战斧劈开了装甲服，划破了皮肤和肌肉，击碎了他的左肩胛骨。

先寇布让战斧插在背上，转过身来。那个袭击他的士兵料想他会有复仇的一击，于是用两手护着自己的头，然而，先寇布只是俯视着他，并无意挥下自己的手中的战斧。正确的帝国公用语从旧帝国贵族口中流泄出来。

“年轻人，愿不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

“知道了又怎样？你这个叛军！”

“什么嘛！我只是想知道伤了华尔特·冯·先寇布的人的名字而已啊！”

“——我是克鲁特·里格贝尔中士。”

“是吗？为了奖赏你这么诚实地报上名，我给你看一项特技。”

说完，先寇布把右手绕到后面，把战斧从自己的背上拔起来丢出去。一个拿着枪想给先寇布最后一击的敌兵胸膛承接了这一斧，惨叫着倒了下

来。

然而，先寇布这个强烈的动作使得他的伤口更形扩大了。一股新的灼痛呈螺旋状地席卷了他的全身，鲜血不断涌出来，把银灰色的装甲服从内到外都染透了。鲜血形成了红色的瀑布流到装甲服的表面，再流到军靴鞋跟。敌人知道他受的是致命伤。

或许是打从心理轻视受伤者吧？一个帝国军士兵绕到先寇布背后，刺出了带有刺刀的荷电粒子来福枪。

先寇布的战斧一闪，就像落雷一般地击中士兵的头部。全身浸在人血中的先寇布所散发出来的气势像魔王一样震慑了敌兵。帝国军纷纷后退。虽然受了这么严重的伤，流了这么多的血，穿着装甲服的男人却仍然没有无力的迹象。克鲁特·里格贝尔中士不发一声，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他一点都没有建功的喜悦，整个人被一股恐惧感所攫住，只能在心中一直呼唤着母亲。

“哪，谁想功成名就？谁想成为华尔特·冯·先寇布一生中最后杀死的人？”先

寇布笑了笑。那个笑容是除了这个男人之外，没有人可以笑得出来的，看来似乎不含一丝痛苦成份的勇敢笑容。装甲服就像被一条鲜红的巨蟒缠住了一般。血还不断地流出来。

他吐了一口气，同时也吐出了微量的血。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置身于不幸的境遇。就像杨威利一样，先寇布用着以他全身的血也处理不完的所负的大量血债，染红了自己的人生。

现在偿还的时候似乎到了。

先寇布悠然地举起脚往前走。他那漠然无视于换做一个普通人早就无法站立的出血和痛苦的英勇之姿，让帝国军屏住了气息，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还有勇气攻击他，每个人只是呆呆地看着。

先寇布好像尽了义务似地踏上了出现在他眼前的阶梯。每一个阶梯上都留下了一小池的鲜血，当他到达最上层的时候，俯视着阶级下的帝国军士兵。他觉得这真是个好角度。仰视着某样东西而死并不是这个男人的最爱。

“华尔特·冯·先寇布，三十七岁，临死前的遗言——我的墓碑不需要墓志铭，只有美女的眼泪才能安抚我的灵魂。”

他的表情有些许的动摇，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感到不满足。

“哼，好像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写才好。还是让亚典波罗代笔好了。”帝国军的士兵们逼近到阶级下。先寇布趣味盎然地看着他们。然而，占据他视线的脑神经中枢却回溯着记忆中的黑暗河流，探求着一些其他的事物。当他找到了他所探求的东西时，先寇布闭上了眼睛喃喃自语道：

“——对了，就是那个女人，叫罗莎琳·冯·克罗歇尔。她要我叫她罗莎——”

华尔特·冯·先寇布死去正确时刻并不清楚。二时五十分，当帝国军士兵战战兢兢地靠上去确认这个高度危险的男人的生死的时候，先寇布就保持着坐在阶梯上的姿势一动不动，他已经挺着胸膛傲然地跨过只允许死者通过的生死门了。

几乎在同一时刻，凯斯帕·林兹上校也停止了前进。

二十多处的伤把林兹的全身点缀得热闹非凡。由于装甲服和他本身的战斗力，他虽然没有受到致命伤，但是，这似乎也已经到达了极限。他失去了他的战斧，疲劳以十倍于装甲服的重量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林兹靠在方

形的埋着电缆的柱子上坐了下来。

林兹看着自己的战斗用刀。刀柄沾满人血，他的双手看来也像是在红色的颜料中浸过一样。疲劳和挫折在他的背部不断地延伸，每一秒钟都在成长，增加重量。他满含感情地在他那把太过尽责的刀面上亲了一下，把背脊靠在柱子上，事不干已似地平静地等着那渐渐逼近上来的敌人。

V

尤里安、波布兰、马逊一边在伯伦希尔白晰而美丽的地板上留下鲜血的足迹一边不断前进。有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在中间，左边是击坠王，右边是黑色的巨人。

这三个人两年前在地球教的本部曾和狂信者们比赛射击和肉搏战的技术。对敌人而言，他们是一个连蔷薇骑士也不得不为其表现献上敬意的三重奏小乐团。他们的音符是用人血记上去，而尾声是用强音来结束的。

当他们通过了无数个门，来到一个像大厅的地方时，一大群连这个三重奏的成员，都敌不过的敌兵怀着敌意蜂拥而至。三个人不说一句话，改变了方向，快马加鞭地跑了起来。

猛烈的枪火从背后袭来。三个人滚倒在地板上，贴着壁面避开了火线。下一瞬间，他们又跃了起来继续往前跑。前方出现五、六名穿着装甲服的敌人。双方的距离急速地拉近，就在战斧即将交撞之时，后方又射来了一大片火线。

“马逊！”

尤里安听到了自己的叫声。一个不该出现的景象呈现在眼前。黑巨人的身体变得比尤里安还矮了。马逊的两个膝盖跪在地板上。他宽厚的背上中了足以打为单计算的枪伤，看来就像背着一块红色的板子一样。以自己的巨大身躯为两个同伴挡住火线的黑色巨人看着尤里安，微微地咧开了嘴巴，然后带着这个表情重重地倒在地上。

尤里安朝着前方的敌人突进，把战斧把一个士兵拿着的陶制盾牌上半部予以重重的一击。就在这瞬间，波布兰就像穿着有翅膀的鞋子，轻快敏捷地往前一跃，沿着盾牌的上缘把战斧横扫而过。战斧在钢盔和装甲服的连接处狠狠地一击。只听得颈椎断裂的声音，士兵的身体就往旁边一倒。

就在这个空档，尤里安和波布兰往前一跳。失去马逊的愤怒和悲哀使得这剩下的二重奏显得过度的激动而血脉贲张。这个时候，尤里安虽然完全了解自己所造成的流血所代表的意义，但是却也不能否认现在的他激情已经超越理性，饥渴的复仇心正迫切地寻求着猎物。

当尤里安和波布兰肩并肩地突破血门时，前方又出现了人影。是个穿着黑色和银色的华丽军服的年轻高级军官。看来年纪与奥利比·波布兰相当。他的手只手上拿着气爆枪。

波布兰并不认识他，那是莱因哈特皇帝的亲卫队长姜塔·奇斯里准将。绿色的瞳孔和琥珀色的瞳孔均充满了敌意。奇斯里慢慢地举起了气爆枪。

“快走！尤里安！”波布兰短而尖锐地一叫，把尤里安一推。奇斯里的枪口对着在地板上飞奔的尤里安移动。战斗用小刀从波布兰的手中飞出，袭向奇斯里的脸。奇斯里闪过这一击，用气爆枪的枪身把小刀打落。当落在地上的小刀弹跳着发出闪光的时候，奇斯里因为波布兰的冲撞而滚倒在地上。他手上的气爆枪跳了开来，两个年轻的军官交缠在上上，不一会儿，波布兰占了上风。

“不要小看违反飞行规则的人！纸人——”下一瞬间，“纸人”扳回了颓势，压在入侵者的上方。两个人一边激烈地争斗着，一边在地上翻滚着。

尤里安的记忆显得极为混乱。他离开了波布兰，和几个敌人交手，过了几道通路和阶梯，此时，一道门在他眼前打开了。他以防卫的姿势摇晃着进了门内，勉强地保持着身体的平衡，环视着宽广的室内。

当他将自己的记忆和感觉再度做一番调整的时候，他先意识到自己的呼吸声音和心跳。

他觉得心肺似乎要炸开来了。全身的骨头和肌肉的劳动都到了极限。他的钢盔不知飞到哪里去了，紊乱的亚麻色头发裸露着，血从额头上的伤口流了下来。

这里是皇帝的房间吗？里面的装设没有一点机械感，倒不如说是一种偏向古典而端正的风格。地板也不是金属或陶瓷材质，而是铺着和装甲服的靴子极不相衬的地毯。

两个穿着黑色和银色军服的高级军官凝视着尤里安，伫立在他眼前。其中一个尤里安还有记忆。他就是在一年前到伊谢尔伦去吊唁的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另一个个子较小的是什么人啊？

“元帅——”

尤里安听到了缪拉呼叫僚友的声音。在罗严克拉姆王朝银河帝国军中被称为元帅的只有三个人。眼前这一个不会是以义眼和半白的头发而广为人知的奥贝斯坦元帅。罗严塔尔元帅则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个人就是米达麦亚元帅了。被称为“疾风之狼”的银河帝国军最高的勇将。或许该跟他说幸会吧？尤里安这么想着，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奇妙的想法感到莫明奇妙，他不禁微微地笑了笑。

尤里安摇晃着用膝盖支着地板，用战斧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战斧和装甲服上都沾满了人血，尤里安的嗅觉对血腥味已经到达了饱和状态。他的右眼跑进了血，一半视线也被染红了。尤里安被一股虚无的力量牵引着。

当米达麦亚和缪拉正要同时行动时，一个声音从宝上传过来。

“让他来！那个人还没有到达朕这边。”那个声音既不高昂也不宏亮，但是，却充分地震动了尤里安的听觉。这个具有支配人的力量的声音正是要称霸宇宙的人发出来的。除去他那富有音乐性的声音外，在所有的人类中，应该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声音。

一年前杨威利之所以不能再行走是因为流血的原因。而现在，尤里安之所以走不动却不是因为流血，而是太过疲倦了。尤里安极为固执。他不要倒在莱因哈特皇帝面前。尤里安拚命地伸直了摇晃着的膝盖站了起来。民主共和主义者是没有对专制君主屈膝的理由的。走了一步，尤里安的膝盖跪了下来，第二步，他整个人坐了下来。在经过几次这样的动作之后，尤里安终于站在莱因哈特的面前。

“我站着对您致意。莱因哈特皇帝陛下。”

“我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

“我是尤里安·敏兹，陛下。”

在年轻人的视线前，金发的皇帝坐在靠背高高的安乐椅上。他把右手肘靠在手把上支着下巴，左脚放在右膝盖上，苍冰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入侵者的脸。

“那么，你是为了什么来到这里的？”

“如果陛下也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和平共存。如果不行——”

“如果不行？”

“至少要让皇帝知道我不是为了表示一方的服从而来到这里的。罗严克拉姆王朝——”

为了重整的呼吸，尤里安停了下来。

“我是来指导陛下，当罗严克拉姆王朝疲病、衰弱的时候，该用什么方法治疗。请您虚心听。如此一来，您一定可以懂我的意思。杨威利对陛下有什么希望——”

尤里安听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远。视线中出现了波浪，当这些波浪形成两层、三层时，他的意识已经一片空白了。尤里安像一座无力的雕像般伏倒在地上。深重的沉默像烟雾般充满整个室内。

“大言不惭的家伙。竟然说要指导朕？”莱因哈特的手肘离开了靠手，一点也不生气地喃喃自语着。

“不过，他能拖着命到朕的面前来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呀，缪拉。”

“是的——”

“叫医生来。对朕来说医生是没什么用处，不过对他应该很有用吧？米达麦亚，朕赦免这家伙的大言不惭，停止战斗吧！因为能活着到这里的人应该有继续存活下去的资格。”

静止了的人都开始匆匆忙忙地动了起来。缪拉去呼叫军医，米达麦亚从大理石桌上拿起电话呼叫舰桥。

“我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米达麦亚元帅。皇帝陛下有令，停止战斗！陛下意欲和平。”如果这个声音再迟个一分钟，就还会有两个尤里安·敏兹的熟人要从这个世上消失了。

奥利比·波布兰和凯斯帕·林兹看见死亡国度在他们眼前关上了大门。他们在各自所处的地方，在站也站不起来的情况之下，于一片血腥当中聆听着从扩音器中流泄出来的声音。

“——停止战斗！陛下意欲和平。”

## 第九章 黯淡黄金狮子旗

### I

“讲和成立，帝国军和伊谢尔伦革命军停止战斗。”

当尤里安·敏兹把这个消息传回去的时候，伊谢尔伦要塞便沉浸在一片欢喜女神扔下的花朵当中。因为伊谢尔伦舰队可以说是在一种几乎孤立的形式下进行战斗的，完全的灭亡是大家预料中的结果。

然而，光必伴随着影。由于希瓦星域的会战，伊谢尔伦军产生了二十几万的死者。可以说参战者的40%都阵亡了，情况极为凄惨。尤其是“蔷薇骑士”生存者只有二百零四名，并且每个人都受了伤，下场十分凄绝。想起五年前当攻略伊谢尔伦要塞时，蔷薇骑士还高达一千九百六十名的景况，就不禁让人觉得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他们能建立起让人震惊的勇名也是极其当然的事。

但当包括华尔特·冯·先寇布、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路易·马逊等人为主的战死者名单传回来时，伊谢尔伦整个气氛便显得肃然

起来，约十万人的留守部队抱着十万的感慨哀悼着他们，先寇布的死讯对女性们而言尤其是悲叹的对象。

没有了帝国军的妨碍，伊谢尔伦要塞和超光速通讯便得以明确地收到尤里安的身影。菲列特利加·G·杨对着他的身影说道：“尤里安，你真差劲。如果杨提督还在的话，他一定要责骂你的。”尤里安能正确地了解菲列特利加所要表达的意思。当菲列特利加身处伊谢尔伦军要塞这个安全地带时，尤里安竟然和帝国军之间开启一战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里安感到安心。因为他没有把杨的未亡人带到战场上来。就如同以前的杨威利对自由行星同盟是不可欠缺的存在一样，菲列特利加·G·杨是共和政府不可或缺的存在。而且对尤里安而言，她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应该被守护着的人。菲列特利加不带一丝嘲讽的，对尤里安表示了她的谢意。

“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让我听听你的计划。”

“我将率领残兵前往行星海尼森去。是和帝国军同行。我应该可以在那里见到皇帝的。”

“什么提案。”

“各种提案。”

此时，尤里安把他计划的一部分构想说给菲列特利加听。那就是和强大的银河帝国共存，使民主政治的精神和制度恢复的方法。具体说就是请帝国军让出伊谢尔伦要塞，更可能的话，要求他们认同行星海尼森的内政自主权。在帝国内制定宪法，设置议会，重修宪法，使整个帝国朝开明的方向改进。这或许需要长年累月不断的努力。然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对他们这些耗尽了武力，泅过血海，好不容易才得以上岸和皇帝见面的人而言——“——如果事情顺利，那个人也就可以回海尼森了。”菲列特利加以这种表现承认了尤里安今后的外交战略。菲列特利加也不想固执于伊谢尔伦共和政府这个固有名词。如果让奥利比·波布兰的方式来表现的话，那大概就是“伊谢尔伦是个好女人，可是并不适合做个家庭主妇”。地球上的条件和难攻不落的防御力使得伊谢尔伦要塞成为无可比拟的军事据战。然而，如果以和银河帝国共存为前提的话，包括“雷神之锤”在内，强大的要塞的存在反而会造造成负面效果吧？伊谢尔伦也应该结束其对民主共和政治的任务了。

结束了和尤里安的通讯之后，菲列特利加对在一旁的卡介伦说道：“卡介伦中将，你也听到了，我们和伊谢尔伦要塞别离的日子似乎已经到来了。能不能劳烦你处理那些必要的事务？”“哦，就请交给我来处理吧！杨夫人，我一定会处理到让帝国军没有吹毛求疵的机会。”旧自由行星同盟同盟军中被称为最高官僚的这个人信心十足地接受了任务。在菲列特利加和他说话之前，这个不像能干官吏的人正有些心不在焉。当他看到死者的名单上有伊谢尔伦要塞防御司令官的名字时，在沉默了数秒钟之后，喃喃地说道——“先寇布啊，那个人也死了啊？！”

当菲列特利加对着丈夫能干的前辈兼幕僚行了一个礼正要离去时，卡介伦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对着她的背影说道：

“啊，杨夫人。我太太吩咐要我邀请你今天晚上一起吃晚餐。晚上七点莎洛特·菲莉丝会去接你。”

“谢谢，那我就接受你们的邀请了。”

卡介伦一家人的好意温暖着她的胸口。

菲列特利加进了房间。就是那间她的丈夫杨威利还健在时就一直使用

的双人房。当菲列特利加不是格林希尔小姐，也不是杨的未亡人，而是杨夫人的时候，这个房间成了他们夫妻最常逗留的生活场所。如果伊谢尔伦要塞要交给帝国军的话，理所当然的，这个房间也得让出来了。对她一个人来说，这个房间是太大了。即使已逝去的人的体温可以给她一些温暖——菲列特利加对和杨前后四年在生死与共的战舰休伯利安的舰桥的回忆有很强烈的感情。

那个经常盘腿坐在指挥桌上，编织无数的魔术和奇迹，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身影焊烧在菲列特利加的记忆当中，如果要消掉她对这个男人印象，那就只有消去她所有的记忆。

而那个休伯利安也在希瓦星域会战中永远消失了，成为另一个名将维利伯尔·尤希姆·冯·梅尔卡兹的墓标。菲列特利加觉得这样或许比较好。休伯利安不见了，伊谢尔伦回到帝国军的手上，而菲列特利加也没有怀孕，杨的血统完全不留在这个世上。然而，菲列特利加忘不了，尤里安也忘不了，忘不了杨威利就活在他们身边。忘不了他的表情、他的动作、他的生活。

坐在床缘，菲列特利加对着拿在手上的丈夫的相片喃喃说道：“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丰富了我的生命。”战舰尤里西斯存活下来了。存活到最后。然而，在六月三日的今天，它目前的机能几乎已是一艘医疗船了。它收容了原本在其他舰艇上的成员，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伤病患者。高级军官的沙龙也不例外。

“我才不要这样就死了。只要一想到到地狱去就会看到华尔特·冯·先寇布戴着可怕的面具，身旁围着一堆魔女，我就不想去了。”这是奥利比·波布兰中校的感想。他的头部和左下手臂部分都缠着绷带，军服底下是胶状绷带。从头至尾负责舰队的指挥工作，没有负伤的达斯提·亚典波罗一手拿着威士忌的纸杯回答道。

“那么，你就多活久一点，在这边的世界称霸吧！没有先寇布那个不良中年在，这里就是你的天下了。”

波布兰没有立即回答。他原本是想说对这个倾颓的天下已没有什么兴趣了，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是另一番说词。

“奥利比·波布兰生于宇宙历七七一年五月三十六日，八零一年六月一日溺死在美女们的泪湖中，享年二十九岁。我原本已经为自己写好墓志铭了，没想到却用不上，真是遗憾哪！”

亚典波罗若无其事地点点头，突然又装出一个高兴的表情。

“啊，你的生日已经过了呀！已经三十岁了吧？是吧？”“真是罗嗦！就算我三十岁了，对中将又有什么好处？”“如果没什么好处我就不能高兴，那不就像欲望强烈的费沙商人吗？对了，我们的司令官到哪里去了？”“去安慰那个因为父亲死亡而伤心欲绝的女孩了呀！”击坠王回答道，轻轻地举起了纸杯，像是对“伤心的女孩”的父亲表示无言的敬意。过了一会儿，亚典波罗也仿效着他的举动。

## I I

寻找卡琳花了尤里安比预期中更长的时间。结束了和帝国军的协调工作之后，他找遍了尤里西斯舰内每一个地方，可是就是找不到。波布兰或许是故意不说吧？他只装出一副不知情的表情。当尤里安一路走一路找，来到斯巴达尼恩的机库时，他听到了低沉的歌声。那是一个美丽的声音，可是音调却有些停顿。并不是唱歌的人音乐方面的才能不足，而是因为感情过剩的

缘故吧？可爱的人啊，你爱我吗嗯，我爱你一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嗯，我爱你一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当冬之女王摇起铃声花草树木都枯萎连太阳也沉睡然而，当春天一来，鸟儿们回来了然而，当春天一来，鸟儿们回来了——

“卡琳！”

穿着军服的少女应声回过头来。两个人都不知道脸上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唱完了歌，卡琳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妈妈好喜欢这首歌。她说以前曾唱给华尔特·冯·先寇布听的。分手之后，她还常常一个人哼着呢！”

“卡琳，先寇布中将——”

“我知道。”

卡琳摇了摇头。激烈得仿佛要把她淡红茶色的头上的黑色扁帽给抖落。

“什么嘛！一副被杀了五、六次也会马上复活的表情，为什么会死呢？我还打算要向他报复的——”

“报复？”

“是啊！我原本打算要把我生下来的婴儿送到他的面前，告诉他，是你的孙子哟，祖父。对那个不良的中年来说，这是最有效的复仇方式——”

少女把脸低了下来，黑色扁帽落在地上，无声地弹跳着。这个时候，尤里安做了正确的行动选择。他没有捡起黑色扁帽，而是把少女的身体拉过来抱个满怀。少女没有反抗。她紧紧依在少年胸前，一边重复着同样的话，一边哭泣着。

“爸爸、爸爸、爸爸——”

尤里安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一边抚摸着光亮的淡红茶色头发，一边突然想起了奥利比·波布兰曾说过话。

“听着，尤里安，女孩子的眼泪就像溶化了的冰糖一样甘甜、美丽”。

过了一阵子，卡琳抬起了脸。泪水未干的脸上带着羞涩和感谢的表情。

“把你衣服弄湿了，对不起。”

“很快就会干的。”

卡琳爽快地接过尤里安递过来的手帕，突然似乎有什么冲动驱动着她，她以很认真的口吻问道：

“喜欢我吗？如果真的喜欢我，就不要光点头，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喜欢啊！”

卡琳这才用手帕擦擦眼角的泪水破涕为笑。看来就像雨还没有完全停，阳光就从云间射下来一样。

“民主主义真好。”

“为什么？”

“因为，下士可以命令中尉啊！如果是专制政治就不能这样了。”

尤里安笑了笑点点头，再度紧紧地抱住了卡琳。将来他们更成长而结婚时，对他们的家庭而言，六月一日一定是他们永生难忘的日子吧？那是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日子，也是他们开启个人历史新页的日子。

当尤里安回到高级军官专用的沙龙时，波布兰迎向他。

“嘴唇右边沾上口红了。”

尤里安慌忙用手擦了擦嘴唇仔细端详，亚典波罗笑了起来。

“啊，仪式已经结束了吗？太好了！太好了！”

“很可恶耶，中将。”

“可是你难道不知道爱人并没有擦口红吗？”

“现在知道了。”

听到尤里安这样回答，亚典波罗又笑了起来，做出了认输的表情。

“对了，预定什么时候和皇帝会面了吗？”

“还没有。总得等到皇帝的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再说。”

“话是没错，但是，皇帝的身体真的会好得起来吗？听说不是一种绝症吗？”

亚典波罗压低了声音，表情也带着真挚。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来看，尤里安能了解他的感受。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是一个远超乎单纯的憎恶和否定的存在。光一想到失去他时的失落感就够让人感到可怖了。尽管他是一个敌人。或许就因为他是一个敌人才让人有这种感觉。

“最好是趁能跟他谈时好好谈谈，免得后悔。”

“嗯——”

“可是，人啊，不，应该是人类这种东西，非得流几亿公升的血才能让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哪！”

“您觉得很傻吗？”

“哎，我没有这种评论的资格。因为我也是一个为侠气与醉狂而流血的人啊！”

或许真的是很傻。然而，当人们认清这种愚昧时，人类是不是就能够进化呢？尤里安无意要亚典波罗认清这一点。他倒是希望对方永远保有阳刚的反权势的骨气。

“谢谢你啊，年轻人。然而，夏天有夏天的歌，冬天有冬天的歌。如果老是穿着夏天的衣服，到了冬天就会感冒的。哪，要按照季节来选择相配的衣服啊！”

伊谢尔伦军以各种表现和态度来吊唁死者们。另一方面，帝国军那边却有些不一样。代表军部的将帅们虽得以免于战死，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太达巨大的不幸事件的来临。因为全军的大元帅，也就是莱因哈特皇帝已经确定是患了不治之症。会战结束之后知道了事实真相的艾杰纳保持着沉默，他微微地挥着手，把手帕盖在脸上。

相对的，猛将毕典菲尔特提督的反应就很激烈了。在经过了一段失落的时间之后，他大发雷霆地吼叫。

“为什么？为什么奥贝斯坦那家伙不死而是皇帝要死？这个宇宙间还有正义和真理吗？大神奥丁只贪图贡品吗？”

“不要闹！毕典菲尔特！”

“我能不闹吗？”

“我是有理由才叫你不要闹的。第一，陛下虽然是生了病，可是，不一定会死。如果一级上将率先就心浮气躁的话，士兵们一定会受到影响。”

米达麦亚的声音中有着沉痛和严厉双重的的情绪，具备了镇定僚友们激情的力量。

“第二，想想皇妃和亚历克大公吧！他们远比你更有资格悲痛。你最好明白这一点。”

“没错，元帅这么一说，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太轻率了。”

率直地承认自己的过失之后，毕典菲尔特把激情都封进自己内心深处。他的率直正是米达麦亚所钦羨的。米达麦亚自己也想诅咒神的不公平。自从六月一日以来，他的胸口就一直隐藏着一股痛切的思绪。希瓦星域会战以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形式结束之后，他虽然感到极度的疲劳，但是，他却必须藉助酒的力量才能够入睡。他一边把酒往杯子里面倒，一边对已逝去的知己们说着话。

“吉尔菲艾斯、罗严塔尔，还有坎普、雷内肯普、海伦法特、斯坦梅兹、鲁兹——拜托你们。拜托你们不肖要把皇帝带到天上去。这个世界还需要皇帝啊！”

米达麦亚有一天晚上突发奇想。那不是平常的他所能想象的。如果充满了锐气和活力的莱因哈特皇帝进了天国之门的话，他是不是会在那边召集生前的朋友和部下们征服整个天域？这个情况是很适合那只闪耀着金色光辉的有翼狮子的。他是一个永远的征服者。永远不知道恐怖和停滞，向无限挑战的勇者。那就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不是吗？米达麦亚不禁苦笑着，他的内心却有着把这个梦想成真的欲求。有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版图的最强霸主竟然死于疾病，这是米达麦亚所不能忍受的。纵然知道人没有不老不死的，但是，他总觉得莱因哈特是被允许例外的。而他痛切地感受到，在追随莱因哈特的六年间，对米达麦亚本人而言，那也是他人生中的极盛期，每一天都是由黄金和鲜红染成的金光灿烂的日子。

### I I I

六月十日，尤里安·敏兹随着银河帝国军的大舰队降落在行星海尼森。这是自从杨结婚当天，他前往地球之后第一次回到母星上。

尤里安觉得海尼森也变了，这或许是因为他是透过感伤的眼睛来看这个星球的缘故吧？至少在两年以前，这个行星是支配统治半个宇宙的国家机构中枢，是人力、物力资源集中点，人类社会的要地。最明显的差别是居住及来往于此地的人们的表情一点生气都没有。看来就像毫无怨言地接受现状，蹲踞在颓废的悬崖斜面，安于大帝国边境的地位，随时准备滑落历史的深渊一样。

“自由·自主·自律·自尊”。

亚雷·海尼森所提倡的民主和政治的价值观跑到哪里去了？怀着满腹的疑问，尤里安先行到医院去探望姆莱中将。

姆莱中将还在医院中接受治疗。他在拉格普尔监狱事件中所受的伤并发了腹膜炎，情况一度陷入了危急状态。现在好不容易度过危机，状况在安定中恢复了，六月底就可以出院了。把尤里安迎进病房的中将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询问各种事情。

“是吗？决定要放弃伊谢尔伦要塞了啊？”

“我想大概是这样。不久之后我要和皇帝会谈，除了这个交换条件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一个时代要结束了。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对你我而言，确实是有一个伊谢尔伦时代啊！对我来说，那是我最后一个工作的地方，但是，希望你们前往下一个时代的踏板。”

姆莱的语气仍然带着浓厚的说教气息，然而，尤里安却没有不快的感觉。正因为这个人的意识太过井然有序，杨舰队才得以发挥其能力和个性。对原“杨威利及其一党”这种鸡尾酒来说，这个人是不可欠缺的基酒。

有一个像姆莱中将一样的人物是很好的一件事。尤里安这么认为。一个把自己当成是职业人而不是军人，在伊谢尔伦上奉献一切心力的人。尤里安已经不想请求姆莱回到现役活动上了。

同一天，对于“驻留”在海尼森的伊谢尔伦军的待遇问题，尤里安和帝国军的瓦列一级上将之间有过交涉。当时，瓦列兴味盎然地注视着尤里安的脸说道：“我的确在地球上见过你。我记得没有错吧？”

“没有错。我是曾经和瓦列提督在地球上见过面。”

“是在地球教本部，我想起来了。”

瓦列点点头。二年前，尤里安以费沙籍独立商人的身份前往地球，和当时负责讨伐地球教的瓦列碰过面。

“对不起，那个时候骗了瓦列阁下。”

“什么话，根本不需要道歉的。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嘛！”

瓦列挥手。那是讨伐地球途中失去的左手。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失去了很多老朋友。”

瓦列的话让尤里安感到一阵黯然。而在和奈特哈特·缪拉谈话时，这种感觉更强烈。

“你跟我到底是谁比较幸福啊？你们在杨威利死前，根本不知道会有这种事。而我们却被赐与了时间去做心理准备好接受皇帝死亡的事实。然而，你们的哀伤是从起点开始的，而我们却先面对了终点，然后为了满足心灵的饥渴而不得不向前出发。残存下来的人——”

缪拉省掉了术语，他的心情在尤里安的内心产生了共鸣。是啊，对残存下来的人而言，旅程仍然要继续下去，一直到和死者们再度相见的那一天。而且是不能飞跃过这段时间的，得一步一步走到那一天到来为止。

尤里安觉得能和奈特哈特·缪拉等银河帝国军的名将们心灵交流是一件很可喜的事。然而，或许这件事也会在后世遭到痛烈的批评：

“如果早知道会这样，一开始就好好谈不就得了？何苦非得要牺牲这么多的生命？难道他们只不过是指导者为了完成预定的工作而用过就丢的道具吗？”

尤里安他们是不是也要甘之如饴地接受这样的批评？尤其是战死者的遗族们的责骂更是令人难堪。

尤里安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为了获得今天这样的局面，就非得先战不可。如果在自由行星同盟降服后就服从银河帝国的主导权的话，杨威利首先就会被谋杀，而民主共和政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吧？尤里安是这么想的，然而，那是他的价值观，而抱着和他不同价值观的人应该很多。

而这里就有一个有自己价值观的人物存在，在尤里安会面之前，他在旅馆的房间内忙着做一些计算。他的部下见状不禁奇怪地问道：

“您在干什么啊？高尼夫船长。”

“复利计算。”波利斯·高尼夫给了一个明快的回答，部下马利涅斯克歪着头。

“复利计算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提供给伊谢尔伦那些人情报的代价啊！”

“您要拿代价？”

“当然。第一，如果我说要免费服务，伊谢尔伦那些人也不觉得好过吧？”

“大概吧？”

“至少我是不会好过的。我和达斯提·亚典波罗那些人是不一样的，我可不会为侠气和醉狂而赌上生命啊！”

“是这样吗？”忠诚而且坚实的事务长站在反论的位置上，避免做更深入的议论。计算结束之后，波利斯·高尼夫像是对自己的将来有了新展望似地点了点头。

“决定了，马利涅斯克。如果伊谢尔伦那些人能在这个苛刻的游戏中获胜的话，我就从事情报买卖的工作，做一个新时代的商人。”

“啊，不管怎么说，贩卖良质的商品获得信用而扩大事业是一件好事呀！”

马利涅斯克的回答倾向于一般论。

波利斯·高尼夫前往伊谢尔伦首脑部的投宿地去。尤里安和亚典波罗为了办理让“生还”海尼森的士兵们回家的手续而去会见帝国军的瓦列提督了，而奥利比·波布兰和凯斯帕·林兹则在旅馆的谈话室中带着无趣的表情进行象棋大战。看到波利斯·高尼夫的脸时，波布兰立刻就丢过来一句话。

“哟，费沙的能干人士，你们的鲁宾斯基先生可好？”

“死了。”“什么——？”

“是医院方面传出来的情报。他原本就因为脑肿瘤而剩下不到一年的命，不过在皇帝回到海尼森前后，他就拒绝进食了。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绝食吗？可是，这样不像是黑狐的作为啊！他不是那种专抢夺他人东西以延续自己生命的家伙吗？”

这是一般人的见解。至于这个见解是不是正确，在短时间之内，这些人是不会得到解答的。

#### I V

六月十三日二十时，在市内英格鲁德街的医院中，有一个患者死去了。这个在宪兵队监视下的脑肿瘤患者叫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享年四十七岁。尽管雷射照射的治疗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但是，他原本应该还有一些时间的。然而，鲁宾斯基似乎看不出在病榻上的生命还有什么美感可言。

鲁宾斯基用自己的手把维持生命的装置拔了下来。当负责的护士发现时，他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他那目中无人、平静的表情虽然尖锐，然而，却散发着一股奇异的精气。

鲁宾斯基的脑波正确说来应该是在二十时四十分停止的。他的死讯立刻传到了帝国那边，性急的官僚们就急着整理与鲁宾斯基有关的记录和资料。皇帝病危之际，鲁宾斯基的死也不算什么感慨或刺激，但是，事实上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主戏上场。

震动出现了。医院的地板在一瞬间上下移动，接着便是强烈的左右摇晃。陆续有人倒在地上，有车轮的床滑动了起来，架子倒了，药瓶掉落在地上。

这不是地震，而是有什么东西在地底下爆炸了。从旧同盟时代开始到现在，一直从事着和政治无缘的活动的地质局地震解析电脑证实了这点。报告立刻被送到帝国军首脑部门去，于是他们采取了大规模破坏行为的应对措施。这个体制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任职统帅本部总长时就确立的。

“旧同盟的最高评议会大楼崩塌了”

这是最初的报告，周围的地面都陷落了，倾倒的建筑物多得必须以打

为单位来计算。帝国军治安部队也因为情况危险而无法接近。灾厄之夜才刚刚开始。刚结束战役返回家园的帝国军又必须在地上四处奔走以处理各种事态。

市街各处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火灾。爆炸声四处回响，火焰喷向夜空，不断扩大的烟雾更加深、加厚了夜的黑暗。根据现场状况的判断可以明白这是一项人为的灾害。而且皇帝所投宿的国立美术馆的迎宾馆正好位在火灾发生区域的中央。

这件事让帝国军将帅们不得不起了去年三月一日晚上发生于海尼森的爆炸及火灾。在四处奔走指挥灭火、急救、维持治安、控制交通之余，他们还采取了营救皇帝的行动。

火势逼近了国立美术馆的临时大本营，当毕典菲尔特赶到时，莱因哈特虽然已穿好了军服，但是却只让近侍艾密尔·齐列陪在身旁，坐在房间的躺椅上。他苍白俊秀的脸上带着微微不解的表情，拒绝了“黑色枪骑兵”司令官要他离开的请求。

“非得死在海尼森的话，就死在这里吧！我不想像难民一样四处逃窜。”

可以眺望冬蔷薇园的这间寝室确实是行星海尼森上莱因哈特最喜爱的地方。橘发猛将这时候发脾气，对着年轻的君主吼道：

“您说什么话！皇妃和皇子正在费沙等着陛下您平安归去哪！如果保护陛下平安是臣下的职责，那就请恕臣下无礼。”

毕典菲尔特对着部下黑色枪骑兵们下了命令，六个强壮的士兵便把莱因哈特连同躺椅一起抬了起来，像搬运贵重的美术品一样，从沙龙送往冬蔷薇园。在这期间，欧根少将准备了地上车，确保住逃离火场的生路。莱因哈特和艾密尔便被送往安全地带了。

关于这件事，“艺术家提督”梅克林格留有记述的文章。

“皇帝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安全是毕典菲尔特的功劳，但是，就因为他对艺术，尤其是美术品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一切事情都在快速的情况下被处理了。如果他还挂念着那些美术品的话，事情就会被延误而产生重大不幸的后果吧？这实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梅克林格虽然承认毕典菲尔特求出皇帝的功绩，但是对于他完全没有兴趣去抢救那些凄楚品，造成贵重的绘画和雕刻被烧毁的结果，却无法不感到深切的遗憾。然而，这一天晚上，烧毁的不只是艺术品。

火势延续了三天，海尼森的街市一片火海，好不容易把火势控制住时，市街已有30%被烧毁了。被烧死或行踪不明的超过五千人，而受害者则高达此数的五百倍之多，火势甚至逼近了中央宇宙港，连豪气的米达麦亚也考虑是不是要把刚刚在海尼森着陆的舰艇弄到上空去避难。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以连火焰也为之却步的冷彻态度执行着自己的职务。他命令部下搬走了与军务省有关的文件，在这期间，他还出动宪兵队检举可疑的人物。而被检举的人当中有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情妇多米妮克·尚·皮耶尔，她成了解开这事件的关键人物。六月十三日的爆炸和火灾原本和鲁宾斯基的死有关连。

“是吗？这个事件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献给皇帝的血腥花束啊——”

宪兵队在战栗之余开始周密地调查整个事件。

事后大家才了解，鲁宾斯基在自己的头盖骨中埋了利用脑波来控制极

低周波炸弹的控制装置。当他死亡，脑波停止的同时，深埋在旧自由同盟最高评议会大厦地底下的炸弹就会动作。鲁宾斯基的“自杀”使得极低周波炸弹在莱因哈特皇帝停留于行星海尼森的时候爆炸，他的用意是想皇帝一起带走。这种行为不像是鲁宾斯基这样的人会做出来的死前挣扎，但是，因脑肿瘤的恶化而引起的理性减退可能是使鲁宾斯基采取了类似恐怖分子的手段而不用他所擅长的精密的谋略的主因。鲁宾斯基的遗体 and 英格鲁德街的医院一起付之一炬，他的人生也以葬礼的仪式终结。

“以这样的形式结束对银河帝国的挑战，对鲁宾斯基来说一定是极不甘愿的吧？可是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因为他也不是那种喜欢让人同情的人。”

多米妮克·尚·皮耶尔如此淡淡地说道。她不吵、不哭、也不为自己辩护的沉着态度让宪兵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有几个对她留下了或公或私的记录。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这样的：

“——在场询问的军务尚书，突然问起了生下已故罗严塔尔元帅遗孤的女人行迹。多米妮克·尚·皮耶尔第一次微微露出惊讶的表情回望着军务尚书，然而答案却是不知道，而军务尚书也没有再追问。”

由于多米妮克·尚·皮耶尔所提供的资料，帝国军明白了旧费沙自治政府、地球教团、已故优布·特留尼西特三者之间的秘密协商。这只是三者根据自己的利益而相互利用的计划，根本谈不上协调体制。尤其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健康情况开始恶化的时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逐渐扭曲、变质、分离。这个事实事后也被追踪出来，给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们一个有高度趣味性的研究课题。而这个爆炸事件也就被称为“鲁宾斯基的火祭”。

至于多米妮克·尚·皮耶尔被宪兵拘留了两个月，最后以不起诉处分而被释放了，之后就音讯杳然。

## V

尤里安日后一直无法忘记和银河帝国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正式会面时的情形。而他也没有必要刻意去忘记这件事。那是六月二十日下午的事，季节似乎和月历稍有出入，当天的天候有些许的薄云，穿着夏服可能会有一些寒意。尤里安穿着自由行星同盟军中尉的正式服装前去赴这个充满荣誉的约会。因为皇帝也会穿着军服见他吧？另一方面是因为已逝的杨威利也曾穿着军服和莱因哈特面对面谈话。

莱因哈特在旅馆的中庭等着小他六岁的客人。榆树荫下放着白色的桌椅，尤里安在艾密尔的引导下来到了皇帝面前。调整了自己的呼吸，行了一个礼之后，莱因哈特以身体示意他坐下来。尤里安脱下黑扁帽，点了点头坐了下来。

“听说你只有十九岁？”

“是的，陛下。”

“十九岁时，我还是高登巴姆王朝的上将。姓也还不是罗严克拉姆，当时还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和朋友两个人想要征服整个宇宙——”

“陛下已经实现这个愿望了。”

“——唔。”

莱因哈特点点头，但是，那未必是一种自觉性的动作。倒像是他藉着点头的动作把自己拉回现实一样，他改变了话题。

“第一次和你见面时，你说了大话。你说为了罗严克拉姆王朝，你要贡

献良策。现在，我给你机会去证明你的豪语不是无所根据的。”

“不，陛下，当我第一次和陛下见面时，我只是看着陛下，打从心底赞叹而已。”

莱因哈特面露不解之色，尤里安于是做了说明。他说，在两年前曾在费沙拜见了皇帝坐在地上车内的样子。然而，要勉强莱因哈特记住这件事实在是太没道理，毕竟这件事只对尤里安有特殊的意义。艾密尔送来的咖啡香气形成了初夏的云霞飘散在他们两人之间。

“那么，你调配了什么样的药好让银河帝国不受死病的侵袭？”

回答这个问题正是尤里安来这里的目的。紧张的寒气在尤里安的意识范围内奔窜。

“首先，陛下，请您制定宪法，接着请您召开议会。这样形式就底定了。就是所谓的立宪政治之器。”

“做了酒器之后就必须倒酒进去。哪种酒比较适合呢？”

“酒要散发出香味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寻找适合立宪政治的人才，而要使其营运得更顺利是需要更多时间的。”

尤里安发现到皇帝并没有那么多时日时，他闭上了嘴巴。莱因哈特微微地动了动眉头，用白晰的指尖敲弹着薄磁帛的咖啡杯。

“你的目的似乎有点偏了吧？你想在银河帝国这个酒器里面注入立宪政治的酒？这样一来，或许民主思想就会超越银河帝国了。”

瞬间，尤里安无话可答，莱因哈特见状不禁低声笑了笑。尖锐而辛辣的笔在中途就变了质。他似乎对尤里安强韧而富有弹性的政略有了兴趣。莱因哈特止住了笑，把话题一转。

“我要回费沙。有人等我回去。大概这趟最后的旅行会有价值吧？”

尤里安无法回答。皇帝敢面对死亡，而且根本不重视它。尤里安从来不知道有人能这么坦然地面对死亡。除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已经在去年死了。

“你也到费沙来吧！”

“这样好吗？陛下。”

“这样比较好。你应该对一个支配者去畅谈你的抱负和见识而不是我。皇妃远比我更具政治家的见识。你把具体的事情对她说也许会更好些。”

日后，尤里安觉得那不就是莱因哈特皇帝最大空间的闲聊了吗？当天，莱因哈特露出了疲倦的样子，会见只持续了三十分钟就结束了，尤里安怀着目的没有达到的缺憾感退了出去。

离开临时大本营，尤里安回头看着装饰在玄关上的“黄金狮子旗”。那是征服全宇宙伟大霸主的旗子。然而，看在尤里安的眼里，那只勇猛的黄金狮子仿佛在鲜红的衬布中低垂着头。

达斯提·亚典波罗和奥利比·波布兰在当天晚上有这样一段交谈。

“到最后还会有什么变卦吧？不会有默默结束的落幕的。”

“那不是你的预测，而是希望吧？”

“总之，我要跟尤里安到费沙去。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最后的一幕了。”

“军务怎么办？”

“交给施恩·史路。因为那家伙虽然比我缺乏独创性，但是，责任感却比我强一千倍。

叫拉欧帮他。那，击坠王大人要留在海尼森吗？”

“哪有这种事？从小我就不喜欢留守这工作。”

波布兰烦躁地戮着绑在头上的绷带。看着他绿色的瞳孔中闪烁着活力的光芒，亚典波罗笑了笑。

“听说姆莱那个老伯伯想要隐居，我们可不能这样。在确认幕落下来，剧场的收支呈黑字之前，我们都要陪着尤里安。”

就在同时，尤里安接受了贝伦海特·冯·舒奈德临行前的告别。他要留在行星海尼森，先把自己的伤养好，从帝国军或说是正统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来考虑该如何处理已故的梅尔卡兹提督部队的生存者，然后再等待时机回到帝国本土。

“你是要到梅尔卡兹提督的遗族那边去，是不是？”

“是的，梅尔卡兹提督的旅程已经走完了。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的遗族，然后，我的旅程也可以划上休止符了。”

还会再见面的。舒奈德说着，同时伸出了手，尤里安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既然是生离，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尤里安衷心希望舒奈德的旅程会有满意的结局。

——宇宙历八零一年，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搭上已经修复好的总旗舰“伯伦希尔”，朝着帝都费沙前进。对莱因哈特来说，他最后一次的恒星间飞行开始了。

## 第十章 梦的尽头

### I

莱因哈特皇帝一行人离开之后，负责行星海尼森治安的是布罗上将。伊谢尔伦军的管理则交由马利诺准将负责，由林兹、史路、拉欧辅佐，进行军队组织的解体准备。

原本混乱的海尼森在进入七月之后治安大致完全恢复了。已故的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利用个人的力量营运地下组织的事实也因此而获得了证明。

七月八日，一个因“鲁宾斯基的火祭”事件而受伤入院的人被发现伪造身分证明书，帝国军宪兵队把他找来问话。结果这件事又在宇宙水面激起了新的涟漪。

“什么名字？”

“休马哈，雷欧波特·休马哈。”

在确认了这个名字之后，宪兵们掀起了一阵骚动。因为这就是以前和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一起“绑架”前王朝的少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的政治犯。休马哈的病房成了真正的审讯场所，但是由于被审讯者并没有拒绝供述，所以宪兵既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使用自白剂。在讯问当中，休马哈说出今年被视为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那具尸体其实是别人的尸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艾尔威·由谢夫二世行踪不明。去年三月，他从兰斯贝尔克伯爵手中逃走了。现在跑到哪里去了，谁都不知道。”

精神失常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从尸体收容所盗取了一个同龄男孩的尸体把他当做是皇帝的。关于幼帝之死的记录文章其实都是他捏造出来的，但是内容极详细写实，甚至让帝国的治安人员都信以为真。或许那是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一生中最极致的创作。后来，在帝国政府的正式记录中记述着

“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不知所终”

就是根据休马哈的证言所记述的。

“还有一件事。”审讯终结，休马哈说道。

“地球教的残党并没有放弃夺取皇帝生命的计划。根据我从鲁宾斯基那边得到的消息，最后的行动集团已经潜入费沙了。人数应该不到三十人，其他的组织都已经被击溃了。如果把那些人处理掉的话，地球教应该就不会死灰复燃了。”

被问起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休马哈淡淡地答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我希望能回费沙，和以前的部下们在阿希尼伯亚溪谷经营农场。如果你们没有其他的事，希望可以让我到费沙去。我就只有这么一个请求。”

——事后，休马哈的希望并没有达成。两个月后，他因大赦而被释放，在回到费沙之后，发现阿希尼伯亚溪谷的集体农场已经解散了，他的旧部下们都分散四处。于是，他以旧王朝时代的才识和经验，在修特莱中将的推荐下成了帝国军的准将，但是在一场和宇宙海盗的战斗中下落不明。

休马哈所提供的情报传到了正朝费沙航行中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耳里。这个有着“干冰之剑”外号，冷漠无比的元帅毫无表情地看完了通讯文。然后，他二话也不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問題。

在前往费沙的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内，尤里安·敏兹经常有机会和莱因哈特面谈。莱因哈特很喜欢从尤里安那儿听到关于听到杨威利的事情。他有时热心地点着头，有时候则笑出声音来，但是，在尤里安的回忆中却是“伟大的皇帝并没有那么丰富的幽默感。看起来大约在五次当中有二次他会有理性去思考这个笑话到底哪里好笑”。

但是，尤里安同时记述了他自己在帝国的语言能力可能没有办法满足皇帝一事。

当然在这段期间他们也认真地讨论了今后的政治取向问题。

关于把伊谢尔伦要塞归还给帝国军，让巴拉特星系包括行星海尼森在内成为自治领地及享有内政自主权这件事，尤里安和莱因哈特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在看到行星海尼森不断有人为的灾祸产生之后，帝国内务省中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个“难治之地”。而军务省则对伊谢尔伦要塞的无血献城感到高兴。这两省的有关人员一定都会对这种决定表示欢迎吧？然而，关于制定宪法和设立议会之事，莱因哈特却无法对尤里安有任何承诺。他的说法是会考虑立宪政治的优点，但是却无法给予确定的答覆，因为莱因哈特不想欺骗任何人。

“如果你跟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制定了法规，那么，后世的人就没事可做了。这么一来，他们一定会怪罪我们，因为我们太多管闲事了。”

莱因哈特是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这么说的，不过，很明显的，他并无意无限制或毫无原则地认同民主主义的存续。尤里安因此知道了莱因哈特并没有失去身为一个主政者所需要的冷静。

承认巴拉特星系的内政自治权已经是莱因哈特极大的让步了。然而，海尼森必须先要在“鲁宾斯基的火祭”事件的损害中再重建起来。和伊谢尔伦要塞比较起来，海尼森的地球条件显然是处于易攻难守的状况。原本海尼森就是一个消费性格较多的星系，所以粮食和其他的必需物品都得从其他的星球输入，而其他的星球又都在帝国的完全支配之下。从军事面来考虑的话，

它的条件是极不利的。莱因哈特对尤里安的宽大其实是一把双刃刀，而莱因哈特和尤里安都知道。

日渐夺走莱因哈特年轻生命力的病名一般被称为“皇帝病”是有其相称的理由的。能够确实地记忆而正确地说出“变异性剧症胶原病”这个病名的应该不多吧？最初在听到这个病名的时候，毕典菲尔特甚至对着御医大吼“烦死人啦！”

高烧、内脏发炎及出血、伴随而来的痛楚、体力的消耗、造血机能不足、贫血、意识混浊，这些都是被御医提来说明的症状，但是，莱因哈特在发高烧时也尚未有意识混乱，陷入错乱的症状。除了在“鲁宾斯基的火祭”事件当时拒绝离开病房之外，他也没有出现过精神不稳定的情形。他的容貌看起来稍显瘦削，白晰的肌肤略显苍白，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病痛迹象。如果真有造物主的存在，那么他为了在莱因哈特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带走他而付出的代价就是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夺去莱因哈特的美貌，或许这就是莱因哈特享有比别人更多恩宠的证明吧？尤里安每天确实地记录了关于莱因哈特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杨威利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很羡慕尤里安的。就因为有这样的自觉，尤里安督促自己必须尽职尽责完成记录者的使命。

七月十八日，银河帝国军的临时总旗舰“人狼”到达了行星费沙。莱因哈特把费沙选定为宇宙中枢的场所定为自己归结之处。医疗用地上车迎接莱因哈特的抵达，莱因哈特立刻奔向妻子的居处。

由于冬馆被地球教徒烧毁了，希尔德皇妃和亚力公大公离开费沙医科大学附设医院之后，就移居到以前高登巴姆王朝做为高等事务官官邸的宅邸去了。这栋单单以地名为名，被称为“贝尔塞底皇宫”的建筑物就成了莱因哈特壮丽人生的终点。一楼站满了文武百官，二楼则聚集了医护人员，三楼则有皇妃和皇子等着他。

尤里安对临时皇宫的朴素大吃一惊。以平民的眼光来看确实称得上宏伟豪华，但是对于一个支配全宇宙的霸主，这居所却又显得过分寒酸了，和高登巴姆王朝的新无忧宫比较起来，连千分之一的规模都不到。虽然尤里安并没有实地见过新无忧宫，他只是从传闻中略知一二罢了。

尤里安和同行的人——达斯提·亚典波罗、奥利比·波布兰、卡特罗捷·冯·克罗歇尔投宿于距离临时皇宫徒步十分钟远的贝伦卡斯提尔旅馆，而有一个中队规模的帝国陆战士兵在旅馆四周“戒备”着这当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尤里安忍下来了。

“呀，我们就不要去追究了。”

连一向好战的亚典波罗也表现了他的宽宏大量。

尤里安想象着。如果将来银河帝国确定了立宪体制，设立议会的话，或许亚典波罗会以进步派领袖之姿昂然立于众人之前吧？这虽然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但是，百尤里安想象世界中，亚典波罗总是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他实在无法想象亚典波罗参加执政党安于权势之位的景象。代表在野党的势力、弹劾权势者的腐败、批评行政不完备、拥护少数派的权利、布起辩论阵，这才是适合亚典波罗的形象。虽然，他每年总会在议场大闹个两三次。

从某方面来说，莱因哈特皇帝给了民主和政治一个辛辣的考验。经过战争那么严苛的洗炼而残存下来的价值观，会不会在和平的环境下被腐蚀呢？而亚典波罗为了防止民主共和政治不致腐败，应该会终其一生地守护着它的吧？另一方面，尤里安等对波布兰完全没有解析的能力。那个有着一对

像阳光般跳跃着的绿色瞳孔的击坠王，到底如何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呢？

“当个宇宙海盗也不坏。我已经在杨威利底下用光了服从和忍耐了。从今以后我不打算再对任何人低头的了。我不会再到任何人家中去当差了。”

波布兰经常掩饰他的真心，让人不易摸透他到底想什么。尤里安想，或许波布兰为自己所撰写的墓志铭“六月一日死去”是他的真心话。在很久以前还不是使用宇宙历的西历年间，有一个天狼星革命元勋查欧·尤伊鲁恩在卸掉公职之后跑去当教孩子唱歌弹琴了。或许波布兰也有一个类似的后半生吧？至于卡琳的未来呢？应该和尤里安自己的未来有很大的关系吧？一思及此，尤里安就不知道该如何来描述了。在另一个世界的杨威利和先寇布，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表情？不管怎么说，能描绘未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或许每个人都可能处在那种不能行使这种权利的状况下。

因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死和多米妮克·尚·皮耶尔的告白而呈现明朗化的事实当中，最让尤里安感到战栗的是关于优布·特留尼西特的情报。在特留尼西特的构想中，他想在银河帝国内颁布立宪体制。在形式上，他这种构想和尤里安是一样的。而特留尼西特和鲁宾斯基合作把人脉和金脉一步一步地在帝国的政界扩展开来。

如果去年底罗严塔尔元帅没有射杀优布·特留尼西特的话，或许就是由特留尼西特把立宪政治推行到银河帝国。而特留尼西特在经过十年间的整伏之后，或许就会就任银河帝国的首相也不说不定。到那个时候，特留尼西特才不过五十岁，以一个政治家来说，他还是很年轻的，他的前途将不可限量。或许特留尼西特因为把民主共和政治故国、国民卖给专制政治而成为一个不只支配半个宇宙，而是支配整个人类世界的“立宪政治家”。

尤里安不禁全身打着哆嗦。优布·特留尼西特或许是一个利己的政治艺术天才，在他手上色彩缤纷的未来蓝图在他意外死亡时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他所描绘的构图并没有因为法律或军事力量而破碎。那一道没有正当的理由，纯粹只是因为感情上的冲击而放射出来的光束把特留尼西特和他的未来永远赶出了现实的地平线。罗严塔尔元帅因为个人的情感而修正了人类社会的未来。

尤里安觉得“命运”这个名词实在太好用了。这种事情只要用“命运”这个字眼就可以让别人接受了。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杨生前总是尽可能地不去用这个字眼吧？

| |

七月二十五日。到达费沙后一个礼拜。

谈话室中剩下七个人。窗外闪着蓝白色的光芒，雷鸣震天。谈话室是以褐色系的配色统一设计的，但是一等雷光消失，整个世界就像笼罩在欠缺生气的无色彩当中。

这些人都自觉到自己正站在历史重要的瞬间，这种自觉并非他们的第一次经验，但是，以前他们并没有体验过像今天这样犹如陷于沉重而苦闷的精神泥沼中的感觉。克斯拉低声地喃喃自语着：

“已经征服全宇宙的霸主却被困在地上，被关在病房内。真是讽刺之至。”

他们跟随莱因哈特四处征战，在星海中驰骋，讨伐高登巴姆王朝的门阀贵族，消灭自由行星同盟，把宇宙踩在他们的军靴底下。常胜之名使他们可以予取予求，但现在，在侵蚀着皇帝年轻肉体的“变异性剧症胶原病”这

个病魔之前，他们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勇气、忠诚心、作战指挥能力都没有办法挽救他们所敬爱的皇帝。在败于杨威利的奇略下时，他们有一种败北和赞叹的双重感受。然而，现在，败北感却化成了一只只不吉祥的害虫蛀蚀着他们的气息。

“御医们在干什么？一堆浪费粮食的懒人！如果再袖手旁观陛下的痛苦而不管就不能放过他们！”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最先爆发的是毕典菲尔特。而这个晚上立刻就有人出面顶撞了。一向稳重忠厚的瓦列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他吼了回去。

“你不要鬼叫鬼叫的！你总是这样沉不住气，难道没有想过会造成大家的不便吗？我们可不是你的镇定剂！”

“你说什么？”

毕典菲尔特把无处发泄的激情对着僚友发泄，瓦列也想加以反击，这时候艾杰纳抓起桌上的矿泉水瓶，把手一翻。水滴人两个勇将浸湿的头发上滴往军服，两人愕然地看着那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同僚。官职在他们之上的米达麦亚此时开口说话了。

“皇帝自己正忍受着身心方面的痛苦。我们七个人难道就不能忍吗？不要让皇帝感叹他有一些不懂事的臣下。”

这个时候，病房里，已恢复意识的莱因哈特正对皇妃交代一些遗言。其中一项是授与六个一级上将帝国元帅的地位，但是，那必须在莱因哈特死后，在摄政的希尔德的名下进行。

渥佛根·米达麦亚、奈特哈特·缪拉、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艾伦斯特·冯·艾杰纳以及伍尔利·克斯拉这七个人被后世称为“狮子之泉七元帅”。有人下了评语

“残存下来的幸运带来了荣誉”，

然而，在这么巨大而猛烈的动乱时代，纵横战场无数次之后还得以残存下来不也就是证明了他们的非凡之处吗？已经是元帅的渥佛根·米达麦亚早就预定将接受“帝国首席元帅”的封号了。这是一个适合帝国至宝的称号，但是，在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米达麦亚却没有一点欣喜的感觉。

十八时三十分，一个女官来叫米达麦亚元帅。在场的每个将领都觉得自己的胃壁好像罩上了一层寒霜，他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僵硬着身体目送“疾风之狼”离开房间。然而米达麦亚被叫去的理由并不是如他们所想象的。在病房内等着他的希尔德皇妃拜托他一件事。

“现在外面大风大雨的实在很抱歉，不过，米达麦亚元帅，请你回去把太太和孩子带来这里来好吗？”

“好是好，不过，就算把我的妻子都带来——”

“这是皇帝的希望。请你动作要快。”

既然皇妃这么说了，米达麦亚断无拒绝的理由。他飞奔进地上车，在灰蒙蒙的豪雨和透明的强风中朝自己有家急驶而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从皇宫来的使者也到了贝伦卡斯提尔旅馆。皇帝的高级副官修特莱中将乘着大型地上车出现了。莱因哈特没有用T V电话联络而派遣使者来是对宾客的礼遇。

“皇帝请各位到皇宫去一趟，很抱歉天气这么坏，不过，还是请各位走一趟。”尤里安和三个同行者面面相觑，勉强才从急速缩紧的咽喉挤出了一

丝声音。

“——很危险了吗？”

“请各位尽快。”

在得到这个间接答案后，尤里安等人快速地做了出门的准备。

杨提督，我将以你的代理人的身份去确认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个性所有者生命的结束。如果提督你在来世的话，就请你透过我的眼睛去确认历史上最重要的瞬间——尤里安之所以在心里这样喃喃说着是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无法感到平静。波布兰和亚典波罗也收敛起调笑的个性，默然地整理着自己的服装。

顶着风雨好不容易来到临时皇宫的尤里安，在大厅上看到了一个美丽的金发贵妇在楼上的回廊走着，从修特莱的口中，他确认了那就是皇妃安妮罗杰。

那个女人就是莱因哈特皇帝的姐姐安妮罗杰·冯·格里华德大公妃殿下吗？尤里安的胸口掠过梦幻般的感慨。他虽然并不完全了解莱因哈特的整个生涯，但是，他也听说过，就因为有这个姐姐，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颗巨星才会在银河星系闪闪发光。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那个女人造就了今日的历史。说起来，她是一个不容疏忽的人。

安妮罗杰当然没有注意到尤里安的视线。

进了病房的安妮罗杰跟希尔德打了招呼，在弟弟枕边椅子坐了下来，莱因哈特似乎有所感应地睁开了眼睛看着姐姐的脸。

“我做梦了，姐姐——”

莱因哈特苍冰色的眼珠中闪着耀眼的光芒。那是安妮罗杰从没见过的光芒。而安妮罗杰也因此确认弟弟的死亡。莱因哈特一向为追求可掩饰他那未获得满足的心灵的物质而战。自从他十岁自觉到战斗的意义之后，在获得权力前，甚至在获得权后，他一直都在战斗。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改变？或是打从一开始就是他的本质？莱因哈特看来就像把战斗当成他生存的目的的一样。

“皇帝为人嗜战”或者“狮子皇帝莱因哈特”都是表现他个人矜持的异称，同时也很适用在这个在历史上投下慧星般光芒的年轻人身上。然而，最后火焰却烧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莱因哈特所表现职来的柔和性就是他的身心在燃烧殆尽之后所残留下来的白色灰烬的余温。

那是冷却之前的余温，是归于黑暗的余光。

“梦还没做够吗？莱因哈特。”

“——不，已经够了。甚至做了任何人都没有做过的梦呢！”莱因哈特的表情显得太柔和了。安妮罗杰听到了自己胸中的冰块开始裂开的

声音。这个声音把那太过澄澈的裂痕扩散到了她所有的神经，当弟弟的刚烈和锐气缓和下来的时候，也就是他死亡的时候了。剑存在的意义就只在于其为一把剑。对她的弟弟而言，满足和结束就代表同样的意义。有人把他的生命做了这样的叙述。

“姐姐，谢谢你为我做的每一件事。”

弟弟虽然这样说，可是，安妮罗杰并不想听任何感谢的话。他竟然在年纪这么轻的时候就要舍弃这个世界，无视于姐姐的存在而展开他巨大的翅膀遨游于星海当中。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后，他是安妮罗杰唯一希望，

是联系着她和这个世界的水晶细线。

“姐姐，这个坠子——”

莱因哈特把他那白晰而削瘦的手掌伸向姐姐。银色的坠子移到了另一个手掌上，透明的光芒照耀着姐弟两人。

“我已经不需要这个了，就送给姐姐吧！同时——我也把吉尔菲艾斯还给你。我一直占用着他，真是对不起你。”

在安妮罗杰做任何回答之前，莱因哈特已经闭上了眼睛，又陷入昏睡中了。

暴风雨越来越剧烈，十九时，临时皇宫前的道路已经淹水了。在风雨中传来了急报。市外的液态氢气筒被人爆破了，而帝国军从被遗弃在现场的尸体身上找到了地球教徒的识别证。即将面临皇帝死亡而屏住气息随时准备应变的帝国军不禁为之震惊。

帝都防卫司令官兼宪兵总监克斯拉在接到报告之后叱责心志动摇的部下们。

“不要慌！引起火灾和爆炸事故是地球教徒常用的伴动手段。他们唯一的目标就只有皇帝一家人。只要把防卫重心放在临时皇宫就对了。”在费沙和地球教徒的组织已经溃灭了。这一点，克斯拉极有自信。他对其他的将帅们轻轻地行了个礼便离开了休息室，他站在玄关大厅，把该处当成指挥中枢，开始指挥宪兵们行动。虽然他是一个精勤的人，但是，即使像克斯拉这样刚毅的男人也耐不住等候皇帝死亡的难捱时刻，他有意藉着执职务来逃避那磨人的等待，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米达麦亚还没有从家里回来，留在休息室的五个人，缪拉、毕典菲尔特、梅克林格、艾杰纳、瓦列正品尝着那种因焦躁不安而几乎要使血管破裂的痛苦滋味。

十九时五十分，一度回军务省的奥贝斯坦元帅又在临时皇宫中现身。尾幕已近，而新的一幕又要揭开了。

### I I I

除了米达麦亚和克斯拉之外的五位一级上将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之间飘荡着爆炸之前的诡异气氛。军务尚书告诉大家，地球教徒的最后残党为了结束皇帝的生命，不久之后将会攻击临时皇宫，大本营幕僚总监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提出了疑问。地球教徒何必做出这样的暴行呢？只要再等一段时间，不需要他们出手，事情就可以明朗化了。奥贝斯坦的答覆明快地近乎无情。

“是我把他们引来的。”

“军务尚书？”

“我散出谣言说在陛下病情康复之前，将要把地球教信仰的对象地球摧毁掉。为了阻止皇帝这个行动，他们一定会急躁地采取行动。”

室内的空气冻结了。温度低到了极致，反而像要燃烧般地冷却了。

“你是说你把皇帝当成饵？尽管我们没有多少时间选择方法，可是，这岂是一个为人臣子能做的事？”

梅克林格的弹劾被冷然驳回了。

“皇帝无可避免地即将逝去。然而，罗严克拉姆王朝却要继续下去。为了王朝的将来，地球教的狂信者必须要以根除。为达此目的，我只是要求皇帝帮一下忙而已。”

毕典菲尔特无意识地握紧了右手，往前踏出了半步，他的两眼中冒着

火花，在行星海尼森发生过的情况似乎又要再扩大重演了。就在这时候——

“总而言之，现在以消灭地球教徒为首要之务。分散指挥系统或许反而就中了狂信者们的圈套了。我们也接受克斯拉总监的指示来行动吧！”

缪拉拼命地自我压抑着，然后说了这样的话。一场冲突勉强强地避掉了。

于是，从二十时到二十二时之间，在狂风暴雨中，临时皇宫展开了与内外敌人对峙的争斗准备工作。而整个行动几乎是在无声的状态下进行着，这全然是为了不打扰到在三楼等待着死神的到来的皇帝的安宁。由于暴风雨的关系，机械的警备系统都无力化了，克斯拉的部下们在暴雨、泥泞中四处巡逻，搜寻入侵者，二十时十五分，帝国军射杀了第一个入侵者。

在建筑物一楼的西厢房里等待着的尤里安一行人也不能置之事外。

“或许我们该感谢地球教徒吧？因为对地球教徒的共同憎恶使得银河帝国和民主主义找出了共同的道路——”

然而，这当然是一种反话，并不是尤里安的本意。地球教徒，尤其是其指挥者们是暗杀杨威利的仇敌。为了多多少少能帮上一点忙，把卡琳留在室内之后，尤里安、亚典波罗、波布兰三个人便走到走廊上去。

“为了、保护皇帝、我们、在费沙、和地球教徒、作战——”波布兰奇妙地把音节分开了。

“有一种游戏就是把文章分成几段，然后把不同的段落组合起来的玩法吧？我突然想起这个。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做这种事，这是在五十天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法律顾问丰而不会太无聊真是好啊！”

尤里安很同意波布兰的说词，但是，他的注意力立刻就转到其他方向去了。亚典波罗看到了倒在走廊上的黑衣男子。好像是被击中而逃到这里来的。全身是雨、泥和血和男人的鼻有一把失去光泽的气爆枪。

“借他的气爆枪一用吧！没有武器什么都不能做。”

当亚典波罗从死者手上拿起枪的时候，走廊的照明灭掉了。一瞬间，三个人出于反射地把身体贴上了墙壁。远远的走廊闪过了光束，脚步声响起。一个很显然不是帝国军士兵的男人出现在刚刚才习惯了黑暗的三人面前。光束从亚典波罗的手上进射出来，男人的胸口被光线贯穿，倒在地上。

与其说亚典波罗是个名射手，倒不如说是地球教徒自己跑到火线前面来还比较恰当些。

然而，不管怎么说，一个入侵者倒了，可以确定的是尤里安他们又拿到了一把枪。或许是自动发电装置启动吧？照明又亮了起来。在风雨和雷鸣之中，在临时皇宫的内外，帝国军士兵们似乎正和地球教徒之间持续着惨烈的攻防战。

一个小爆炸声震着尤里安的耳膜。尤里安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但是，这个爆炸却引发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原始的手制爆炸物在二楼一间可以俯视中庭的房间内爆炸，碎片大奥贝斯坦元帅的腹部刺向胸口，整个撕扯了开来。

这是二十时十五分的事。

成功地引发爆炸的地球教徒一行绕过建筑物的西侧想往外逃。他们的行踪在雷光的闪动下清楚地浮现出来。一道细细的闪光穿过黑夜和风雨，水平飞出，一个教徒张开两手倒了下去。其他的男人们溅起了泥沫，想改变逃跑的方向。

“想跑到哪里去？地球教徒。”

气爆枪的火线朝着年轻的声音集中射去。阳台的柱子发出了悲鸣，大理石的碎片四处飞溅，玻璃破碎了。

尤里安在阳台上把身体转了两三圈，在静止的那一瞬间扣了扳机。连续两次，闪光在他手中迸射而出，两个地球教徒发出低沉的声音倒了下去。他们溅起了泥水和血沫在地上翻滚，然而最后也只是痉挛了一下就不动了。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男人转过身想逃，然而，亚典波罗就站在他面前。他再度想变换方向，然而，这次他面对的是眼力比尤里安还好的波布兰。雨和黑夜形成了双层布帘，把他封锁在另一个小小的世界中。

“杀你之前有一件事一定要问清楚。”

尤里安从阳台走出来。雨滴立刻倾洒在他身上。

“总大主教呢？总大主教在哪里？”

“总大主教？”

男人喃喃说道。尤里安对他这个反应感到意外。原本以为是地球教徒出于敬畏地覆颂，然而，男人却发出了嘲弄千万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笑声。

“总大主教就是他，就倒在那边啊！”

男人指着已经成为尸体的一个人。波布兰非常无礼地用靴子前端翻过趴在地上的尸体。

一瞬间，他把尖锐的视线射向丑怪老人的脸上，然后，他无言地蹲下来，翻起死者脸上的皮肤。那是一个制工精密的软质橡胶面具。在黑暗，在微微的照明之下浮现了一个瘦小然而却出人意料的年轻男人的脸。

“你说这家伙是总大主教？”

“那个男从深信自己就是总大主教。其实是个白痴，只不过是一具背诵机器罢了。”

“怎么说？”

“真正的总大主教在地球上，埋在巨大的岩盘底下。或许一百万年以后他会变成化石被挖掘出来。”

男人充满嘲讽的口吻似乎不知道该有个结束似的。事实上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然而，男人仿佛被一种心理排泄的冲动所驱策一般，不停地说着。地球教的总大主教之死被信徒们掩饰了起来，那个白痴男人于是被推出来当替身。地球教的实质队员，包括他自己在内，只剩下今天晚上入侵的二十名而已。他就像失去控制的水龙头一样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些事。

在听对方讲这些话的时候，尤里安的记忆再度回复，他完成了复仇心的拼图。他曾在地球教的本部看过这个男人。也知道他的名字和地位。他是地球教的大主教德·维利。

记忆的再现使他立刻采取了行动。

“杨提督的仇！”

闪光乘着尤里安的声音飞了出去，德·维利的胸口炸裂了开来，地球教的年轻主教仿佛被一个看不见的巨人冲撞一般往后方一倒。喷射而出的血液化成红色的雨滴四散于地，德·维利带着不像恐惧而像是包含着怒气和失望的神情凝视着尤里安。仿佛对自己的雄辩被中断而感到真正的愤怒和失望似的。尤里安不想知道这些，然而，对方的表情就像把优布·特留尼西特死前的表情凶暴化了几分似的。大主教最后还吐出揉合了血和诅咒般的毒语。

“杀了我没有用的。打倒罗严克拉姆王朝的人一定会出现。而这一切

都将结束了——”

大主教丢下的这些台词并没有带给尤里安一丝一毫的感动。大主教一定是认为他把所知道的有关地球教徒的情报提供给帝国治安机关的话就可以确保住自己的生命。然而，尤里安没有义务要让大主教狡猾的方程式成立。

“不要搞错了。我对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将来没有任何责任。我杀你是为杨威利报仇。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

还有派特里契夫少将的仇、布鲁姆哈尔特中校的仇、其他许多人的仇。你一个人的命怎么赔得起？”德·维利的身体接二连三地被闪光所贯穿，他就像一条濒死的鱼般在地上弹

跳了两次。

第三次就动也不动了。

“主角太紧张了吧？这样哪还有我们上场的机会啊？”

当亚典波罗带着苦笑喃喃地说着时，夹杂着帝国公用语的会话声正朝着他们这边靠上来。他们三个丢下了枪，从德·维利大主教那不受祝福的尸体旁退开了一步，等着宪兵们的处置。

另一方面，一个有着比德·维利大主教更大名声，而且受到更多责难的人物下正朝着死亡前进。

军务尚书以责问着不合理性的视线看着自己腹部上被炸开的那一个红黑色的伤口。他把受了重伤的身体躺在楼下的一个房门里接受着军医的治疗，然而，当军医告诉他必须到医院接受紧急手术时，奥贝斯坦拒绝了。

“明明没救的却要装成还有救，这不不但是一种伪善，而且也是一种技术和劳动的浪费。”

他这种冷漠的说词让四周的人感到胆怯，他又加了一段话。

“转告拉贝纳特，我的遗书就在书桌的第三个抽屉里，要他一事不漏地照章执行。还有，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就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吧。只要告诉他这些就够了。”

发现大家都对拉贝纳特这个名字表现出狐疑的表情时，军务尚书只好说明那是他的一个忠实执事。说明结束时，他闭上了两眼，遮断了人们的视线。三十秒之后，军医确定他已经死了。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享年三十九岁。

日后，根据残存下来的地球教徒的告白，他们误以为奥贝斯坦的房间就是皇帝的病房所以才把炸弹丢了进去。军务尚书代皇帝受死了。究竟这只是计划之内的殉死呢？抑或是纯粹的计算错误？关于这一点，了解他的人分成了两派意见，而且任何一方都对自己的主张没有完全的自信。由于大家都在等候皇帝的临终，所以对于军务尚书的猝死没有多大的关心。对奥贝斯坦来说，这或许反而是他最大的期望。结果，一直到死，奥贝斯坦的存在都和莱因哈特的影子重叠在一起。

## I V

二十二时十五分。人们觉得暴风雨似乎停了，大家把视线投到建筑物外面去。风停了，雨也停了，深蓝色的天空中显得异样地澄澈，满天的星星闪烁着光芒。这是因为低气压的中心通过临时皇宫上空的缘故。

尽管只是暂时的，但是，由于天候的改善和恐怖分子已经被消灭殆尽，米达麦亚元帅夫人好不容易才得以偕同夫婿来到了临时皇宫。由于地上车在

大水中前进不得，又不能让妻子在风雨中步行前进，疾风之狼只得懊恼地被困在车内。

“谢谢你专程赶来，米达麦亚夫人，请这边走。”

抱着菲利克斯的艾芳瑟琳被带到了皇帝的病房，包括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在内，阁僚和提督们都站在一旁，在有着高耸天花板的宽阔室内充满了沉痛的微粒子。艾芳瑟琳抱着幼儿站着，然而他的丈夫拉着她的一只手来到皇帝的床边。

“谢谢你赶来，米达麦亚夫人，我希望让我的儿子亚历山大·齐格飞交个朋友，和你的儿子——”

半支起身子的金发人说道。

“帝国由强者来支配是最好的。但是，我想为这个孩子留个对等的朋友。也许这是个不情之请，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婴儿在希尔德皇妃的手臂中蠕动着。有着金黄色头发和蓝玉色眼珠的婴儿不哭也不闹，他睁大了眼睛凝视着米达麦亚一家人。

“菲利克斯，对亚力克大公殿下，不，对亚力克皇帝宣誓效忠。”

米达麦亚低声地命令儿子。

这个景象或许显得很奇妙，然而，没有人笑得出来。一岁两个月的幼儿和出生才两个月的婴儿彼此交换着视线。实在是很不可思议。菲利克斯伸出了他小小的手拉起了更小的亚历山大·齐格飞的手。

友谊有各式各样的形式。有各式各样的开始、持续和结束。而亚历山大·齐格飞·冯·罗严克拉姆和菲利克斯·米达麦亚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友谊存在呢？是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样的友谊？还是像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和渥佛根·米达麦亚一样的呢？米达麦亚不得不有这样的疑问。菲利克斯握着比自己小一岁的皇子的手，无意松开。或许是很喜欢对方呢？他笑了起来。他的父亲惟恐他做出失礼的举动想要把他的手拉开，菲利克斯因为情绪受到影响而哭了起来，皇孔也模仿着他开始哭泣了。

充满朝气的骚动持续了二十秒钟左右就停止了，莱因哈特用他全身的力气微笑着。

“真是个好孩子，菲利克斯，今后就请你继续和皇子做朋友吧！”

在这个时候，父母亲的话都是很没个性的。连莱因哈特也不例。莱因哈特倒下支起的上半身，把头枕在枕头上，环视着四周的人，露出了狐疑的眼光。

“我没有看到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在哪里？”

皇帝的问题在场的人都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希尔德皇妃一边用毛巾为丈夫拭去额上的汗水，一边平静地回答。

“军务尚书因为重要的事情而不得不先离开，陛下。”

“啊，是吗？那个人所做的事一向都有最正当的理由哪！”

听不出他这些话是出于谅解或是嘲讽，莱因哈特抬起了手把希尔德拿着毛巾的手握在自己手中。

“皇妃，你一定可以比我更贤明地统治着宇宙吧？如果改行立宪体制也好。不管如何，在所有生存的人当中，由最强大最贤明的人去支配宇宙是最好的。如果亚历山大·齐格飞没有这样的力量，就没有必要让罗严克拉姆王朝继续下去了。一切都照你所希望的去做，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由于

高烧和呼吸困难的影响，花了不少时间才把这些话说完，莱因哈特疲倦已极地松了手，闭上了眼睛，陷入昏睡当中。二十三时十分，莱因哈特像是渴求水份似地动了动嘴唇，希尔德用含着水和白酒的绵纱轻轻地沾着皇帝的嘴唇，莱因哈特的嘴唇蠕动着吸着水。

不久之后，莱因哈特微微睁开了眼睛，对着希尔德喃喃说着。或许他根本也弄不清眼前的是谁人了。

“如果拿到了宇宙——大家——”

声音停了，眼睛闭上了。希尔德等着。然而，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嘴唇也不再动了。

新帝国历零零三年，宇宙历八零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二十三时二十九分。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二十五岁，他的治世只有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

——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二代皇帝亚历山大·齐格飞小小的哭泣声打破了似乎放弃了传音功能的空气中的沉默。在死者身旁的两个女性中的一个站了起来。她就是现在身为银河帝国的摄政皇太后，立于宇宙顶点的希尔格尔·冯·罗严克拉姆。在玛林道夫伯爵、米达麦亚元帅等人肃然的静默中，她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室内。

“皇帝不是因病而去世的。皇帝是因为耗尽了命定之数而亡的。不是被病魔打败的。希望各位能记住这一件事。”

希尔德深深地低下了头。这个时候，她白晰的脸颊上第一次流下的泪水。在死者的枕边的女性发出了低低的呜咽声。

“——于是，贝尔塞底就成为圣墓了。”（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

V

“星星落下来了，卡琳。”

尤里安·敏兹的声音中有着窥视着星星深渊般的战栗。卡琳默默地抓着他的手。因为她有一种错觉，她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一道深渊，千亿个星星似乎要将她吞噬一般。尤里安的头发和衣服上都还留有湿气，然而，对卡琳来说，那都不是问题。

皇帝的敕使奈特哈特·缪拉站在他们面前。

“莱因哈特皇帝陛下刚刚驾崩了。嫡子亚力克大公殿下在国葬后即位。”

奈特哈特·缪拉口中发出了战栗了声音，还有那已经达到抑制界限的悲哀感情。尤里安整个身体可以实际地感受到那种感觉因为就在一年前他也体验过那种滋味。

“关于承认包括行星海尼森在内的巴拉特星系的内政自治权一事，我方以莱因哈特陛下和帝国政府的名誉保证，这件事将会被确实履行。另一方面，关于把伊谢尔伦要塞归还给帝国军一事——”

“请放心。我们代表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和民主共和主义者，一定会确实遵守和皇帝生前的约定。”

尤里安直视缪拉的灰色眼睛，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声调。

“撇开思想和立场不谈，我以生于此时代的人的身份对莱因哈特皇帝陛下的过世致上无限哀悼。杨威利提督也会有同样的想法的。”

“不胜感激。我会把你的意思传达给皇妃知道。”

缪拉深深地答了一个礼，在邀请尤里安等人参加国葬之后就告辞回去了。

关上客房的门，卡琳大大地叹了一口气，摆了摆她淡红茶色的头发。当初和莱因哈特皇帝的军队作战时，卡琳曾经大叫

“去死吧！皇帝！”

那是因为莱因哈特的生命力正闪耀着光辉，拥护民主主义的叫声显得格外有效。然而，这句话也永远结束了它的工作。突然像想起什么事似的，卡琳看着尤里安的侧脸。

“尤里安，总而言之，巴拉特星系就留在民主主义的手中了吧？”

“是啊！”

“就只有那个了，仔细想来——”

“是的，就只有那个了。”

尤里安微微地笑了笑。

而光要使这个事情实现就花了五百年的岁月和数千亿的人命。如果在银河联邦的末期，市民们没有对政治感到厌倦的话；如果他们注意到，给予一个人无限制的权力是一件多危险的事；如果人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国家的权威先于市民的权利的政治体制是会造成多少人的不幸的话，人类就可以用较少的牺牲和负担，更早实现比较中庸和调和的政治体制了。

“政治与我们无关”

这一句话就是剥夺发言者的权利的宣告。政治一定地蔑视它的人进行报复的。如果有一点点的想象力就应该可以了解这一点的。

“尤里安，你会不会成为政治指导者？会不会成为海尼森临时政府的代表？”

“我的预定表上没有这一项。”

“那么，你的预定表是什么？”

“成为军人和专制主义的帝国作战。如果任务结束了——”

“如果结束了？”

尤里安无法直接回答卡琳的问题。

尤里安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记录杨威利的事迹，把这几年燃烧般的记忆留传给后世的人。这个想法确实是受到杨威利的影响，但同时也是生在这个时代，和许多历史性的人物接触的他的本身意识之下的目标。对尤里安来说，他觉得多给后世的人判断和考察的机会是生在这个时代的人的义务和责任。

奥利比·波布兰以不知道该以什么步伐前进的脚步走向尤里安等人。

“尤里安，什么时候离开费沙？”

“这个嘛，大概——两个礼拜吧！”

那么，我们就要分手了。”

“波布兰中校！”

“我要留在费沙。什么都不用说，尤里安，我已经决定了。反正也不可能永远住在费沙，不过——”

尤里安没有说什么。卡琳也一样。他们两人都可以了解。波布兰的身心都想离开组织，走上孤独但自由的道路。没什么能阻止得了他的。挡不住的。因为对波布兰来说，或许那是他与这个时代决别的唯一方法。静默了一会儿，尤里安怀着最大的善意回答。

“我明白了。我们来开个盛大的道别宴会吧？”

于是，波布兰张开两手，抱着尤里安和卡琳的肩膀。绿色瞳孔中跳跃

着的阳光照射着他们两人的现在和未来。

“听好，不要太早死。几十年后，当我们都变成老人时再见吧！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那些已成木乃伊的死人的坏话了！”

“好棒啊！”

尤里安衷心地回答。他觉得自己何其有幸和这些有着独特魅力的同伴们共有着目前的人生。波布兰放开了两个人的肩膀，眨了眨一只眼睛，然后把两只手插在宽松的裤子口袋里走了。目送着他的背影的卡琳用力地握紧了尤里安的左手。我会永远跟在你的身边——这句话无声地传进了尤里安的身体里。

参加皇帝的葬礼之后就回海尼森，把伊谢尔伦要塞还给帝国军。然后和菲列特利加·G·杨、卡介伦一家、巴格达胥上校等人会合前往海尼森，把杨威利及其他的人都埋葬起来，然后——然后，一段漫长的建设和守成的时代就会开始了吧？对外要继续和强大的帝国政府折冲，对内要整备自主和自立的体制。冬天是那么漫长，而春天又未必会到来。

尽管如此，尤里安和人的伙伴们还是选择了民主主义。他们不把所有的权力都委交给像莱因哈特那种几个世纪才出现一个的天才，由凡人集团不断地藉着试行错误去寻找更好的方法，产生更好的结果。那是一条由亚雷·海尼森所选择，而由杨威利接下棒子的长征之途。

“哪，我必须去和亚典波罗提督商量一些事，预定计划。”

尤里安想到了那个还留在他身边的重要朋友。

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把菲利克斯架在肩膀上来到临时皇宫的庭院。暴风雨已经完全离去，然而不像夏天该有的寒气却仍然蟠踞在此地，把星光都冻结了似的。天一亮就要公布皇帝驾崩的消息，然后开始国葬的准备工作。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的葬礼也会立刻举行吧？日子将会很繁忙。然而还是忙一些的好。如果没有大量的事务让自己忙些，他没有自信能承受那啃食着胸口的悲哀和失落感。

突然间，

“疾风之狼”

听到了在他耳边响起的呼叫声。

“爸爸——”

米达麦亚愕然了一阵子，他的儿子则焦急地抓着父亲蜂蜜色的头发，又叫了一声。

“爸爸！”

被称为帝国军至宝的勇将在失去他那伟大而敬爱的主君的夜里，有了那种几近于惊喜的经验。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然而，米达麦亚终于露出微笑的表情。他觉得是皇帝的心灵已经深植进这个孩子的内心而使他发出了出生之后的第一句话。当然，那只不过是一种错觉，然而，米达麦亚却这样深信着，他把儿子从肩膀上抱下来，抬头看着星空。

“看到了吗？菲利克斯，那些星星——”

那些星星经历过数亿年、数十亿年的生命。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一直闪烁着光辉，在人类灭亡之后，它们仍会继续绽放着光芒吧？人的生命连星星一瞬间的光辉都不及。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就明白的事情。然而，认识到星星的永远和人世的一瞬的是人，不是星星。

总有一天你也会明白的。明白人类重视瞬间的燃烧甚于冻结的永恒。

明白一瞬即灭的流星的轨迹将会深刻于宇宙的深渊和人们的记忆当中。

总有一天，你也会仰望着星星，任思绪驰骋在彼方，并且希望征服它们，置身在星群当中。当那一天到来时，你会自己一个人出发去冒险吗？还是和父亲一起去？或者是和那个你在一岁时就宣誓效忠亚历山大·齐格飞同行？

“亲爱的，渥佛。”

艾芳瑟琳顶着满头的星光，走向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侧着身对着她。

“菲利克斯说话了。他叫我爸爸。”

“啊，真的？”

艾芳瑟琳以惊异的表情靠近丈夫，把幼儿温暖的小身体抱了过来。丈夫用手环着她的肩膀。他们把视线投向那几近令人眼花缭乱的星空，有数秒钟之久，他们就无言地站在那边。

菲利克斯把手伸向夜空，做出要抓星星的动作。幼儿是不自觉地做出这样的动作的。那不就是把贯穿人类所有的历史，对所不能及的东西表现出来的一种憧憬集于一身的表示吗？

“到屋里去吧，亲爱的。”

艾芳瑟琳温柔地建议，米达麦亚点点头，环抱着妻子的肩膀，开始在星空下漫步着。临时皇宫的内部充满了对皇帝死亡的悲哀和为了让皇帝的死仪式化的奇妙活力。渥佛根·米达麦亚朝着这团情感纠结的人群中走去。

——传说结束了，历史才刚开始。

